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第七编 第三册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第三编
第七册

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K829/2

K59/2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第三编

清代档案史料

第七册

公府田产上(补)

编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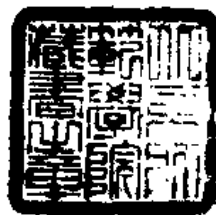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刘重日	钟遵先
何龄修	郭松义
胡一雅	张兆麟
张显清	

齐鲁书社



93.216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第三编

清代档案史料

第七册

公府田产上(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6开本 13印张 3插页 154千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

书号 11206·61 定价 1.45 元

编辑部顾问

杨向奎 王仲萃 翟盛奎 孙思白
蒋维崧 殷焕先 庞朴 卢兼三

主 编

张维华

副 主 编

葛懋春 钟遵先 孔繁银
骆承烈 胡明清 苏昭民

凡例

一、本书所选曲阜孔府档案史料共分四编，第一编为孔府档案全宗分类目录索引，第二编为明代档案史料，第三编为清代档案史料，第四编为民国时期档案史料。

二、本书所选档案史料的编排，依照原档分为明代、清代、民国三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内按专题分类，每类中按时间顺序排列。

三、本书所选档案均保持原件格式，一般均原文照录，个别地方重复过多，酌加删节。

四、本书所选档案的标题及标点系编辑者所加。每文标题后面列有档案原卷类目标号和原卷标题，以便查对。标点采用句、逗、顿、问四种符号，只断句，未分段。

五、本书所选档案原件中错字、漏字、残缺字，凡可断定者，用（）号标出正字，用〔〕号补出漏字，用口或〔缺〕表示缺字。

六、本书供研究使用，未加注释。

七、本书用现行简化字排印。

说 明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六册「公府田产上」中第四节「祀田的侵隐与迷失」实为原选辑资料之下半部分，现将所遗漏该项资料上半部分补印，作为第七册。

祀田的侵隐与迷失(补)

伴当王文茂启为小甲王党先隐匿官地盗伐官树准究提审事

〔顺治年间处理府庙属官讼案(三七二八)之十三〕

启状人王文茂系见役伴当启为恃恶欺 主隐匿官地事。切有族臬王党先，奸盗诈伪，四犯任意，人人畏恶，莫敢谁何。自钻应洸河南小屯小甲，原有官地壹大顷壹拾肆亩玖分，止将玖拾肆亩伍分行租，侵欺十伍馀亩，私自肥己。今经二十馀年，不粮不租，仍将官树数株盗伐。伊家人所通知地段、租册可凭。似此奸恶，欺 主藐法，王章难宥。乞 天准究提审，剪恶正法。上启

本府老爷洋行

被启人 王党先

干 证 王加魁系抬树人可审

顺治十七年八月初一日 启状人 王文茂

差人丈量夺

小甲王党先启为欺隐官地恳恩释放事

〔查究侵隐孔庙洸河屯祀田地亩（四〇四八）之一〕

启

洸河南小屯小甲王党先

启为叩天作主事。切照族弟王文茂告身欺隐官地，并无分毫，尽在沟路河堰花户名下。恳乞老爷天恩，轸念贫役，宽恩释放。投天上启。

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准出示自报足额造册来查算

差伴当押解犯人事

〔本府开垦东平州安山湖荒地征完租赋（二）（四〇八〇）之四〕

至圣庙原任管勾王国光为拘审事。今差本役管解后开犯人，限本月二十一日前赴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位下告投，守奉批回。须至批者。

计贲

公文壹角封

批回 管解犯人壹名李福荣

右批差伴当 黄五运 韩科 准此

康熙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到

康熙二十年九月九日给

厅 押

限本月四日销

李夫荣启为将府地投献宋宅事

〔本府开垦东平州安山湖荒地征完租赋（二）（四〇八〇）之三〕

具禀人李夫荣

启为恩批存案永绝后患事。切身因将湖地投献宋宅，蒙送 运河厅责断申明，其地仍归 府内，其银身愿偿还宋宅，后若改悔，执此重究。伏乞

本府老爷金笔批准存案杜患。上启。

康熙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

存案

临清州申为关提欺隐地土逃犯阎都事

〔康熙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八）（三九〇五）之三〕

东昌府临清州为淮讨关提事。据常大禀前事，禀称，切身亲阎都，因欺隐地土逃走，在孔圣府新庄潜居，累害下命。伊不回州，何以清查地土？叩乞俯准关提等情，具禀到州。据此，拟合具文申讨。为此具申。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计申讨犯人

阎都住圣府新庄，在杨三湖家窝藏

右 申

圣 公 府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

淮讨关提事

知州佟世禄、同知加六级秦肇渭、清军管粮判官许兆黑、管河吏目章尚惠巡捕

移覆东平州为逃犯阎都被人劫回讯无确据事

〔康熙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八）（三九〇五）之六〕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为淮陈赏批事。准

东平州移文前事，移称，准临清州关文前事，关称，希将关内有名人犯添差协拘到案，交付去役带来，以凭质审，等因。准此，随差役拘发去后。续据临清州快手高起祥禀为并要逃犯事，禀称，阎都因欺隐事犯，逃在东平州孔府辛庄杨三湖家，将阎都交与杨三湖，伊又抗法不服拘唤，乞准并要，上禀，等情。据此，合行移取转发。为此，合移贵府，烦将阎都移发过州，以凭关发，等因到府。准此，即经差提去后。续据临清州人常大禀称，切有阎都在州藐法欺隐地土，被州捉拿，竟逃走辛庄，现窝藏杨三湖家。阎、杨二人俱不系府口地户。庄头比先来拿，被王四、张提明、庞国用率领数十余人蜂拥劫回。到州禀讨关文，定限期拿。其文已到，有庄头赵文学抗违，迥不发行人，致误号件。大父在州仓苦楚受比，得都一人，大闾家性命得全。恳乞恩准查究发人，等情。即批行原任管口王国光查提去后。今据王国光回称，据杨三湖子杨夫起供，阎都是小的家亲戚，六月内来在小的家住了几日，就有小的亲姑舅哥常大领

了临清州的差人来拿。常大还对小的说，是阎都为了官私（司）逃在这里，连累我老子坐仓受比。小口听的这话，就把阎都交给他了，差人还把阎都使绳子拴着带去了，怎么又来问小的家要人。随严讯王四等，各供并无劫回阎都之事。及拘邻佑牌头袁大等，各供并没见他们领人劫夺阎都，不敢妄说。各等情回报在案。照查阎都一犯，於杨三湖家，常大同临清差役拿去是实。至云被人劫回，似无确据。况杨三湖、常大与阎都俱系亲戚，合将杨三湖子杨夫起交付来役，以凭着落查缉者也。拟合移覆

贵州，烦为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 移 覆

东 平 州

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初三日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押〕

手本兗州府为佃户崔成学欺孀侵产隐漏祭田事

〔康熙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八）（三九〇五）之十〕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为恶佃欺孀漏地越诬钳杀事。据本府属员管勾王自庄申前事，申称，本月十九日据东阿屯户人张中魁、张连芳告前事，被告崔成学等，内称，有本屯寄庄佃户崔成学，仗恃权蠹东阿县书崔廷芳，结连宗族，窥羨身婢葛氏子幼可欺。葛氏夫在日，於顺治年间立约，曾将宅基一段二分五厘卖与成学，受价八钱，粮已过讫。事经多年，今伊另写假约，改作三分八厘，希图白霸。又将祭田欺隐三十馀亩，今亦历止载地十二亩四分，既系本屯祭田，且伊久居屯内，经该屯长唤伊地所，据伊自指丈量，其餘多地并无租粮，事属欺隐。将身与成学解府，未经审理，伊自揣欺隐情真，无计辗转，复贿恶族县书崔廷芳，谋通同房，着成学妻井氏赴东阿县诬告身等三人，朦耸激怒，立差党蠹假扮佣工，将办祭现年甲首张连辉锁拿抬县，不容分诉，重责二十五板，命在旦夕，差押三日复比。切思成学露空霸产，欺漏祭田，世居屯地，惧罪越诬，贿蠹刑良，佃命难生，东阿小屯户人逃窜，等因，具控到职。据此，卑职看得崔成学乃久居府屯寄庄地户也，视葛氏母子孀孤，意欲吞产，以致葛氏有欺

隐之控。既经屯长文明，欺隐无疑，又惧罪越诬，刁恶愈露。贿役朦官，致无辜之张连辉被责。欺隐祭田，事关重大，难以缄默，卑职未敢擅便。为此，今将前由理合具文申报，伏乞转咨施行。计申，被告崔成学、崔廷芳、于九、井大棍、魏文焕、于实。干证刘玘禄、刘玉珮、赤历。等情到府。据此，照查崔成学系民户寄籍本屯，充本府佃户，历世已久。葛氏控告欺隐祭田，经本屯长文明，地多粮少，欺隐似真。又假控葛氏所卖之产二分五厘改为三分八厘，希图占夺，是即欺隐之故智也。事关地亩，俱以赤历为凭。崔成学口襟露惧肘，朦禀东阿县，将本府佃户甲首张连辉等锁拿责治，现今差押未释。张连辉等不知所犯何事，致子该县之刑狱，此则本府所未解也。今据申报前来，拟合移送贵府，亲提一千犯证，立 赐研审。张连辉等果有罪犯，本府断不徇纵，如崔成学欺隐果真，难逃 犀照。希为追究，庶本府祭田不致为奸民蚕占，而孤寡之穷佃得雪覆盆矣。为此移会，烦为查照提究施行。须至手本者。

一手本行

兖州府

康熙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太子少师袁封衍圣公 押

巨野县申为欺隐田粮事

〔康熙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九）（三九〇六）之一〕

兖州府济宁州巨野县为挟嫌抬诈欺隐田粮事。本年拾月拾柒日，准张士魁告称，土豪佃户仇应楨等，倚恃圣府佃户，欺身兄张士俊良懦，於本月十五日，殴打拾至 圣府地方于家楼，至今无踪。且伊所种田地，与巨野县连界，伊有县地叁拾亩，均地两下影射，捏报 圣府祭田，以致县额不足。等情具告到县。据此，查巨野县缺额地尚少壹千馀顷，屡蒙 各宪飭令劝首，而张士魁所控欺隐田粮，未知虚实，又称抬诈圣府地方。拟合申清 贵府，乞将仇应贞、仇会同飭令屯官拘送到县，以凭质讯，庶泾渭攸分。为此具申。伏乞 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

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 知县汪逢年 县丞陈继枢管粮

主簿雷立志管河

典史周文巡捕

学录孔毓彤呈为欺君灭师夺田废祀事

〔清朝时期究讯侵占直隶长垣县学堂岗孔庙祀田地亩（三）
（四〇六五）之一〕

吏部候选州同兼候补世职学录孔毓彤

呈为欺君灭师夺田废祀事。窃照长垣县北学堂岗圣庙，乃至圣祖与于路、曾晰、冉有、公西华四子言志之古迹也。敕建圣庙，设有祭田。至嘉靖丙午年间，有县令张道追念圣泽，思及报本，将从前各官捐置之田，并拨义民祝伦原施之地，前后约计五顷四十三亩，开明段落四至，刻石勒碑，立于本庙杏坛亭前，永为祭田。初令孔氏后裔孔承儒守庙办祭，经理其事。嗣至万历年间，有县令孔荣宗，乃河南进士，申请衍圣公选委河南圣裔孔贞金守庙承种，主奉祀事。后至明季，兵荒世乱，孔氏逃亡，遗地荒芜，无人管理，尽被民间侵占为业，输租纳官，编入学田钱粮项下，颁给廩生贫士，以作餼廩之资，并未闻有学校诸生种地之说。至康熙四十九年，蒙

大宗主清查祭田，移文前任大名府俞，票委前任河捕通判颢孙，督同前任县令，亲诣学堂岗圣庙查

阅碑记，祭田是真。拘讯种地民户孔兴前等四十馀家，金供祭田，与碑无异，各愿出具退结，归还本庙，业经前任大名府据县申造退明文册，移复

大宗主票委学录收地守庙，董理祀事，迄今八载，见有退明文册在案可稽。至其廩生贫士餽廩之资，俱照从前种地民户一例输租纳官，接年早完，并无欠少，而夏汝听不过照旧赴库领获餽廩足矣，何贪心无厌，分外生事，巧借编设钱粮学字之名，而争种瓜分也。至于附学张枚，又非廩生，又非贫士，何得无故插入，而助恶呈争也。同恶相济，节外生枝，欺圣灭师，忘本极矣。况我

皇上追思圣道，驾幸阙里，尚且赐田以崇祀典，赐帑以修圣庙，而夏汝听、张枚读圣人之书，叨冠裳之荣，不能捐地以报本，而反夺田以废祀，真乃宫墙之极恶，泮水之鲸鲵者也。下县惮劣畏势，听其蒙蔽混详翻案，必欲灭绝先圣之血食，饱彼无厌之狼腹，若不具呈，祀典顿废。伏乞

大宗主俯准咨院，严究归复，庶劣恶敛迹，而血食永存矣。上呈。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 日具

孔毓彤启为白教谕蓄谋造意欲夺祭田作官业事

〔清朝时期究讯侵占直隶长垣县学堂岗孔庙祀田地亩（三）
（四〇六五）之二〕

启

宗门生毓彤谨

启

储宗台前。长垣县儒学白教谕蓄谋造意，欲夺祭田以为官业，特令廩生夏汝听具呈讼争，伊于暗中出力翻案。前蒙

大宗主移文驳府，出言直率，该县无可回覆，将文高搁，久不详覆。门生前曾具启在案。所有白教谕去年九月十三日，硬伐学堂岗圣庙树木一案，被阖县举人于去冬十月内鸣县。事发之后，白教谕与夏汝听计议筹策，具详越县报府，捏称素有案奉。上行飭令捐修启圣等祠之文，与夏汝听等七人公议，除去此树以备修理启圣等祠之用。蒙大名府批，以学堂岗之枯树修启圣公之神祠，谁敢过而问焉？再有多言生事者，另详报府，以凭移明。公府飭行。缴。彼止知

假公捏详，以掩伐树之愆，全不思上文行令原系捐修，并未行令伐毁古迹而修彼启圣等祠也。况本庙杏坛亭见今颓坏，缺少木料，尽出门生已囊买办，若是可伐，岂不伐乎？焉有迟至今日，而待彼伐取也。前蒙

14

大宗主移文大名府，转行长垣县，并未差催候审，反将移文转牒儒学，候取牒覆详府，后事不知如何，听候开印再定。再禀者，今白教谕因伐树构讼，结仇愈深，今闻学院行牌开印，先考大名，乘此学院考试放告之便，白教谕又特令夏汝听等前赴学院递呈，立意翻案，夺此祭田。今门生具呈一纸，恳祈

储宗转恳

大宗主，俯准备咨先移学院，免彼先占原告，徇曲作直也。此大有关于府体，不得不恳恩请咨也。须至启者。

计抄白教谕详文一纸

门生具呈一纸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 日

学录孔毓彤呈为妄改学堂岗祭田为学田事

〔清朝时期究讯侵占直隶长垣县学堂岗孔庙祀田地亩（四）
（四〇六六）之十〕

抄誉

吏部候选州同兼候补世职学录孔疏彤

呈为三劣并炽捏词翻案血食无主事。窃照夏汝听、路先声、刘尔谦三人，前康熙四十九年衍圣公移文大名府，清查祭田案内，止有种地民户四十馀家，其口并无伊等三人姓名。今忽仗劣从旁插入，假捏无影虚词，妄将学堂岗祭田作为学田，请托白教谕转求前任署事马县令，朦朧捏详翻案。以致 衍圣公移咨直隶总督部院，檄行 守道，转行府县，审录口供详覆守宪去后，前蒙批驳，情理最当。不意署事马同知，与从前署事马县令，乃同宗兄弟也，不肯遵驳确查，而更变兄议前详之案。致蒙 守宪今复驳批，此项地亩既据前府俞守查明，造具退地文册，移送 公府，案册炳据，乃称从前退地系颢孙通判威迫所致，殊属虚诞，未使以一偏之辞，遽请详咨，致滋 院诘，仰速秉公再行确查，妥议详覆核转，毋再徇延。缴。

兹蒙宪驳，如同目睹。伊等三人譬不知畏，今复捏词狡辩，妄以颀孙通判奉查不公，前任俞府不加详查，捏造一篇（篇）虚诞之辞，孰得而信。况颀孙通判当年奉府票委，公同李县令亲诣学岗，查验碑额，祭字形迹尚真，并未模糊，随与李县据碑定案，府据县造查明退地文册，原属至公，何为徇偏，何为威迫？如此狡辩，其虚愈彰而愈谬矣。又称地系长垣官民捐置祀圣养贤之需，载之邑志、碑文、赋役全书。不知官捐祭田，载之志书，以存去后遗思。民置祭田，刻并碑石，恐其年久湮没。若以志载仅止一顷四十余亩，则五顷四十三亩之碑胡为而立？至於孔氏承种，乃系前代县令遵照学政全书，选令圣贤于孙守祀，地付孔氏承种，历史有据。祇缘明季兵荒世乱，孔氏乏人，地被民侵为业。至康熙三十九年，孔氏世袭国子监学正孔毓璋，移文前任学院杨行文清查，伊等止将道士杨得龙种地五十八亩，称是祭田，退出搪塞，其餘尽行隐匿，而捏称学田矣。至康熙四十九年，蒙衍圣公移文六名府，口明尽数归庙。今呈又以志书为凭，而不以碑石为凭。既以志书为凭，何三十九年世袭学正移文清查之时，不将志载祭田一顷四十余亩照数报出，而独报道士杨得龙种地五十八亩者何也？若是学田，何不呈争于民侵为业之时，而乃呈争于定案八载之后？此岂为公起见乎？总之，为祭，为学，照依赋役全书，而廩生、贫士止应得其租，不应得其地。彤自奉委守祀以来，按地输租纳官，从无短少，而伊等三人，何得妄起争佃也。况我

圣祖立教垂世，累受褒封，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尊为至圣先师。且我

皇上景行圣道，前幸东鲁，瞻拜林庙，赐扁额，赐内帑重修其圣庙，赐恩爵以官其子孙，增祭田

以崇先师，赐金帛以荣后裔。典礼倍于前朝，优渥隆于当今。朝廷尚且如此，而夏汝听等三人，读圣人之书，沐圣人之泽，亦谓圣人之徒也，既不捐地以报本，反张劣恶以夺百世之师业，真乃叛经离道、欺圣灭师之罪人也。伏乞

仁智老世台府，查原案洞悉颠末，酌夺详覆，庶祭田得照前代归庙，免致从旁插入，捏词争夺矣。上呈。

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具

批候查案夺

学录孔毓彤呈为杨越梓霸占学堂岗祭田事

〔清朝时期究讯侵占直隶长垣县学堂岗孔庙祀田地亩（四）
（四〇六六）之十五〕

吏部候选州同兼候补世职学录孔毓彤

呈为恳恩移咨催结悬案以全始终以光祀典事。窃照学堂岗祭田五顷四十三亩，原系前代官民知敬先圣捐置此田，选令孔氏子孙守庙承种，办祭修庙，其来久矣。祇缘明季兵荒世乱，孔氏无人董祀，地被邑民侵占为业。前于康熙二十九年，孔氏世袭国于监学正孔毓璋具申前任学院杨，查出祭田，仍令孔氏专主其事，所收籽粒，应奉香火。至康熙四十九年，蒙

大宗主移文大名府，查出祭田五顷二十三亩。至五十年间，大名府俞据长垣县详文，将退种祭田之姓名，并祭田坐落之处所，逐段清造印册，移送

大宗主在案。票委学录前去学堂岗圣庙主祀。所有退出祭田五顷二十三亩，悉照大名府移送清册收入本庙，所获籽粒，除办祭纳租外，馀存修葺庙宇之费。至杨越梓霸地二十亩，于五十五年移文行追，到府行县。越梓财势薰天，抗延不退，强作坟茔，以致此案久悬，祭田难清。

况越梓读圣人之书，沐圣人之泽，不知捐地以报本，反霸祭田以作坟。且又贿嘱学头夏汝听串通闾县之绅衿，假公以济私，屡次呈争，数年不结，势必将从前退过祭田五顷二十三亩悉数夺回，始遂越梓霸占祭田，立茔葬冢之意耳。况于中又有教官白尔德，因伐树获罪，暗中出力，勒逼退归，并翻前案，希图掌管，永为定例，灭圣废祀，忘本极矣。恳乞

大宗主念圣祖血食无主，古迹顿废，恩准移咨 总督部院催结悬案，庶始终得全，祀典有光矣。上呈。

康熙六十年七月

日具

移大名府为擅将学堂岗祭田改为学田事

〔清朝时期究讯侵占直隶长垣县学堂冈孔庙祀田地亩（四）〕

（四〇六六）之二十七〕

为祈查原卷等事。准

大名府移前事内开，案准前移，随檄长垣县查追去后。今据该县申称，据杨官子、杨樾梓、生员夏汝听、板丘集生员张枚等，各具呈禀到县，伏乞核夺移覆，等情到府。除飭令确查夏汝听等词内情节另移外，合先移覆等因前来。据候选州同兼候补学录孔毓彤呈为〔缺〕等情具呈到府。据此，案查学堂岗圣迹，载在史册，比照尼山、洙泗之例，均应子孙守祀。所有祭田五顷四十三亩，有前明嘉靖二十五年故令张道勒石为凭。此碑不勒於学宫，而勒於学堂岗，其为祭田而非学田也明甚。且碑额曰长垣县祭田刻石，前经河捕通判颢孙查明在案，何得巧借祭字模糊，竟指为学字耶？查康熙四十九年，准前任大名府俞移称，委通判颢孙亲诣学堂岗查验碑文，确系祭田。提审经承供称祭田。讯之耕种佃户，僉供称祭田。随取具结册，由县申厅牒府移覆本府在案。经今八载於兹矣，何得忽二其说，改称学田乎。据杨官子、

杨樾梓呈称，孔毓彤籍隶河南，未查长垣典册。殊不知建庙之初，原系「至圣五〔十〕」一代孙孔伟元措主祭，历代相沿，现有本庙碑镌元措字可稽。嗣后，选委族人赴庙守祀，因明季兵荒逃散，致被邑民侵占。至康熙三十九年，准学院杨申禁，仍令奉祀生孔兴前专主祀事，所收籽粒，应奉香火，批示在案。孔毓彤籍隶河南而守学堂岗祀事，乃孔氏家规，非无本也。据夏汝听等呈称，庙旁立义学，有义士祝伦捐田二百馀亩。夫祝伦捐田，洵属义举，但此田既归之庙，则此田便为官田，即祝氏子孙不得过而问焉，况其他乎？又称，顾名思义，岗名学堂，学设庙旁，此田为垣邑学田，在他省者不得越境分肥。殊不思岗名学堂，学设庙旁，则是因庙而后有学，因学而后有田，田之设也为学实为庙也，为庙专为祭也，本府正欲诸生之顾名思义也。孔毓彤经管祀事，由本府札委，并非私自分肥而往，所云大伤文教，属之阿谁乎？据板丘集张枚等禀称，昔有祝伦施义学一所，捐田二百亩，收获籽粒供义学费用等语。夫此田入官由官，祝伦捐之于前，张令改撰於后，勒石本庙，久为祭田，伊等何得仍称学田乎？况板丘集之去学堂岗也，地既辽远，张枚之於学堂岗祀事也，人又无涉。查康熙五十年间，张枚纠众粘单捏控垣邑，经前任大名府牒厅檄县，研审取供在案，其人乃专「一生事之人，至於祝凤彩者，无论是否祝伦子孙，即使果真，其祖捐之为祭田，其后人必欲证之为学田，悖祖德而灭圣祀，罪孰甚焉。凡若此者，总缘杨官子先世不合占地为坟，今遇清查，水落石出，辄纠众口以自掩饰，而不知故令张建碑在前明，学院杨严飭在

圣朝，案卷凿凿，岂容抹煞乎。今准

大文，合再移明。为此，粘连学堂岗祭田碑刻，移文

贵府，烦为查照，希行长垣县，迅将杨官子、杨樾梓应退祭田二十亩，一体追出，给还本庙，以光祀典，以结悬件。其葬冢姑免深究，飭令另地拨补可也。须至移文者。

计移送

学堂岗祭田碑刻一纸

大名府

孔毓彤启为杨越梓霸占学堂岗祭田事

〔清朝时期究讯侵占直隶长垣县学堂岗孔庙祀田地亩（五）
（四〇六七）之七〕

沐恩门生毓彤谨

启

大宗主台前。长垣县学堂岗祭田一事，独恶宦杨越梓霸占祭田二十亩，屡奉 上宪提审，越梓豪富薰天，贿赂知县经承，不详不解，迟延日久，悬案不结。今长垣知县赵令转升离任，东明县黄公署印。河南彰德府河务同知孔传焕去年蒙 河台委署大名府河捕通判事，今又蒙抚宪委署大名府知府事。门生尽夜焦思，想学冈祭田之事，数年以来，知县、知府甚不相为，故越梓坚霸不退，久不结案。今大名府知府既系孔传焕署印，门生星夜前来，恳乞大宗主乘此机会，将杨越梓霸占情由，于孔传焕发书一封，希俟抚宪提文到日，转行下县，速追结案，则 圣祖之血食得全，而

大宗主之府体有光万代矣。外抄抚道府行牌底稿，并祈大宗主电鉴施行。须至启者。

雍正二年四月 日

户人韩怡启为仗势诈赖地产叩乞作主事

〔雍正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一）（三九二二）之二十一〕

具启人韩怡年八十一岁系洮河屯十甲户人

启为势恶诈赖乞 天作主以安良懦事。切身村北地梨洼，有祖遗洼地一段，系明初

钦拨至圣庙祭田。查祖遗文约，系于崇禎十四年间，买到范姓、龙姓等地口口口口共计地一十三亩六分六厘，有祖遗买约可凭，有现今地邻可讯，有府内粮册可查。后身因完粮无凑，卖与韩养善一亩，又卖与董龙二亩，下存地十大亩六分六厘，因水无出路，岁旱则种，岁涝则荒，几十年俱系时种时荒，大半赔粮。今有滋阳县颜村店王相公之子王士奇，系 抚院大老爷书办，昨忽着北村颜肃公特到身家，说此洼有伊地八亩，荒芜已久，身地即是，叫身让于他罢，不然即让与二三亩亦可，如身耕起，愿找与身牛饷，设或不允，许姓挟争堤之嫌，愿与伊作硬证，即争此地。泣思祖遗血产，身即老儒，岂可让人？若系伊业，伊竟耕去，何必通说？且口父系功名，子是院差，其家业若干，不过一二十亩，岂肯容人白种八亩，多年不争，而今日止叫人让于二三亩，耕起尚愿找人牛饷乎？总缘许姓趋势勾通，伊自恃势力赫严，误认

身地为开垦荒田，欺身年老子痴，良懦无能，劈空诈赖。无奈，叩启
口府公爷犀照作主，扶懦安良，啣结无既。上启。

被禀 王士奇

干证 颜肃公

熊开凝系地西邻

许经德系地东邻

董士英系地南邻

韩九同系地北邻

雍正三年九月

日

滕县牌头姜文成启为佃户闵哲欺隐官地事

〔查究侵隐孔庙滕县境内祀田地亩（四〇六一）之四〕

启

滕县田陈庄知地牌头姜文成

启为隐匿官地不粮不租事。切照本庄原有官地八十大亩，於康熙五十五年被佃户闵姜、闵哲父子同谋欺隐二十亩，收获籽粒，鲸吞自肥，不粮不租，经今二十馀年。闵姜已故，其子闵哲仍习父辙，竟不退出。似此隐匿官地，王法安在？租粮无归，律例何存？叩乞公爷恩准提审，追地、追租，以儆欺隐。顶戴上启。

被启 闵 哲

干证 地册可凭

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七日

准移行该县

移滋阳县请烦查照所有淤滩免着承粮事

〔查究侵隐孔庙滋阳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五一）之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稟明事。据洸河屯保长平永美、杨道珍稟前事，稟称，切照

钦赐祭田洸河屯庄西头，有南北河一道，河西系民田，河东系祭田。河西边淤滩耕熟，上滋阳县纳籽粒。河东边淤滩耕熟，承纳祀银，历年已久。庄东头又有南北河一道，并非古河，原系坊沟，因年久冲塌成河，有碑文可凭。此河东西俱系祭田，虽冲成河，俱纳祀银。目下县老爷查河丈量淤滩，俱着承粮。切思祭田失额，现在种地八分即承一亩之粮，已属苦累，今复承粮本县，户人难以耕种，祀银必致缺额，理合稟明，叩乞上裁施行。上稟。等情到府。据此，查洸河屯庄西界河一道，河东涯有坝有涨，均属祭田。庄东河一道，贯於祭田之中，本系祭田冲塌成河，皆属祀银所关。相应移文

贵县，烦请查照所有淤滩免着承粮，庶祀银得全，祀典永赖矣。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滋阳县

雍正十三年三月初九日

袭封衍圣公府 押

滋阳县申为河旁淤滩本非祭田不便改纳祀银事

〔查究侵隐孔庙滋阳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五一）之三〕

兖州府滋阳县为禀明事。本年三月初九日，准

袭封衍圣公府移文前事，烦清查照所有淤滩免着承粮，庶祀银得全，祀典永赖，等因。准此。为查

钦赐祭田，承纳祀银，如果祭田属实，自无再令在县承粮，一地两征之理。今查南北洸河两旁淤滩，除西岸淤滩系民间在县上纳籽粒，应听敝县丈量查报外，其东岸淤滩，查与祭田接壤，本在祭田之外，非在祭田之内，滩、田各异，似未便以祭田承纳祀银者，改谓淤滩亦承纳祀银，而思笼罩免报也。至称祭田失额，现在种地八分即承一亩之粮，意欲以淤滩抵补失额祭田，犹合从权拨补之例。但此祭田失额之处，起於何年？因何缘故有致失额？亦当确查卷案，空言难以取信。今准前因，理合移覆。为此，合移

贵府，祈将祭田失额原由并年分确查，逐一查明，各录原案，赐覆过县，以便遵奉酌拨顶补，馀多仍行文报。如无原案可据，显系屯保等借词占种，关系地土钱粮，未便任其影射漏赋，

仍听敝县清出转报，似为妥便。须至移文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雍正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典史 何永吉

前事

移 押

移滋阳县为请会同管勾查清屯地遗失数目事

〔查究侵隐孔庙滋阳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五一）之五〕

袭封衍圣公府为禀明事。本年三月二十七日，准

滋阳县移文前事内开，为查

钦赐祭田，承纳祀银，如果祭田属实，自无再令在县承粮，一地两征之理。今查南北洸河两旁淤滩，除西岸淤滩系民间在县上纳籽粒，应听敝县丈量查报外，其东岸淤滩查与祭田连壤，本在祭田之外，非在祭田之内，滩、田各异，似未便以祭田承纳祀银者，改为淤滩亦承纳祀银，而思笼罩免报也。至称祭田失额，现在种地八分即承一亩之粮，意欲以淤滩抵补失额祭田，犹合从权拨补之例。但此祭田失额之处，起於何年？因何缘故有致失额？亦当确查卷案，空言难以取信。今准前因，理合移覆。为此，合移贵府，祈将祭田失额原由并年分确查，逐一查明，备录原案，赐覆过县，以便遵奉酌拨顶补，馀多仍行文报。如无原案可据，显系屯保等借词占种，关系地土钱粮，未便任其影射漏赋，仍听敝县清出转报，似为妥便。须至移文者。等因到府。准此，查孔家屯祭田，大典攸关，不得不慎重厘清，合应专委管勾会同

貴县，将屯地逐一查清遗失数目，并地邻侵占之处，查追补额，以垂永久。若实在足额，而屯保等借词捏劄，定当严拏送案惩治。如此，则各无影射，而祀典有赖矣。为此，除票委管勾外，合先移覆

貴县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滋阳县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裘封衍圣公 押

移滋阳县为河名改易祭田迷失请免漕河东滩承粮事

〔查究侵隐孔庙滋阳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五一）之六〕

为禀明事。本年三月二十七日，准

滋阳县移文前事内开，全抄，等因到府。准此，查

钦赐祭田孔家屯，昔缘兵燹饥荒，地户逃散，豪强侵占，水陆变迁，迷失至三分之一，无处过问。按碑记内开，西至洗河。所谓洗河，尚在屯西二里外，因淤塞俗称西沙沟是也。今西沙沟边，尚有洗河桥碑记可凭。现今俗称洗河，实系本名漕河，非洗河也。屯东古防沟，亦有防沟桥碑记可据，因冲成巨津，俗反称为漕河。总之，世远沧桑，河名改易，现在旧漕河以西，止存地数亩，辛旧漕河以东，西至河，东至官防，边界井然。已经迷失者，不可查追。现存者，画清界限，冀为永远之计。若东滩又复承粮，是又杂民地，西至旧洗河既不可得，并西至新洗河亦不可得矣。况旧漕河南北经屯地数里，水势弯曲，有涨亦有坍，涨者不得为屯地，坍者无处补偿，日侵月削，地日窄，则地户难支，地户难支则祀银难征，一时之承粮有限，异日之苦累无穷。缘事关

庙祭，又准移询，不得不详陈本末。为此，摹塌（拓）碑文一并移送

贵县，烦为查照，希将漕河东滩免其承粮，并希立案，不论坍、涨，永远以河为界，屯东古防沟淤滩，亦俱免着承粮，则

圣世崇重之典永及千秋，

贤宰培植之功并垂奕世矣。须至移文者。

计移 碑记三张

四月 日

移滋阳县

百户陈曰训稟为小甲胡允和盗卖官宅官木事

〔查究侵隐孔庙曲阜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四九）之一〕

钦设林庙守卫百户食守备俸加三级陈曰训 汇造羊平庄杨天渠启胡允和盗卖官宅等口

钦设林庙守卫百户食守备俸加三级陈曰训

呈为朋谋陷害叩 天准讯以清利弊事。据羊平庄小甲杨天渠启前事，蒙 批，俟拘胡允和讯夺。续据羊平庄旧役小甲胡允和诉为夥告夥证，乞 天电讯事。蒙 批，仰卑职秉公讯明报夺，杨天渠诉词并发。卑职遵即讯问杨天渠，这地户的田禾，你为什么强收了去呢？供，此地原来是随庄头分收，庄头纳租的地。我要了这地来，我该纳租，不是白要，他们就告我强夺田禾。地户董奉明等供，这地是荒芜薄地，无人耕种，俱是庄头赔租。自胡允和应了庄头，将这地派与身等耕种纳租。杨天渠应了庄头，与俺强要这地，俺不敢不与他。

问，杨天渠，这官宅、楼房、瓦屋、砖瓦、木料，胡允和抵盗那去了呢？供，瓦房后半边塌了，砖瓦木料都没了。又门上头的椽还在不在呢？供，檐椽少三根，楼上层板俱无，底层楼梁都没了。又问，是他卖了，是转运那里去了呢？供，不知他卖来没卖，有王宗福可凭。问，

王宗福，你知道，你说这木料、砖瓦那去了？供，我并不知道，自有庄牌头看管。又问，谁是牌头？供，董奉来是牌头。问，董奉来，你是牌头，你从实说来。董奉来供，这瓦屋塌了，日久年远，雨水连连，木料都朽烂没了。又问，上头的门呢？供，楼底下有门。何家在官宅住，他家现有合门，其木头都烂坏了。又问，胡允和，你既应小甲，就该看管官宅，这木料、砖瓦不见了，你怎么就不管呢？供，小的住的是民宅，离官宅有三四里路。我应小甲，上手孔中武交与我楼、瓦房都破烂了。我递过手本，启过少椽三根，瓦都碎了，砖都是半头，在官宅住的黄家、邱家垒墙使了，那三根椽是盖了过道屋使了，大梁两根在王宗福家，小梁两根在邱明贤家。王宗福供，俺家有两架大梁，是腰房上的。

问，杨天渠，你说胡允和杀官树，杀了多少？都是什么树呢？供，庄子前头何家地内，少枣树三科（棵），张朝朋知道。问，张朝朋，你知道三科（棵）枣树那去了呢？供，我不知道。这少了树，地户也听的说来，并没见杀树。官宅后门往北柿子树一行，止剩了四科（棵）。问，一行是多少树来呢？供，不知多少数，少了有十数科（棵），都是胡允和刨了去的。还有西园老桑树二科（棵），有五六扎粗，胡允和杀去一科（棵），不知是那一种（棵）。问牌头董奉来，你应着牌头，这些树少了，你知道说上来。供，我种的七亩地内柿树一行，只是小甲纳租。胡允和从雍正四年派与我任租耕种，从没分收。原旧二十二科（棵）树，如今还有十五科（棵），别的树都朽坏了，刨了烤了。问，谁叫刨了烤来呢？供，这树我长（常）看着，风折下来的枝子，人家也拾了些去。有王宗法、张曰朋催租去，雪扑了门，庄头胡允和叫刨了烤了是实。王宗法、张曰朋，恁催租去，烤的是甚么树？几科（棵）呢？王宗法、张曰朋供，止烤了一科（棵）小

乾桑树，别的树不知道。问干证王宗福，你是干证，从实说来。供，我说的俱是实话。柿子树，庄头长催，烤的不多，少的树多着哩。这枣树有四五扎粗，原是胡允和家做活的推了车子，从我那门间推过去的，合庄人都见来。柿子树是零碎刨的，也是人抬车子推到他家去了。问，董奉来，这树果是胡允和家推去了么？供，这都有凭有据。只烤了一个树疙瘩，别的全都弄去了。我种的是柿行，这枣树我没见。问，胡允和，官家树你就敢刨了家去么？供，那一年下雪天冷，有两科（棵）乾柿树弄了来烤了，枣树并没见。问，王宗福，这枣树是那地里的呢？供，是何文魁家地里的。胡允和供，那是黑夜里，贼偷了树身子去的，树波股子我治到家去了。王宗福供，我看见来，俱是四五扎粗的。胡允和供，他们俱是伙证伙告。问，杨天渠，这胡允和盗卖官宅，是卖与谁家的呢？供，官宅西边有三尺宽，他卖与仇家，王宗福与他说的，价银他知道。问，王宗福，卖官宅是你与他说的么？供，不是我与他说的。官宅西边靠首仇家，打过去了有三尺，我说这是官家的，为何打过去呢？胡允和说，没有穷了官家的，不过瞒上不瞒下的罢了。问，胡允和，你胆大的了不的，敢把官宅卖三尺。供，我有天胆敢卖官家宅子。这原是段家宅子，段家卖与仇家，有石界，四至可凭。彼时我还没应小甲，不是我经管。后来我应小甲，他就打起墙来了，有段家可凭。丈量我也没在跟前，有阮起仁是中人。问，阮起仁，你是中人，你说。供，仇家宅子东边是路，官宅原出一个横拐，仇家宅子缺一个短拐，这是当日同着小的指的边界，却没同小的埋石界，如今将官宅补民宅，将短拐取直了是实。又问，卖官宅时，胡允和应了小甲没有呢？供，是他应了小甲时卖的，王宗福也知道。问，王宗福，这胡允和是以那一年上应了小甲，打墙是那一年呢？供，他应

小甲是雍正元年。至四年上，段家才卖与仇家宅子。到十年上打墙，比旧墙根打过去了三尺。当日立约，中人是阮起仁，代字是董勋。还有仇杰家地十一亩，卖与刘江、高深、仇朴玉名下，每亩价银一两五钱，是照县粮当民地卖的，也没过粮。问，卖了几年了呢？供，有四五年了。仇杰名下地多着哩，查赤历就知道了。问，胡允和，你是庄头，仇杰家将官宅当民宅卖了，你怎么不说呢？供，我不知道。问孔中武，不到。各吐供在案。缘系奉批事理，卑职不敢擅揣，拟合备据各供词详报。为此，今将前由备据书册具呈，伏候本爵府恩宪睿裁施行。须至呈者。

右具
书册

乾隆元年八月

日具册 守卫百户陈曰训

批

查核供词，胡允和充应小甲以来，十有余年，为时既久，积弊丛生，其间盗卖官地，窃取官木，确凿无疑。而杨天渠顶充小甲半载有余，理宜逐细查明，即行首告，今乃以董奉明等争地，始行讦告，亦属不合。均当严处，姑从宽典，着胡允和将官地速为清出交官，如迟重究。其小甲名下应种地亩，现据孔毓铨呈称，旧有地一顷一十余亩，是否确数？仰即传齐新旧小甲，逐细对质明白，将旧有之地交与杨天渠耕种纳租，其余仍着胡允和收管输租。地户董奉明等，亦于胡允和名下地亩量给分种，以杜争端。仍将查明新旧小甲应得地亩，造具清册，及两造遵依，一并申送本府核夺，缴。孔毓铨原词并发。

佃户张元士状告为强霸官产事

〔乾隆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一）（三九三〇）之二〕

告状人张元士

告为强霸官产乞 恩速究事。切身前告池头集总甲王吉隐口官产一案，后总甲王吉托胡士美向身理说，情愿退出官地小亩八十七亩，身已呈送到案，照地任租。不意近被伊处口恶孔济川乘强霸去，硬耕地亩。伊称原业，伊虽原业，久经卖绝。身系告出欺隐，伊竟平空强霸。实系目无 府体，法在难宥。叩乞

公爷恩准速提究讯。急切上告。

被告 孔济川

干证 总甲王吉 佃户宋有臣 刘 环

乾隆元年八月十一日

查此案先经批发管勾厅审讯，后因尔告病，详请宽限，自应于病痊日速赴审结。乃忽以王吉情愿退地一词具呈本府，又不赴管勾衙门具呈审详，以致悬案未结。今又忽以孔济川强霸此地为词，头绪甚属淆混，仰俟管勾回署日，致（至）彼具呈，一并讯明详夺。毋违。

牌仰管勾为飭查郟城厂张继世占种祀田事

〔查究侵隐孔庙郟城屯祀田地亩（一）（四〇三五）之十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飭查事。查访得张继世占种郟城厂火甲地二亩，历年不粮不租，该火甲隐忍不言，而经管各役并不查报，殊属胆玩。为此，牌仰管勾官转飭该地屯官，即将前项地亩确查张继世占种几年，历年租粮何人承收，逐一备细查明申报，以凭着追。该管勾毋得以非尔经征，徇庇推诿。速速。须至牌者。

一立案牌行

管勾官

乾隆三年十月

袭封衍圣公

佃户刘兆吉稟为李文彩隐匿压约强霸祀田事

〔查究侵隐孔庙鲁源庄祀田地亩（四〇六〇）之一〕

鲁颜官庄鹿平厂佃户刘兆吉叩

稟为滕官欺佃有干祀典事。切身前稟李文彩隐匿压约，强霸祀田一案，蒙准行文邹县审得，着伊退于身地五段四大亩，差押指领。孰意伊财势滔天，贪心无厌，贿通原差，竟将原地隐匿，不论亩数多寡，惟交身岭堆沙窝不堪之地五段，共有亩余，顶补而已。泣思此地不准不能值身赎价三分之一，而且祀典之供无归，穷佃赔累，靡有底止。人孰无情，何能遣此？霸身地其实霸祭田，欺穷佃即系欺公爷。当此文明盛世，岂容强霸势豪。叩乞仁明公爷恩准，委（委）官确查官民地界段落明白，关提审理，庶泾渭攸分，祀供有归，穷佃永免遗累。为此上稟。

被稟 李文彩

干证 单好仁

乾隆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袭封衍圣公府批

既经县断有卷，仍回县具稟可也。

百户陈曰训申为拘讯地户亩数事

〔查究侵隐孔庙曲阜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四九）之二〕

林庙守卫百户食守备俸加四级陈曰训 申为详明事。本月十八〔缺〕发尧草沟地户花名单一纸讯问，卑职遵即差健丁官美，将众地户拘齐到案。讯问，刘宗海，你种了多少官地呢？宗海供，吾从前种了四亩官地，〔缺〕开西南岭地数段，大约十亩，于雍正十三年，有堂侄刘文楨西县里告吾欺隐，县老爷上了粮银。乾隆五年又开了二亩，入了册，还未上租。吾共口十六亩地，别没有了，不敢隐昧。问，李成先，你从前有几亩官地呢？成先供，吾从前有十六亩三分官地，乾隆五年又开了四亩，吾实共有二十亩零三分，若有欺隐，情愿甘罪。问李兴先，兴先供，我种了十二亩官地。又问，邻着有司里的地没有？供，俱邻不着有司地。问刘文楨，刘文楨系西县快手没到。问，霍子英，你又开了几亩地呢？子英供，我止种了十二亩一分，并没开垦，如有开垦，我就说是有，不敢隐呢（匿），是实。问霍秉义，霍秉义不到，霍子美代供，他种了七亩二分官地，没见他那里有开垦的地，是实。问刘宗奉，刘宗奉不到，有伊兄刘宗福代供，刘宗奉是个残疾，来不的，没来。他种了三亩半地，不知他有开垦没有，等问了他

来再回话。问刘文孝，刘文孝供，小的止种了二亩五分租地，别没有。问，刘文祥，你有几亩租地，几亩粮地呢？文祥供，我止买了二亩五分租地，并没有县粮地，不敢说瞎话。问董贵，董贵供，我也止种了五亩官地，别没有地。问刘宗福，刘宗福供，我种着一亩官地，吾并没有开垦。问，席之敬，你新开了几亩地？从实说来。之敬供，我从前种了二亩七分，后又开了三分，止此三亩地，别无一点，是实。问，薛计玉，你种了几亩呢？计玉供，我止买了陈家二亩半官地，别没有了。问陈士名，士名供，我种了三亩五分，别也没开的地，也没买。问，赵振，你又开了多少地呢？供，小的不是这里人，是新泰人，才来不久，买了半亩官地是实。问乔邦成，邦成供，我眼前落了四亩半地，没开垦，也没邻着民地，只子（有）这四亩半地。问乔邦甫，邦甫供，我种了三亩官地，并没邻着民地。问赵荣贵，荣贵供，我买了乔邦成半亩，我自己认了半亩，共是一大亩，别并没一点地。问刘文兴，刘宗海代供，刘文兴是小的侄子，没在家。他种了一亩地，是实。问颜光学，颜光学不到，刘宗海代供，颜光学不在尧草沟里住，在泗水东里，离俺那有百多路。他止种了一亩地，在洪山根子间。各吐供在案。讯问问，有刘宗海具禀前来，禀称，为陈明下情事。切尧草沟府中官地四亩，身久矣（已）耕种纳租。至雍正十二年，身垦荒地一段，例应三年承租，未及二载，于雍正十三年，被堂侄刘文楨，与身原有素嫌，诬告身至曲阜县台下，妄道欺隐，蒙差丈量地十亩入册，令身承粮，理宜稟明，叩乞电夺施行。上禀。等词到职。缘系奉 发讯问事，拟合备录禀词，并众地户供词详报，伏候

府宪公爷电鉴施行。须至申者。

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七年二月
照详

日具申

移文邹县为滕官强占尼山祭田事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一）（四〇五六）之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盗垦林莒事。案准

贵县移查沙临呈控刘士荣开垦霸种一案，当经本爵府查明，所争之地实系尼山书院祭田，每岁经户头张奉儀催租办祭，并非大粮民地缘由移覆至

贵县，作何审详，未准移覆。兹复据租户刘士荣禀，为改租作粮云云，即

圣祖在天之灵，亦欣然慰藉矣等情。据此，查尼山祭田，历年收租办祭，今沙临叠次控占，欲符其控粮数目，滕官强占，莫此为甚。拟合移查。为此，合移

贵县，烦将详看并本府批语一并抄录移覆，以凭核办。事关侵占祭田，望即赐覆，幸勿迟滞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邠 县

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袭封衍圣公 行

尼山佃户刘士荣禀为不应改租作粮事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一）（四〇五六）之二〕

具禀尼山租户刘士荣

禀为改租作粮恳 恩移会以杜侵占以永祀典事。切身于雍正二年，用价二十二两买到沙宅地五十小亩，实系尼山猪羊地，业经换名承租，每年纳租钱一千二百文。复至乾隆元年，有沙连在邹以私改假约兴讼，蒙 邹邑 王老爷讯明断案，归地于身，承租至今。近忽有沙临于去年三月内，又在邹以盗垦林茔诬告在案，俱蒙 庞老爷电察。奈沙临刁控不已，赴 本府 朦禀，蒙批县查报。又蒙百户张老爷查明申移，实系尼山祭田。而沙临又以邹县庄产所遗民粮，即系尼山此地之粮，互相朦混。现蒙 府批，将沙临名下大粮令身承收，则尼山之田改租作粮，不得复为祭田矣。身思此案，前以私改假约呈为以当作卖也，后以盗垦林茔呈为倚势伯产也。且在县呈称五十二亩，在府则又呈称七十亩，以足空粮之数。一事而数变其说，刁诬已极。况伊沙姓之在邹县者，亦非一日，庄田不下数十顷，即或典卖，遗粮自有归着。况伊叔沙中名下，现有耕种地亩可查，何得以彼易此。自成其说，谓邹邑止有此粮，此粮止

有此地哉？况此地原约主即系尼山摧租之户头张凤儀，伊时卖于沙宅，不过改名承租，未曾承纳民粮，今何得令身改租为粮，变前旧规哉？且尼山之祭田与民间之大粮地等，民间之大粮地有粮银者也，尼山之祭田以租为粮银者也。有粮银者任百姓之买卖，以租为粮银者亦任百姓之买卖，故自置地亩与粮随地办之说，均无异也。今若改租作粮，此风一开，尼山之旁租户繁多，其有民田者亦复不少，倘有空粮即以租地承纳，恐不旋踵而尼山之租地尽，又不旋踵而

圣祖之血食尽矣。身故思，一地二税，赔累犹属细务，而改租作粮，侵占尤关祀典。为此，不揣愚陋，匍匐上陈，恳乞

仁明公老爷恩准，据稟移会，以杜侵占，以永祀典。不惟身罔家焚祝，即圣祖在天之灵亦欣然慰藉矣。激切上稟。

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仰候移查邹县，俟覆到核办。

牌仰管勾为差提欺隐祀田佃户丁复美等到案事并造具丁族名下地亩清册

〔查究侵隐孔庙郟城屯祀田地亩（一）（四〇三五）之三〕

袭封衍圣公府为恃富凌弱欺伯殿弟反行诬告事。据郟城屯屯户丁复茂控告丁复美买到丁复白地亩一词到府，事属欺隐祀田，合行差提讯究。为此，牌仰管勾即将词内丁复美等拘齐，添差押解赴府，听候讯究。毋违。须至牌者。

一立案

管勾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初七日

袭封衍圣公行

袭封衍圣公府为札谕管勾官知悉，见谕即行檄飭郟城屯屯官，将丁族名下地亩，先行逐段清丈，造具某名地亩若干，某段阔长若干，详细开明投递，以备委员查丈，毋得含混弊竇，致干究治。速速。特谕。

一立案

管 勾 官

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袭封衍圣公

东抚咨为处理王士琯控告魏慎修欺隐祀田一案审讯录供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一）（四〇二六）之十七〕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提督衔节制全省军务阿 为侍
衿欺隐祀田等事。据布政司呈称，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蒙巡抚部院阿 案验，乾隆二
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准

衍圣公府咨，据管勾详称，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初七日据平阳屯六甲佃户王士琯呈前事，呈称，
切生至亲魏慎修，於雍正八年在生庄治业，买众家地四十九亩，买生宅地四顷零一亩，有地
坐落可丈。雍正九年过割一次，乾隆七年又过割一次，止过生地三顷三十三亩，侵欺祀田六十
八亩，又有伊行粮户可查。似此侵隐，大干律例。为此具呈，伏乞恩准法究施行，等情。又
据生员魏慎修具呈前来，词称，为自隐府粮，捏词误扳，欺圣害人，恳恩法究事。切生于雍
正八年治地三顷七十余亩，俱经蒋屯主过割清楚。外又买王士琯地三十余亩，生当时亦欲过
割，伊说此地实系郛城，并非府地，生当时迟滞，实未过割，伊每年要钱粮九百，生年年完
纳伊手。至于乾隆十四年，被水泛滥，生复欲过割，伊坚执不肯。伊自托族人王宗路等与生

说，多与几年钱粮，以全伊家性命。生念至亲，遂与麦子二石、高粱一石、豆子一石，作钱十六千，外与钱一千七百、银二两八钱，总计所与银钱，完二十年钱粮有余，今不过九年有余，现有伊族人王宗路等可问。窃思隐地者必不完粮，生既完粮，伊却获利，是欺隐祀田者在恶宦而不生身矣。且当日买地之始，伊说此地实系郛城，而今忽说祀田，是前二十年之设计，即为后二十年害人之巧术也。似此奸官，上藐圣规，下害士林，王法何存？伏乞恩准施行。等情到职。卑职亲临丈勘，查得魏慎修自首欺隐地三段计二十亩，宅基一区二亩五分，现坐落屯内，即飭令差役唤齐讯问，而魏慎修仗恃菏泽绅衿，两次抗玩不遵，等情。又据巨野屯五牌甲首徐思清、平阳屯六甲王宗上投禀前来，词称，为抗粮不纳，恳恩差追，以结祀银事。切身等充应本年甲首，催办祀银以供庙庭大典。今值报完之期，身所办祀银，逐户勾销，惟魏慎修仗恃绅衿，抗不完纳。身屡催屡抗，分厘不给，累身受比，情实难甘。为此具禀，伏乞恩准施行。等情。当即差催去后。续据差役王子石具禀前来，词称，为抗粮不纳，据实禀明事。切有平阳屯六甲庄户魏慎修，抗欠本年祀银，甲首王宗上等屡催不完，以抗粮具禀，蒙签差小的去催。诘伊仗恃绅衿，抗不完纳，身实无奈，理合禀明，伏乞上裁施行。各等情到职。卑职拟合据情详明，伏候本爵府睿裁施行。蒙本爵府批，据详丈勘得魏慎修侵隐祀田二十亩并宅基二亩五分，查与王士琰首报之数，暨魏慎修词内所买之地，均不相符，难免疏漏。再慎修未买王地之先，士琰又如何欺隐，该管勾并未讯供，不使率混。仰即移关菏泽县，押令魏慎修到案，逐一研讯，再行确勘，另具妥详覆夺。此缴（檄）。卑职遵即移关菏泽县生员魏慎修并提监生王士琰质讯。嗣准菏泽县关覆，据魏慎修呈称，年老染病，宽限过岁开印投审

等语。当淮菏泽县回关，亦经详明在案。乾隆二十四年开印后，据魏慎修子生员魏崧抱呈投审，遂提齐王士琮并词证到案，逐一讯问。问，王士琮，你告魏慎修侵隐祀田，是何年卖与他的地？是几次卖的？是什么粮呢？供，监生自雍正八年，共卖与他地四顷零一亩，俱是府粮，二次止过了三顷三十三亩府粮，这六十多亩未过是实，他并不与监生钱粮，怎么不告他欺隐呢？又问，这未过之地，魏崧词内说是去年十一月与你说明白了，过了三十多亩郛粮。供，监生并未与他见面，他过郛粮时，我曾赴肖皮口老爷案下禀过，等供。问，魏崧，你买王士琮的地，是几畝呢？为什么过了三顷多亩府粮？这六十多亩就不过府粮呢？供，生员续买他地四顷余亩祭田，粮二次都过完了。这二十多亩，他原说是县地，所以过他的郛粮。若不是县地，他郛城现有户口，他那县地在何处呢？且年年与他钱粮，银子、粮食又多与他二十年的，明明是他欺隐，怎么倒告生欺隐呢？又问，王士琮，魏崧说你郛城现有户口，你或者许他是县地，若没许他是县地，你这郛粮是那里的呢？供，监生名下的郛粮，是监生儿子的地，在侯家庙。他头年里私过郛粮，是因监生告他欺隐之后，赶着把监生名下的郛粮过了，生何尝知道。且生踩与他四顷多地，俱是三尺二寸五的祭田杆子，并没一亩是郛城县的杆子，有的是中人王进奇可证，如何掩饰的过？至粮食、银子是有的，俱是与我的地价，怎么赖做钱粮呢？又问，魏崧，王士琮原是屯户，他的宅子坐在府地方上，四外并无县地，踩与你的祭田杆子，分明都是祭田了，你有什么说呢？供，论宅基以理断是祭田，但生员知不甚真。又问，你过郛粮，王士琮并不知道，怎么说与他讲明白过的？又供，生员过郛粮，亦不是私自过的，因寻他不到，生员同郛城县差人官中过的，岂敢把祀田送到有司。他说与他的银子、粮食是

地价，不是钱粮，现有中人王进奇尽知。问，王进奇，当年魏霖买王士琬的地，是你作中，是你同架杆子踩的么？供，是小的作中，是小的架杆子踩的。又问，是什么杆子？供，小的不知道是什么地的杆子，只知道是三尺二寸五的杆子。魏相公与王士琬是亲戚，他这些地是一个杆子踩的。又问，恁踩地时，有宅子么，宅子坐落那里呢？供，宅子坐在祭田内。临家边的地，宅南里的坑、坑东南两段地，都是祀田。家后地，小的就不知道了。又问，魏家与过王家粮食、银子，你知道么？供，粮食是有的，银子没见，不敢妄说，是实。各等供。但王士琬所控，与魏慎修自首指丈之地，均不相符，遵批复往确勘。又据魏霖禀阻不赴。该卑职看得王士琬所买之地，其中原有欺隐，历年已久，魏慎修系伊妹婿，素所深悉，既买其地四顷余亩，止过三顷三十三亩府粮，则余地三十年来既不过割，及王士琬九月首告之后，十一月复过鄂粮，希冀掩饰，是士琬欺隐于前，慎修效尤于后，情弊显然，均复何辞。但生员魏慎修欺隐祀田，恃衿不到，令伊子魏霖禀阻丈量，若不详请褫革衣顶，委县会勘，碍难审结。理合录供具详请咨，伏候宪夺。为此，崮山伏乞照详施行。等情。据此，查祭田为

圣庙供用而设，祀典攸关。今屯户王士琬首告菏泽县生员魏慎修欺隐祭田至六十余亩之多，恃衿违抗，坚阻丈量。相应咨请檄委菏泽县会同管勾审勘按拟详报，除咨学院外，为此合咨贵院，请烦查照来咨事理，希即转饬审拟咨会过府，以便檄令管勾前诣会勘，统祈核覆施行。等因。咨院行司。蒙此，随行曹州府转饬遵照去后。今据该府详，据菏泽县详称，遵即备关订期会审去后。卑职管勾于八月二十八日到县，随带齐一千人等逐一公同查讯。问，据王士琬供，监生今年六十一岁了，是郓城县人，魏慎修是监生姊丈。监生家自雍正八年起，凭中人王进

奇陆续卖给魏慎修同他大儿子魏仑地四顷零一亩，他又买众家屯地四十九亩，共四顷五十亩。魏仑两次止过了三顷六十六亩七分府粮，还有地八十三亩二分。内中监生知道有十五亩三分是菏泽民地，实在空着，六十八亩屯地不曾过粮，所以告他欺隐。去年监生告他之后，魏慎修的次子魏崧又过了三十二亩八分地在郛城县。那郛城地方，监生原另有三十多亩地在那里行粮，并不在屯地之内，明是因告了他才过这粮，想躲避府差的意思，还不是欺隐么？至监生家卖给魏慎修的地，因是至亲，当日有给他文约的，也有没给文约的，如今案下要追文契是不全的了，止有地段监生是记得的，现已开出，只求查阅丈量就是。问，据魏崧供，生员今年四十五岁了，是菏泽县人，魏慎修是生员父亲，王士琰是生员舅舅。当日置买地亩，都是生员故兄魏仑经手的。从雍正八年为始，陆续买到外祖王若林并母舅王士琰及士琰的伯母毕氏地三顷九十亩零八分，内中有二十二亩四分是菏泽民地，现在县里完粮。又听得外祖说过，还有郛城民地三十二亩八分在内。后来续买众姓地四十九亩，共四顷三十九亩八分。生员的哥哥在日，于乾隆十七年转卖了十七亩九分与朱景式。除去菏泽、郛两处民地，又除卖给朱景式的，下剩地亩二次已过了三顷六十亩七分的府粮，算来并没欺隐，不知王士琰为什么具控。那郛城县的地，从前不曾过割时候，每年粮银都交给王士琰了。去年他告了状，生员父亲叫去查王士琰户口。生员查过他屯地没有户了，查他郛城县果有三十二亩八分的粮，生员就过他的。至于生员哥哥当日买王士琰家的地，因是至戚，有立约的，有没立约的，其实文约不全了。前日管勾厅要丈地时，那（哪）两段是祭田，那（哪）两段是民地，生员记不清楚，故此没同去丈。如今王士琰告生员欺隐祀田六十八亩，生员也不敢强赖，止求案下叫王士琰指出

地段，公同查丈。如果欺隐有六十八亩之多，情愿认罪就是了。诘问王士珽，现据魏霖供称，共买你家地土止有三顷九十亩零八分，又买众姓地四十九亩，共地四顷三十九亩八分，内中有二十二亩四分是菏泽民地，三十二亩八分是郛城民地，又卖给朱景式十七亩九分，已经过了府粮三顷六十六亩七分，并没欺隐，你为什么自己欺隐了，反诬控他呢？至郛城三十二亩八分，魏慎修虽没过割，每年粮差都交你代完，又是你从中侵蚀，你有什么辩呢？供，监生家卖给魏慎修地，按着段落是有四顷零一亩，他原过了三顷六十六亩七分府粮，是连他买众人的差粮在内。查此项地内，止有菏泽地十五亩三分，并没郛城地亩。当年卖地时，也没人说有郛地在内的话。这是他见监生告发，又查郛城现有监生的户口，朦混过割，想卸他欺隐的罪。至监生从前原收过魏仑的银钱粮食，是算地价的，实不是收他的钱粮。如果这地是郛城民地，他又肯每年上纳粮差，为什么不早早过割呢？况且郛城的三十多亩地，向来是监生儿子种着，现有座落的，如何扯得到平巨王家屯地内来呢？只求按段丈量，如果魏家没有欺隐，监生自认欺隐的罪就是。问据王进奇供，小的与王士珽、魏慎修都是相好，他两家原是郎舅至亲。雍正八年起，魏慎修的大儿子魏仑，陆续买王士珽的父亲王若林并王士珽的伯母毕氏及王士珽的土地，也有小的作中，也有不知道的。总因他们原是同戚，彼此不论，故此连文约也没有齐全。如今王士珽告他欺隐地六十八亩，王士珽所开地段都是有的，至于那（哪）是过差，那（哪）是没有过差，小的就不知道了，求问他们就是。等供。据此，随令王士珽开明段落，定期逐段清丈间，卑职胡择先于九月初三日因公赴省，即关会卑县县丞史国辅会同管勾带领两造，逐一丈量清楚，开明地段清册，移送前来。查地共四顷四十一亩三分，核之王士

琬所控四顷五十亩之数，短地八亩七分。又内中实有菏泽民地二十二亩四分，与县册相符。当即会同管勾覆加研讯，除原中王进奇供与前供相同，不复冗叙外，问王士琬，查你前供先后卖给魏慎修、魏仑地四顷零一亩，内中菏泽地十五亩三分，如今逐段文明，统共止地三顷九十一亩三分，因何短地八亩七分？又菏泽地实在二十二亩四分，与现在粮册相符，为什么少开地七亩一分？据实供来。供，雍正八年，魏慎修的大儿子魏仑，在王家屯陆续买到监生父亲王若林、监生伯母毕氏地四顷零一亩，内中只知道有菏泽地十五亩三分，今蒙文明少地八亩七分，又查出菏泽地实有二十二亩四分，这是从前卖地时，有父亲经手，有监生自卖，也有伯母卖给他的，事远年深，亩数记不清楚的缘故，并不是有意混开。再魏仑在日，转卖于朱景式的十七亩九分，监生先不知道，所以没有替他开除，一总告他欺隐的。至他混过郛城地三十二亩八分，实是他将屯地捏称民地，有心朦混，应该归入公府完粮。如今算来，魏慎修买监生家并众姓地共四顷五十亩，除去丈量短地八亩七分，菏泽民地二十二亩四分，魏仑转卖与朱姓地十七亩九分，还该府地四顷零一亩，止过了三顷六十六亩七分，现在欺隐地三十四亩三分，可见不是监生诬告他了，求公断罢。又问，魏慎修所过的郛地，据你说来，实是屯粮。但他查你屯地没有可过的粮了，故此过到郛城去的。魏慎修果然朦混过割，你先用欺隐的罪了。究竟从何年欺隐起的，着再供来。供，王家屯地亩，监生家管业久了，不知从何年过下这三十多亩粮没有过得，实是错了，求恩典罢。问，魏霖，查你前供买到王士琬家地三顷九十一亩零八分，又众姓地四十九亩，共地四顷三十九亩八分，如今丈量有地四顷四十一亩三分，说已欺隐一亩余分了。再你所供郛地三十二亩八分，如果当初买地时有此项在

内，早该过割，为什么肯把粮差交给王士琰，迟至去年才到郛城去交粮？明是因他告发，希图影射卸罪，还有什么辩呢？供，生员家买这些地亩，自雍正八年起的。先是生员父魏慎修料理，不多两年就卧病不能管事，以后陆续买地，都是生员故兄魏仑经手。那时生员幼年，不晓得内中备细，又看见从前王士琰接过渡子银钱粮食，是地价，是钱粮，如今已记不确切。又听得这项地内，有菏泽、郛城民地的话。后来乾隆二十年，哥子魏仑死了，生员才照管起家务的。去年被王士琰具告，生员父亲说，想是郛城地亩没有过割，你去查查他户口看。生员就去查他屯地，没有剩下的粮了。至郛城册内查看，王士琰果有三十二亩八分的地，想是不差的了，故此就过他的。今蒙案下查明，他郛城另有地亩，实是生员家误过了，情愿把这三十二亩八分，同丈量漏过的一亩五分，归入公府完粮就是了。至生员实是近年才经手的，并不知道这些周折。生员父亲魏慎修病了三十多年，久已不管家事，只乞恩典罢。各等供。

据此，该菏泽县知县胡择先、管勾刘楷会审，看得郛城县监生王士琰具控菏泽县生员魏慎修欺隐祀田一案，缘王士琰与魏慎修谊属郎舅，慎修同长子魏仑于雍正八年间，在王家屯置买田产，陆续买到王士琰之父王若林并伊伯母毕氏及王士琰之地共三顷九十亩零八分，系王进奇作中，两造因系至戚，或当时立有文约，或仅开段落，至今文契不全。迨后魏仑又在此地附近买众姓屯地四十九亩，统共地四顷三十九亩八分，于雍正九年及乾隆七年二次过地三顷六十六亩七分，尚余地七十三亩一分，王士琰遂以欺隐祀田赴卑职管勾具控。当经讯供，欲带同原、被丈量，诿魏慎修之次子魏霖不遵查文，卑职管勾即具详衍圣公转咨，飭委卑职菏泽县公同查报，遵即传齐原、被，订期会审。据王士琰供称，当日卖给魏仑地四顷零一亩，内中

原有菏泽民地十五亩三分，魏仑又买众姓地四十九亩，计其已过府粮外，实多欺隐。质之魏崧，据称所买王士珽之地止三顷九十亩八分，内中菏泽地，实有二十二亩四分，现行县粮，又将屯地内摘出十七亩九分，转卖与朱景式。且称当初买地，曾闻王士珽之父王若林声言，尚有郛城地三十二亩八分在内，是以归入郛城，其未过郛粮时，每年粮差具交王士珽代纳，除转卖及蒗、郛民地外，其余尽过府粮，实无隐匿等语。查两造所供亩数，均属不符，且民田、屯地彼此牵混，是非丈量难以折服，随飭令王士珽、魏崧各开地段，公同查丈。嗣于九月初三日，适卑职胡择先因公上省，转关卑县丞史国辅会同卑职管勾带领两造，逐段丈量。得魏慎修承买王士珽并众姓地共四顷四十一亩三分，核之王士珽所控四顷五十亩之数，短地八亩七分，核之魏崧所供四顷三十九亩八分之数，多地一亩五分。又量得王士珽所卖地内，实有三段，共地二十二亩四分，系菏泽民地，现在完粮，查与县册相符。至统查各地内，并无郛城地亩。眼同两造开具地案清册备案。值卑职胡择先回署，覆加会审。诘讯王士珽，因何亩数不符，及妄指屯地为郛地，私收粮差各缘由。据称，此地因同伊父并伊伯母零星售卖，故将亩数讹记。至卖地时，实未指有郛地。从前所收魏仑粮食银钱，乃系找给地价，并非钱粮。诘讯魏崧，据称，丈出地一亩五分，实属漏过。其余地三十二亩八分，从前闻系郛地，且查王士珽已无余剩府粮，考之郛城粮册，士珽实有户口亩数又属相符，因而误过。至伊兄魏仑所交士珽银钱粮食，是否粮差，抑属地价，缘维时尚未经手，亦难切指等语。卑职等伏查魏慎修置买产业，是应按地过粮，乃敢欺隐多年，见地主告发，捏称屯田为民地，朦朧过割，希逃隐匿之罪，殊属不合。王士珽地虽卖尽，但魏慎修所指郛城三十二亩八分，查其从

前并未过入府粮，亦属不合。今照依丈量册内所开，魏慎修共地四顷四十一亩三分，内除菏泽民地二十二亩四分，魏仑转卖地十七亩九分，应存地四顷零一亩，已过府粮三顷六十六亩七分外，实未过地三十四亩三分。王士琰欺隐在前，魏慎修效尤于后，均应按地科罪。查律载，欺隐田粮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其脱漏之田入官，所隐税粮按数征纳等语。今欺隐口三十四亩零，王士琰、魏慎修俱应杖九十。查王士琰系自行具控后才始发觉，应请照自首律免罪。魏慎修久经病废，买卖田土尽系长子魏仑经手，当科魏仑之罪，业经病故，亦毋庸议。魏崧代父投审，自当据实供明，听候讯断，乃前于卑职管勾查丈时，辄敢违阻，显系恃矜逞刁，应发学戒飭。欺隐地三十四亩三分，本宜照律入官，然屯田未便充公，应请照地亩价值，酌追银两归入公府，以充祭祀经费。查此项地亩，从前卖价，每亩自数钱至一两余不等，今酌以每亩罚银一两，共银三十四两三钱，两造各追其半。再查王士琰欺隐此地，不知始自何年，无从按年计粮，且属贫老，可否邀恩豁免。魏慎修所买王士琰之地，自雍正八年为始，陆续买至乾隆七年，始将三顷六十六亩七分过割，应以过割后乾隆八年起到本年止，计一十七年，照依屯粮科则计算，每年应完银七钱三分二厘五毫，共银十二两四钱五分二厘五毫，如数征追，同所罚地价一并呈缴，卑职管勾转解

公府充公。欺隐地三十四亩三分，归入府册行粮。魏慎修误过郛地三十二亩八分，关会郛城仍改拨王士琰名下完粮。至魏慎修所买王士琰地亩，文约不全，无凭呈验，相应造具地段、亩分清册呈送。缘奉发审事理，拟合录供，详请本府核转等情由，府详转到司。据此，该本司查得郛城县监生王士琰首告菏泽县生员魏慎修欺隐祀田一案，缘王士琰与魏慎修谊属郎舅，

慎修同长子魏仑，于雍正八年，凭中王进奇陆续买到王士琮之父王若林并伊伯母毕氏及士琮之地共三顷九十亩八分，因系至戚，或立有文约，或仅开段落，至今文契不全。迨后魏仑又在附近买众姓屯地四十九亩，通共地四顷三十九亩八分，于雍正九年及乾隆七年，二次过地三顷六十六亩七分，尚余地七十三亩一分，因地价钱粮未清，王士琮遂以欺隐祀田赴管勾处具控。当经讯供，欲带原、被丈量，诘慎修次子生员魏霖恃符不遵，随经该管勾具详

衍圣公转咨本部院行司，飭委菏泽县会同管勾查报去后。今据该县等会同文明地亩，讯取各供，议拟由府详覆前来，本司覆加确核。该县等查丈魏慎修承买王士琮并众姓地共四顷四十一亩三分，内应除菏泽民地二十二亩四分，又魏仑转卖地十七亩九分外，实未过屯粮三十四亩三分。士琮名下已无粮可过，慎修知士琮家有郛城县粮地三十余亩，口行过割。今此案地亩丈明四顷四十一亩三分之数，核之士琮所控四顷五十亩，少地八亩七分，较慎修所供四顷三十九亩八分，多地一亩五分，两造地数，均不相符。而且地价钱粮，以及郛粮屯地，彼此牵混，不无情弊。今既据该县等讯明，王士琮供称，此地因零旱售卖，故亩数错记。至卖地时，实未指有郛地。从前所收魏仑粮食银钱，乃系找给地价，并非钱粮。至丈出地一亩五分，据魏霖供，系漏过。其余地三十余亩，从前闻系郛地，因士琮名下已无余剩府粮，考之郛城粮册，实有户口，亩数又属相符，因而误过。全伊兄所交士琮银钱粮食，是否钱粮，抑系地价，亦难切指，等语。但查魏慎修置买产业，自应按地过割，今按地册核算，实少过粮三十四亩三分。王士琮名下既无粮可过，并不据实首报，乃混过郛粮，计图掩饰，则是王士琮欺隐在前，魏慎修效尤于后，均属不合。查律载，欺隐田粮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

一等，其漏税之田入官，所隐税粮按数征纳等语。今王士珽、魏慎修欺隐地三十四亩零，似应如该府县等所拟，各杖九十。但王士珽系自行具控后方始发觉，应照自首律免罪。魏慎修久经病废，买卖田土尽系长子魏仑经手，当科魏仑之罪。魏仑业经病故，毋庸置议。魏霖代父投审，倚恃护符，并不随同查丈，殊属不合，应发学戒儆，但事犯在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

恩诏以前，应予援免。隐地三十四亩三分，屯田未便充公，亦应如所请，按照地价每亩罚银一两，共银三十四两三钱，各追其半。至王士珽欺隐不知始自何年，姑念贫而且老，地已转售，所隐税粮应请豁免。魏慎修所买王士珽地亩，应以过割后自乾隆八年起至本年止，计十七年，照屯粮科则计算，每年应完银七钱三分二厘五毫，共银十二两四钱五分二厘五毫，如数追出，同所罚地价一并追缴，该管勾转解

公府充公。欺隐地三十四亩三分，归入府册行粮。魏慎修误过鄂地三十二亩八分，飭鄂邑仍改归王士珽名下完粮。余属无干，经县省释。拟合备叙前由，同送到地册，呈祈本部院移咨衍圣公府。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拟合移咨。为此合咨贵府，烦请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计咨送 册一本

右 咨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佃户刘天相禀为生员沙临争地抵粮事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一）（四〇五六）之六〕

具禀刘天相

禀为陈明 恩鉴以杜后患事。切身租种尼山祭田，历令三十余年。忽于去年三月内，有邹县生员沙临恃符告争，已蒙 庞老爷勘审，实系尼山祭田，而沙临复以空粮耸听。现奉 本府太老爷批，令沙临原价回赎，于去年九月二十五日传身具领地价银二十二两，归还沙临地亩。切思身昔日租种系尼山祭田，今沙临乃将此地争抵空粮数目，恐日后 公爷清查祭产，身罪有攸归，不得不将祭田赎符空粮民地缘由，据实陈明，伏乞 恩鉴，以杜身后患。为此上禀。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禀

准关查

移邹县为查核佃户刘天相所稟实情事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一）（四〇五六）之七〕

袭封衍圣公府为口明恩鉴以杜后患事。本年正月二十九日，据刘天相稟前事稟称，切身租种尼山祭田，历今三十余年。忽于去年三月内，有邹县生员沙临恃符告争，已蒙 庞老爷勘审实系尼山祭田，而沙临复以空粮耸听。现奉本府太老爷批，令沙临原价回赎，于去年九月二十五日传身具领地价银二十二两，归还沙临地亩。切思身昔日租种系尼山祭田，今沙临乃将此地争抵空粮数目，恐日后清查祭产，身罪有攸归，不得不将祭田赎符空粮民地缘由，据实陈明，伏乞恩鉴，以杜身后患。等情。据此，查尼山祭田，统计三十五顷有零，造有档册，分为户头八人，召（招）佃租种纳粮。乃日久弊生，佃户除认租而外，擅将祭田私相买卖，以致毫（豪）强侵占，亏缺祀产，殊属不法。本府久经访悉其弊，现在清厘查办，即如此案刘天相捐不放赎，固属不合，而沙临捏以己身空粮，影占尼山祭产，亏土行而违卧碑，已可概见。前因伊等构讼，业经移查断案，未准移覆。兹据刘天相具稟前情，本府无案可稽，拟合专差移查。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文内事理，希即飭房抄录断案，交给去役，以凭核办。事关祭产，幸勿迟滞施行。望速切速。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邹县

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初四日

裘封衍圣公行

邹县移为生员沙临备价回赎照常输租事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一）（四〇五六）之八〕

兖州府邹县为陈明恩鉴以杜后患事。准

贵府移开前事，烦为查照文内事理，希即飭房抄录断案，交给去役，以凭核办。事关祭田，幸勿迟滞施行。等因。准此，为查此案，前蒙

本府批示，着沙临备价回赎，仍照常输租，并未将祭田改作民地，业已移覆。今准前因复查，据沙临稟称，已照刘天相原租，每年纳大制钱六百文，交与张奉仪收讫。据户头张奉仪稟称，刘天相原租每年纳给身大制钱六百文，今沙临亦与大制钱六百文。等情。据此，合再备文移覆。为此合移

贵府，请烦查照施行。须至移者。

右 移

衍圣公府

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

移 押

移兖州府为自备银两归还祭田事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一）（四〇五六）之九〕

袭封衍圣公府为盗垦林垆事。案据佃户刘士荣禀称，身父刘天相于雍正二年，用价二十二两买到沙宅地五十小亩，实系尼山猪羊祭田，因地无官粮，契不投税，业经换名承租，每年纳租钱一千二百文。迨至乾隆元年，有沙连在邹县以私改假约兴讼，蒙前任王老爷审明在案。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内，又有邹县生员沙临以空粮告争。但沙临空粮坐落乐亭社，祭田在鲁源社，两不干涉。乃身实系买自沙姓。于去年九月内，传身具领地价银二十二两，地亩归还沙临。身因承种祭田多年，今将回赎缘由禀明，以杜后患。等情。据此，本府当即据情移查。兹准邹县移覆内开，为查此案前蒙本府批示，着沙临备价回赎，仍照常输租，并未将祭田改作民地。复查据沙临禀称，已照刘天相原租，每年纳大制钱六百文交与户头张凤儀收讫。等因前来本府。卷查尼山祭田统计三十五顷有零，存有档册，分作户头八人，招佃租种。乃日久弊生，顽佃除认租而外，擅将祭田私相买卖。因地无官粮，又免差徭，是以豪强百计侵占，现今缺额。本府业经访悉其弊，现在清厘，已卖者押令回赎，未卖者查丈造册。查刘天相既

买自沙姓，原可听其回赎，乃强霸措赎，固属不合。

贵府以此项地亩刘士荣之父买自沙姓，历年久远，例难回赎。但查原买契内既无卖主名姓，又未投税用印，契卷已难凭信，是未便与买卖常例。概以年代远近而论，批令沙临回赎，实属平允至当。但查沙临始以盗垦林茔，继以告争空粮，两无所得，即以情愿照刘天相原租交纳，自此设心，俱不可问，似不便堕其术中。今本府自备银二十二两归回祭田，以杜捏占之渐。拟合移会。为此合移

贵府，请烦查照文内事理，一面飭知邹县，一面赐覆本府，以便飭令户头张凤儀持价赴邹县归产，另行招佃租种，庶祭田不致豪棍覬觐，而祀典永受国恩矣。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兖州府

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五日

袭封衍圣公行

兖州府移为仍令沙临管业照常输租事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一）（四〇五六）之十〕

特授山东兖州府正堂加二级纪录〔缺〕 为盗垦林茔事。本年四月初七日，准

贵府移开，案据佃户刘士荣禀称，身父刘天相于雍正二年用价二十二两买到沙宅地五十小亩，实系尼山猪羊祭田，因地无官粮，契不投税，业经换名承租，每年纳租钱一千二百文。迨至乾隆元年，有沙连在邹县以私改假约兴讼，蒙前任王老爷审明在案。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内，又有邹县生员沙临以空粮告争。但沙临空粮坐落乐亭社，祭田在鲁源社，两不干涉。乃身实系买自沙姓，于去年九月内传身具领地价银二十二两，地亩归还沙临。身因承种祭田多年，今将回赎缘由禀明，以杜后患。等情。据此，本府当即据情移查。兹准邹县移覆内开，为查此案前蒙本府批示，着沙临备价回赎，仍照常输租，并未将祭田改作民地。复查据沙临禀称，已照刘天相原租，每年纳大制钱六百文，交与户头张凤儀收讫。等因前来本府。卷查尼山祭田统计三十五顷有零，存有档册，分作户头八人，招佃租种。乃日久弊生，顽佃除认租而外，擅将祭田私相买卖。因地无官粮，又免差徭，是以豪强百计侵占，现今缺额。本府业经访悉

其弊，现在清厘，已卖者押令回赎，未卖者查丈造册。查刘天相既买自沙姓，原可听其回赎，乃强霸措赎，固属不合。贵府以此项地亩刘士荣之父买自沙姓，历年久远，例难回赎。但查原买契内既无卖主名姓，又未投税用印，其卷已难凭信，是未便与买卖常例。概以年代远近而论，批令沙临回赎，实属平允至当。但查沙临始以盗垦林茔，继以告争空粮，两无所得，即以情愿照刘天相原租交纳，自此设心，俱不可问，似不便堕其术中。今本府自备银二十二两，归回祭田，以杜捏占之渐。拟合移会。为此合移贵府，请烦查照文内事理，一面飭知邹县，一面赐覆本府，以便飭令户头张凤仪持价赴邹县归产，另行招佃租种，庶祭田不致豪棍覬覦，而祀典永受

国恩矣。等因。准此，查此案，前据沙临以捏契霸产等情控府，随经敝府批令邹县查报。嗣据该县查讯各供，刘天相契买沙姓地亩，沙姓又契买张姓地亩，坐落黄土崖地方，现在沙临赔纳即系黄土崖地亩空粮，均属确实。是天相现种之地，与沙临赔纳之粮，地名、亩数俱相符合。刘天相原买契内，又注明粮草随地还纳字样，明系粮地。是以批飭该县，令沙临照依原价赎回管业，照常输租。业据该县以沙临备价回赎，刘士荣受价将地亩眼同社地丈明交割，令沙临管业，照常输租。取有沙临领地领状，附卷归结在案，似属允协，未便更张。今准前因，拟合移覆。为此合移

贵府，请烦查照，令户头张凤仪照常催令沙临输租施行。须至移者。

右

移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移押

移兖州府为向沙临收回地亩另行招佃事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一）（四〇五六）之十一〕

袭封衍圣公府为盗垦林茔事。案准

贵府移前事移开，查此案，前据沙临以捏契霸产等情控府，口经敝府批令邹县查报。嗣据该县查讯各供，刘天相契买沙姓地亩，沙姓又契买张姓地亩，坐落黄土崖地方，现在沙临赔纳，即系黄土崖地亩空粮，均属确实。是刘天相现种之地，与沙临赔纳之粮，地名、亩数俱相符合。刘天相原买契内，又注明粮草随地还纳字样，明系粮地。是以批飭该县，令沙临照依原价赎回管业，照常输租。业据该县以沙临备价回赎，刘士荣受价将地亩眼同社地文明交割，令沙临管业，照常输租，取有沙临领地领状附卷归结在案，似属允协，未便更张。今准前因，拟合移覆。为此合移贵府，请烦查照，令户头张凤仪照常催令沙临输租施行。等因到府。准此，为查民田以课税为凭，祭产以册档为据。尼山祭田共有三十五顷有零，刘天相所种之地，即在祭田数内，现有册档炳据。今若以此项祭田抵作沙临大粮民地，则尼山祭田缺额，本府更向何处找寻？如沙临果有空粮，自应向刘天相民地内搜求，岂可以现在无课之祭田，抵符

大粮民地。查邹县生员沙临，当年既买自张姓地亩，自有红契粮册可凭，何故转卖与刘天相，并不推收过割？且其先以盗垦林茼捏控，继以空粮告争，已属自相矛盾。即云刘天相契内注明粮草随地完纳字样，凡大粮地亩，焉有纳草之例？此其为祭田无疑矣。今沙临又情愿照刘天相原租交纳，独不思此地果属民田，自有应输

国课，何故自愿一地两租，本府又何敢冒征租粮？乃沙临之情愿交租，已自认不真，其地非民地又可知矣。事关祭田，非本府越俎言事。今在祭田项下先那（挪）垫银二十二两，相应备文专差移送。为此合移

贵府，烦为饬发邹县，向沙临回出地亩，交户头张凤仪收领，以便招佃租种，一面在刘天相名下勒追地价归款，实为公便。如沙临仍敢不遵，仍祈赐覆，以便再为办理。须至移文者。

计移送

地价银二十二两

一立案

兖州府

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

袭封衍圣公行

移兗州府为佃户刘士荣与生员沙临賧田争端事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一）（四〇五六）之十七〕

袭封衍圣公府为息恩原情斧断事。据刘士荣稟称，切身承种尼山祭田，被邹县生员沙临捏霸强賧，幸蒙

本府太老爷烛奸断归祭田，各具遵依在案。惟身徒受假捏措賧之名，而沙临不特无过，反得攘夺身田，何以安良善而儆邪奸？情实难甘，不得不为稟明，伏乞原情恩断施行。等情。据此，查尼山建立

书院，设立学录一员，凡遇采办祭品以及一切杂差、大差，悉系佃户承值当差。乃沙临系邹县庠生，差使深为不便。至刘士荣虽无遁情，但甫经断归，遽然更张，亦非妥适。是田系祭产，案经前断，拟合据情移商。为此合移

贵府，应如何平允，以息争端，烦为核覆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兗州府

乾隆二十八年 月十四日

袭封衍圣公 行

邹县生员沙临具遵依赎地自种事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一）（四〇五六）之十四〕

具遵依邹县生员沙临今于

与遵依事。依奉遵得生所争黄土崖地六十亩，实系尼山书院祭祖，情愿备价十二两向刘士荣赎回，自行承种，仍向公府书院输租，每年大制钱六百文，至生无着大粮，自寻买主清理，所遵是实。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 日

申为沙临愿备原价回赎地亩输租事

〔查究侵隐孔庙邹县尼山祀田地亩（一）（四〇五六）之十九〕

该滋阳县知县舒 审看得，邹县生员沙临具控刘天相霸占地亩一案，前经邹县庞令节次审拟具详，蒙

宪台以刘天相原系沙姓旧佃，既云买自沙姓，自当听令回赎，且沙临情愿照常纳租，当即批断赎地管业在案。嗣准 公府先后关送银两，仍欲照价回赎。蒙 宪台檄提原、被、证佐到案，飭委卑职确查前项地亩，是否祭田、民地，应否回赎听归 公府管业另佃之处，定义具详，等因。卑职遵将案内有名人等传至当堂，逐加查讯。据刘士荣供称，伊兄刘士文在日，向沙姓置买黄土崖地五十亩，原价二十二两，后将中间荒埂开去，又垦添数亩，每年向户头处输租，共纳小钱一千二百文，此地委系公府祭田，并非民地等语。质之户头张奉仪，供亦无异。传讯沙临，据供从前情愿措备原价，向刘姓回赎地亩，向公府输租。上年蒙 本府批断后，业已备价向刘士荣回赎地亩，眼同社地文明交割。今众人既说此地系 公府祭田，情愿出具遵依，仍向 公府完租等语。查此项地亩，历讯刘士荣等金称实系 公府祭田，

每年在户头处输纳租钱，众供既属确凿，复有历年租簿可据，且经邹县庞令亲诣查勘，坐落四至俱属相符，其为公府祭田实无疑义。但查此地原系刘士荣买自沙姓，今沙临情愿备价赎地，仍向公府照常纳租，在公府祭田既不致遗失，而额租亦无亏缺，揆之情理，事属可行。卑职原卷已据邹县将沙临备价回赎地亩，刘士荣收清地价，眼同社地丈明交割，着令沙临管业，取有沙临领状，附卷归结，申报

宪台在案。此地似应仍着沙临承种，仍向公府照数输租。至沙临所纳空粮，即属情真，亦系伊祖父卖地时逐渐所遗，应令自寻遗粮各户，另行清理，不得再于公府祭田内藉词控告。再沙临因赔纳空粮，随将刘天相承种公府祭田疑系已产，出名具控，事出有因，尚非图占产业，捏词诬告者可比，仍应遵照

宪批，免其坐诬。除将一千人证当堂省释，着令各回原籍外，是否允协，拟合取具两造遵依，随洋申送。并将奉发原卷一宗、县卷一宗、粮册一本，合并申缴，伏候宪台核夺批示。

巨野屯王长美禀为弟侄隐昧祭田事

〔乾隆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八）（三九三七）之二〕

具禀巨野屯四甲王长美

禀为隐昧祭田乞天究惩事。切身堂弟长沛、侄王学、王曾，有东西地一段，地十二亩五分，实系欺隐，恐后日查出，有累于身，为此出首。伏乞公爷上裁施行。

被禀 王长沛 王学 王曾

干证 地段可凭

乾隆三十年闰二月三十日

移兗州府請飭令尼山祭學兩田佃戶頂租時須更名過戶事

〔培護尼山聖脈嚴禁樵採牧獵（三）（四九二四）之二十六〕

襲封衍聖公府為請咨飭禁樵牧等事。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准

貴府移開，今據鄒縣詳稱，全云。等因到府。准此，本爵府查闕里祭田，歷朝欽賜，共五屯、七厂、十八官庄。惟屯地每大畝征正耗丁銀八分八厘六絲三忽，其地許屯戶買賣，赴屯官處過糧更名，糧銀由管勾征解，猶似乎朝廷大糧地畝，只征糧銀，听民買賣也。其厂地按地畝之高下，分別等則，輸納租銀。其官庄有分收籽粒者，有征收租糧者，其租額視地之厚薄不等，皆招佃耕種，設有抗租舞弊等情，即行革佃另募。若許其買賣交易，則侵欺抵盜百弊叢生，是以嚴其買賣，間有佃戶無力耕種者，許其尋人頂租轉種。至于尼山祭、學兩田，与厂地、官庄事同一例，皆不許其買賣交易。即如鄒縣生員沙臨与刘天相私相買賣，而沙臨以年遠人亡，陡生奸計，捏以空糧祖茔訟爭。經本爵府查明，移會前府叶批令查明祭田，斷令沙臨備价回贖，詳結在案。此皆私相買賣致起爭端，案經斷贖，以杜買賣之考証也。今鄒縣詳稱，嗣后民遇買賣學田、祭田地畝者，俱令該戶赴公府稟明，將丘段回至開冊呈送該

学录，即为更名过户，填注册内，飭令照例纳租，概不得私相授受等语，诚筹画精详，永无侵占之至意。但前项祭、学两田，只许听民佃种，并无买卖之事，惟贫佃顶租历年已久，势难杜绝。除将祭田、学田地亩，飭令学录查丈清厘，仍令各佃承种外，嗣后遇有佃户顶租，飭令禀明，批令该学录更名过户，填注册内，照例纳租，概不许私相授受，庶佃有稽查，地无侵占，实为公便。兹因前因，合再移会。为此合移贵府，烦为鉴核施行。须至移文者。

一立案

兖州府

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郛城屯官具册为宋良友控告侯继先影昧祀田事

〔查究侵隐孔庙郛城屯祀田地亩（一）（四〇三五）之四〕

经理屯田管勾周士楷为势官肆横捏诬等事缘由册

经理屯田管勾周士楷为势宦肆横假手捏诬叩天详究超生愚懦事。乾隆三十二年四月初三日，据郛城屯民侯继先禀前事内称，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宋良友以影昧祀田具控天案，蒙批差拘。时身值外出，未即到案。及至归家，不胜骇异，细加体访，始知为恶宦宋希辉父子主使，呈报欺隐。痛思欺隐之案，必有地无粮，匿种肥己。若身田土几尽，地且无之，何以隐为？隐且不得，何以欺为？祸缘希辉父子逢人搏噬，诈骗成家，已经吞霸身之宅路，旋欲侵蚀身之住宅，诡骗无门，暗使伊侄良友呈报影昧，以遂其先发制人之计，以固其屡行欺隐之谋。即如屯下丈地例有官尺，伊乃私造丈杆，串中肥己，历来所买不下五顷，凡在屯田无不任其欺隐。他如

圣府香火，擅拆伊家，驱逐寺中之僧，吞霸贍庙之地。再如肖皮口集市，向系公府设立，有集棍杨彬争办滋讼，蒙岳大人批饬归郛办税，并饬另募殷实之人充应经纪，而希辉等包

藏救公之心，暗中钻干，仍使宋文德等冒名充应，集务为之一坏，现有吴环可证。甚而娶妻于氏，倏娶倏卖，现在刘四即为买妻之夫，人伦灭绝，天理丧尽。不思退而悔过，更且奸以济恶，财以逞贪，真衣冠之禽兽，人类所不齿者也。身本愚懦，鸡蛋闹石，情知身碎。但扑灯之蛾愿投明死，叩乞恩准申详，履亩亲勘，将身宅基并希辉田土，逐段查丈，庶欺隐有人，而泾渭攸分矣。等情到职。查此系欺隐案件，未敢擅便，为此备由且呈，伏乞

本爵府电鉴施行。须至册者。

右 具

册

乾隆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 屯田管勾周士楷

批，查此案系宋良友呈首，侯继先欺隐。今据详。侯继先复控宋希辉父子互相欺隐，主使宋良友具控等情。事关 祀产，未便含混，仰该员拘齐侯继先等讯取确供核夺。此缴。

监生宋希徽启为侯继先捏控诉辨事

〔查究侵隐孔庙郛城屯祀田地亩（一）（四〇三五）之五〕

具启郛城屯屯户监生宋希徽

启为含沙喷影挟嫌捏诬事。切生与屯户恶棍侯继先祖居比邻，素不和睦。又于乾隆二十四年，因争出路构讼到县，蒙胡老爷讯明刁徒，痛责二十板，取具遵依在案。与之结仇，更甚夙昔。祸缘官中宋良友，于去年查出侯继先卖地，无粮开过，欺隐祀产情弊，呈报管勾厅衙门。时当良友抱病，值生路经巨野屯，托生顺捎代投。生实出于无心，继先疑为有意，于四月初间，乃捏生以势宦肆横，假手捏诬等词具禀管勾厅尊案下。当时甫接呈词，并未讯供，即据一面，骤详生父子互相欺隐于 仁天案下，复将生并孙监生宋鋹、宋钺差拘南屯，严押在店。今得保出归家，始将所有文契底册检查对明，原有祖遗地二十顷零七十八亩三分六厘，于雍正年间，生卖出地六顷整，现在实存地十四顷七十八亩三分六厘，每年共纳银三十一两五钱七分，较承粮则例尚地少粮多六分有奇。伊控生欺隐，不知何据云然。至宋文德充肖皮口经纪，原系地保呈报，郛城县点验使膺，生不营利，钻干何为。再香火院，系住持同元盗卖庙地，偷

毀木料，俱罪潛逃，現在鄆城县各关汶上县案卷可查，于生全无干涉。又生用钱四千买到五十老妇于氏，家下使唤，因其抵盜，遂交伊兄于公道领去，生分文未要，何为卖妻，娶嫁怎讲。似此伊负欺隱，罪在難逃，挟嫌诬控，反坐不宥。生理应静候，不当晓晓，但不据实呼天剖诉，窃恐将来冤抑難鳴。为此哀恳

仁明公老爷恩准鉴察，亲讯施行。

被诉 侯继先

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

袭封衍圣公府批

据诉各情，仰候委员勘覆到日察核。

管勾周士楷申为已丈查出宋希徽欺隐祀田事

〔查究侵隐孔庙郛城屯祀田地亩（一）（四〇三五）之七〕

经理屯田管勾周士楷为势宦肆横等事。本年肆月初叁日，据郛城屯屯户侯继先禀前事到职，当经详明在案，屡蒙批示办理。嗣于六月十三日，复蒙

宪牌飭諭，内开侯继先与宋希徽互控欺隐一案，非委员彻底丈量，无以服两造之心。为此牌仰该员会同胥吏夏居正，眼同原、被人等，逐一履亩清丈，孰为欺隐，孰为诬控，自难掩饰。查丈明晰，仍将两造带赴

本爵府衙门讯夺。事关祭田，该员等如有扶同袒护，一经讯出，均干未便。等因到职。蒙此即会同夏胥于拾月拾捌日，亲赴宋家桥，眼同原、被人等履亩清丈，至二十五日告竣。丈得宋希徽地亩共贰百贰拾陆段，计地拾陆顷肆拾肆亩肆分陆厘陆毫，按加二承粮出地叁顷贰拾捌亩捌分捌厘壹毫叁丝，共地拾玖顷柒拾叁亩叁分肆厘柒毫叁丝。除荒田贰拾肆亩，除租地捌拾肆亩玖分壹厘，又除郛城、汶上县地拾叁亩玖分，实存承种祀田拾捌顷伍拾亩零伍分叁厘柒毫叁丝。除现承粮地拾肆顷柒拾捌亩叁分肆厘柒毫，现丈出欺隐无粮地叁顷柒拾贰亩壹分

玖厘零叁丝，拟合据实报明。职查欺隐官私田亩，实干严例，而宋希徽欺隐至圣祀田，且至叁顷柒拾贰亩壹分玖厘零叁丝之多，直逾严例之外者也。或追出所隐亩数，另募承种，抑或追现值地价，并历来籽粒粮银，仍令该户承粮，其仁恩悉出宪裁，非卑职所敢擅便也。为此备由与原文清册合并呈阅，伏乞本爵府钧裁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 日

势宦肆横等事

守备刘桐等呈为宋希徽欺隐祀田恳乞开释事

〔查究侵隐孔庙鄆城屯祀田地亩（一）（四〇三五）之八〕

具呈沐恩门下 守备刘桐 生员王世芳 宋治熙 等为公叩仁慈格外施恩事。切候继先控宋武生胡嗣儒 桂纶 宋士挺

希徽欺隐一案，业经查丈明晰，现在管押在店，理应静候究拟，职等何敢代恳。但

公爷为一府之主，宽厚仁慈，德同天地，闾屯无不蒙庥。宋希徽已年逾七旬，其父宋标总理府务，

不无微劳，而府属亦多沾雨露，职等有狐兔之悲。是以匍匐合词，公叩仁慈，伏乞

公爷恩准开释，不特职等感恩，而宋希徽父子永感鸿慈子生生世世矣。

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袭封衍圣公府批

查律载，欺隐田粮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征纳等语。

今宋希徽欺隐祀田至三顷有余，脱漏多年，较之欺隐民田，其罪尤甚，按律究拟，洵不为

枉。今据该员等代为恳请，又据宋希徽哀吁前来。查伊父宋标，在府效力有年，勤劳颇著，

姑免咨革究拟。所有欺隐地亩，仰署百户会同原文赉奏夏居正，援照魏慎修之案，确估地

价并按年输粮若干，逐一妥议，至实在荒歉地若干，一并确查详报，以凭核夺。宋希徽

呈并发仍缴。

百户桂公瑞详为宋希徽欺隐祀田拟追罚银事

〔查究侵隐孔庙郛城屯祀田地亩（一）（四〇三五）之九〕

署理百户桂公瑞详为遵 批妥议事。据候继先控宋希徽欺隐一案，蒙 批仰卑职会同原文丈咨奏夏居正，援照魏慎修之案，确估地价并按年输粮若干，逐一妥议，至实在荒歉地若干，一并确查详报，以凭核夺。遵即会同夏咨秉公妥议。查魏慎修前案，丈出欺隐地三十四亩三分，罚地价银每亩一两，该罚银三十四两三钱。自乾隆八年起到二十四年止共十七年，共该粮银一十八两六钱七分五厘。再查原文丈宋希徽地亩清册，内载共实地一十九顷七十三亩三分四厘七毫三丝，除县地、租地、荒歉三项共一顷二十二亩八分一厘，下剩地十八顷五十亩零五分三厘七毫三丝，除现承粮十四顷七十八亩三分四厘七毫，实欺隐地三顷七十二亩一分九厘零三丝。其耕种熟地内，有当中歉一段者，有地头、地边各歉一段者，约计一顷有余。卑职同夏咨议得，宋希徽欺隐地亦应每亩罚银一两，其历年脱漏税粮，应每年每亩追银二分九厘八毫九丝六忽三微。缘系奉 批会议事理，拟合妥议详报，伏候

府宪公爷电鉴施行。须至详者。

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

日

封印

遵例

屯户生员宋希徽呈为欺隐祀田恳恩超释事

〔查究侵隐孔庙郛城屯祀田地亩（一）（四〇三五）之十一〕

具启郛城屯屯户南五牌沐恩监生宋希徽年七十三岁及孙宋钺

为叩吁鸿慈格外超释殁存永戴事。切生祖居屯下，世受府恩，即焚身碎骨莫报万一。迨生父宋标，自十八岁进府，在西房伺候，蒙

先太公爷咨以贡奏坐京，尽心竭力，効力犬马。后复蒙管理司房事务，累累恩典，积重如山，实杀身难报。切生祖上以来

钦拨郛屯，供祀蒸尝。彼时地广民希（稀），荒田甚多。迨后人渐繁衍，地多开垦。即生家地亩，亦非亲身耕耘，招人代种，日渐开垦，未曾禀报，欺隐之罪亦复何辞？迨今年二月间，被侯继先告出欺隐屯地，生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提至曲阜，蒙恩明谕，暂居店中，不即押禁，已恩愈屯众万万矣。迨今将近两月，奉公守法，从无出一怨言，仍望

公爷体好生之心，法天地之仁，念及生父微劳，格外施恩，放生宁归，使生得老死家中，不至为他乡之鬼。死者固感恩九泉，而生者亦戴德生生世世矣。哀哀上启。

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宋希徽稟为恳恩复丈承种祀田以资公断事

〔查究侵隐孔庙郟城屯祀田地亩（一）（四〇三五）之十六〕

具呈门下宋希徽年七十八岁

为恳恩复丈事。切候伦以悬案未结，告生欺隐，现蒙藩宪批示，听候查丈办理，飭令郟邑移解在案。生因以恳恩复丈，具诉略叙冤抑。蒙批，当计亩科罪等语。生捧读金批，知府主知生冤抑，有爱惜门下不忍遽加究拟之意。但前番量丈，将放马厂从无行犁之减（硷）荒，亦并作生地丈入，是以有三顷七十亩之多，生实未能心服。今蒙藩宪批示查丈，实生再见天日之时，吁恩委员履亩复丈，有无欺隐，悉听天恩。更有请者，欺隐律有明条究拟，罪坐家长，生一身足以当之。伏乞网开一面，省释无辜，放令生孙宋约、宋梅归农，不但生一家感激，阖屯均戴宏庥矣。仰恩

仁明公爷恩准施行。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十八日

查该生年老多病，速将尔子宋秉璋找寻到案，以便眼同委员等履亩复丈可也。

宋治兴禀为穷佃欺隐祀田事

〔查究侵隐孔庙鲁源庄祀田地亩（四〇六〇）之三〕

宋治兴禀为回覆事。切有鲁源庄租户孔继洛等，以朦胧扣留一词控桂纯、桂玉珍台下，蒙批身就近查明具覆。遵即查得官庄旧例，用三尺五寸尺杆，六百步成亩。邹县成例三尺五寸尺杆，七百二十步成亩。谦益堂于本年正月间，以七百二十步亩数，换到官地十六亩五分八厘一毫一丝。又查张廷仁等七户，历年纳租十五亩三分，是以照租拨还十五亩三分。伊等所种地亩实丈十九亩八分七厘，多地四亩五分七厘，明属欺隐，彼时不究其罪，将所余地亩令管事认租承种，原属平允。又查伊词称，接年沿边开荒四亩五分。身履亩查勘，此地东顶鹅山大石，西顶村宅深沟，势难开垦，至地内土盆，又条条现存，所禀尽属子虚。今日或仍照原办，或再照数补给伊地，令其认租承种，追其历年欺隐，均属允协。若念系穷佃不究欺隐，仍拨给地四亩五分，添入租册行租，更属高厚。恩出自上，身未敢擅专。但查拨换地亩，各户自春耕种，并无异言。而所换之地，孔继洛又不在内，且孔刘氏又系鬼（诡）名捏造，张王氏尚不知情，及到地查勘，孔继洛又不讲情理，不论是非，惟恃以老撒泼，看此光景，

非族长查办弹压，案必不结。为此理合据实稟复，伏乞
公爷电鉴施行。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 日

孔继洛等欺隐多年，本应着追历年籽粒，收田治罪，姑念贫佃，从宽免追。仰该管事询明
伊等情愿佃种，仍拨给地四亩五分，照旧例通计十九亩八分七厘认租入册。稟覆。

邹县移为转呈沙临所请仍照旧额输租事

〔征追孔庙邹县尼山柜祀田佃户抗欠田租（四一四三）之五〕

兖州府邹县为仗衿抗租详请查办事。本年九月十九日，蒙本府帖文，准

衍圣公移开前事，仰县官吏文到即便押令沙临，将佃种祭田退出，并将抗欠租银即速严追报解，毋任抗延，致干未便。等因到县。蒙此随即差使讯追去后。嗣据生员沙临呈为泣陈苦难，恳恩据情移覆，以销租欠事。切生本登州府蓬莱县籍，生曾祖母孔氏，与今公爷高祖同胞兄妹。生祖恃涓阳雅爱，邹曲置有庄田，惟赖公府庇荫。生祖河南任署病故，生父继歿，流寓邹县，孤寡无人，家业渐失。鲁源社黄土崖遗有山地六十亩，素被村人刘士荣隐匿霸种，在尼山书院岁输猪羊祭租小钱一千二百，捏有买契。乾隆二十六、七两年，生具告争理，当蒙前府宪叶太爷断生备价赎回管业，仍着照旧输租，取具岁纳祭租一千二百，遵依存案。此租原系书院庙户催收办祭，公府从无经手，生已输纳三年，分文无欠。自公府查丈尼山周围地亩，与彼处人民争讼数年以来，庙户既不催收，公府亦无开征，此租无处投纳。及前任

马父母与曲阜县潘公，在尼山会勘时口有责取生具岁输原额租钱，遵依在案。若仍旧惯，早已完纳，何至积欠。只缘丈地后更定赋税，不知生地冈岭瘠薄，不堪重租，亦无查问原额租数，统与众姓上等膏田一例起科，亦每亩派银一钱，折纳小钱二百。生地止六十亩，连荒带石并量在内，又长出地六厘余，共该岁租一十三千余文，较之原额，十倍还多。生曾照旧额投纳，公府，征拒不收，欲照新派输纳。地硃力薄，所获不敷所租，别无寸土生计进益，合家衣食仰赖于兹，随手度用，是以拖欠至今七年，统该九十余千，家徒壁立，借骨不能完纳。挂误无白，不揣微贱，敢生过望。窃念公府盛德清博，不遗故旧，诸凡贫戚，悉蒙厚谊。生忝瓜葛，从无锱铢升合之求，自取厌弃。今口口口途断不忍陌路相看。现蒙移催，侯门似海，帽破衣残，苦情莫达，泣陈贫难，哀吁仁台，恳发鸿慈，曲为周全，据此苦情，移覆公府，为生请命。口口倘蒙追体先公爷当年爱甥至意，还念中表骨肉，肯惠及裔末，天濶海函，着生仍照旧额输租，在公府不过太仓之一粟，生则涸辙之洪流也。虽贫难措，敢不竭蹶办纳，销此积欠。老母妻小十一口生活，皆公府之赐，仁台之惠也，阴功同一无量。万出无奈，呜咽上陈。等情。据此，拟合移会。为此合移

右 移

衍圣公府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五日

前 事

移 押

兖州府移为刘尚绮捏争祭学田亩请杖责发落事

〔清厘邹县尼山祭学两田地亩（一）（四〇一四）之七〕

特授山东兖州府正堂加十一级纪录十一次觉罗普为移请核批发落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准贵府移开，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据尼山学录孔传沂禀称，窃查邹县民刘尚绮，控争尼山祭、学地亩一案，业经邹县申明，刘尚绮捏写多名，砌词越渎，情殊可恶，未便轻纵，拟以满杖，司府核转，奉院允准发落。詎刘尚绮潜逃，惧罪捐监，现今到案，恃符漏网，理合禀明，伏乞鉴查施行。等情。据此，本爵府查尼山祭、学两田，多被奸豪、恶佃侵占抵换，曾于乾隆二十九年咨请清厘，虽勘立新至，总非昔年实在地亩。至刘尚绮图占祭产，捏名耸准，审属谎告。查律载，非系公同陈告之事，怀挟私仇，改捏姓名，希图准行妄捏者，坐以诬告之罪。今拟以满杖，已邀宽典。查学政全书内开，缘事斥革之生监，其有因人波累与本身事犯，情有可原，及罪在杖一百以内，俱准以原名考试捐复。又例载，犯罪事发在逃者，到官仍以原招决之，各等语。刘尚绮具控之时，系属白丁，及至到官申明所告不实，予以满杖。候批发落之犯，乃敢惧罪在逃，匿情捐监。查生监罪犯杖一百以内，方准其捐复。今刘尚绮现拟满

杖之犯，岂容违例报捐。况祭田多被奸佃侵占，皆以刘尚绮为从违。正当查杖惩奸之际，而尚绮以犯事潜逃之罪人，转藉纳监，而倖免王章。若非褫革，照依原拟决之，不特情法两无，将见数百年

钦赐之祀产，转因其告争而定买卖，典守者反不得过问，设或稍加查察，则恶佃捏词牵制，皆得效尤恃符侵欺抗拒矣。兹据该学录具禀前情，相应移请。为此合移贵府，烦为鉴核飭遵施行。等因到府。准此，查此案前据邹县详称，差传刘尚绮到案发落，当据呈验监照，请照例纳赎，免其折责。等情到府。据此，查刘尚绮捏词越渎，拟杖在前，捐监在后，未便遽准照例纳赎，免其责惩，已批飭该县，仍照前拟发落在案。兹准前因，合将批飭缘由移覆。为此合移贵府，查照施行。须至移文者。

右 移

世袭衍圣公府

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

前 事

移 押

为尼山祭学田事审讯刘尚绮等问供录

〔清厘邹县尼山祭学两田地亩（一）（四〇一四）之四十六〕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 日

鲁元刘姓争霸尼山赖祭田告院状批府

行县质审底实问供册

六月十一日，将原告六十四人先问一堂。是日走十九人，原差夜齐未至。十二日辰刻，将所剩原告四十五人点进二堂。

庞公问，尼山事是吾奉上行办的。旧界原大，吾封的甚小，界至以外，尽够恁放牛羊的。吾听说公府差官们量的地也甚便易恁。吾现在又有禀贴替恁安排这，许恁买卖，料想租银有大粮至着，也不能多，有么难为恁处？又忽然到院里告张无影的大荒状，伤这公府，捎这本府，挂这吾，罢投轻耽重，规避差徭，巴里坤的军罪，自己先揽到身。状是谁写的？是谁的主意？恁从实说出来，认个乡愚无知。恁是吾的赤子，吾好救恁。恁若再执迷不肯，曲阜姓宋的来了，恁就与他质审。

刘尚绮供，尼山原是中峰为尼邱，其余别山是民山，就是五峰算尼山，那颜母山、胡家山、塔山俱与尼山隔断，怎么算的尼山呢？他山中口无祭田，是俺开的做的地。山水发了就冲了，朝有夕无，不堪承粮，被山官刘楷与学录孔传钹这上了十个、五个钱，就成了他的祭田，后来催租逼的俺告了状。有娄老爷界牌沟立的界石，详了各上台，以五老峰算尼山，并无钦赐祭田。前年学录孔传沂勾通了宋殿业，将山封了，不论民地、祭田，今年俱量了去，不叫量的就算荒地收了去，弄的俺过不的，俺才跑到省里告了一张状。有他家阙里志为凭，那里有尼山祭田。

问，尼山是圣人发祥要紧地方，有庙宇自然有祭田，若是没有祭田，恁怎么照他山户手里纳租办祭来呢？

刘供，原无祭田，就是俺开的，被山官刘楷局了去的。若有地，阙里志上为甚没载上？他别处屯、厂、官庄怎么有名色来？自然不是钦赐的了。既然钦赐，书上该有，部里该有，那是凭据。他移文内说宋庆历三年立学舍，置祭田，想必是买的地了，就该有文约、段落，是几段？坐落何所？

官叫宋殿业、刘崇坊上堂。

问，宋殿业是你么？

宋供，不，是掌书。掌书进学作官，不是这名。这名不知是那个。昨太爷关文到，因承办尼山这件事是掌书，所以遵关求公爷差役用文送来听审。谁是状头？认认告的是吾，咱好对质。刘尚绮供，吾是状头。你是武生除了名的。

原告刘姓三十余人，喊叫惊天，厉声动地，齐言乱语。此曰除名，彼曰问罪，又曰你是钻天大王。一齐手舞足蹈，讲扳顶子，若要吞人。

宋亦高声喊说，这是朝廷法堂，今日是争的圣人祭田，太爷是奉批审的宪件，这不是集市会场，恁仗人多胡闹么。别说除名问罪不是吾，就是吾，恁状里没告这，也审不到状外去。吾一张嘴不能撑恁四五十个嘴，太爷两个耳也不能听咱这些嚷。掌书不作声了，求太爷就将这个情形详了罢。掌书下堂回家去罢，山也不要了，地也不要了，皆让他们罢。想这个无王无法的光景，还弄得清了么。

庞公先是从中喝斥，至此始行站立指挥，高声厉言，既如此，吾也不审了，将恁记了监，我详了另委别的官审恁罢。众方收敛寂然，宋犹冷笑。庞公问言，我堂规从来不象这样宽，今日因是宪件人多，上来不部就施打骂，总要恁照状质对，打了碟子说碟子，不要说外传的话。你是进了学的么？回，是。你还说你的。宋供，尼山古来岩若泰山，禁比皇陵，自康熙五十年，被娄老爷纵这鲁源刘家把山开了，后来虽经严禁，势不可遏，这些年来牧放樵采，作践不堪了。上年沙临又拿乐陵社撇下的粮银，赖尼山祭田。公爷因此通咨行文，求有司封山培养圣脉，清地好办祭祀。这事是太爷奉上行的。封山立至定界，是太爷亲到，丈地太爷也曾来山，将租户吩咐明白，留原差领这量的来，因刘家赖地，尚未量完。前后一切，太爷尽明白，他今日名虽告俺，而实告公爷、太爷、普太爷。只求执法认真的审，他所告若实，俺备职圣门，情愿干罪，为圣人死亦于心。他若虚了，求照所告之罪反坐他。

问，他们告的院状，说尼山原无钦赐祭田，是他开垦做的，被学录孔传钊、山官刘楷局噤去，

算了祭田。孔传铤、刘楷还有么？

宋供，这二人久已死了，原告他不知道么？他们住在一堆。祭田是宋庆历三年就有的。他干证是阙里志、邹县志，掌书也有带来的，与他的是一样。这阙里志内，尼山庙这条小字内有祭田，这一本上尼山书院记中又有祭田。这阙里文献考上是尼山有祭田。这是公府自己的不算，山东通志上看有祭田没有。不但这些证凿，康熙二十二年、乾隆二十年大清会典上还有里。他怎说没有？

刘供，公府屯、厂别的祭田皆有地名、亩数，怎尼山这祭田没载这呢？公府移文内，宋庆历年置祭田。从有祭田，也是自己私买的。在那里？亩数是多少？几段？坐落何处？也该有文约。

问，看尼山山窝内，康熙五十三年前料皆草木，非地，祭田究在何处？是多少？怎么赐的呢？你是掌书，自然说得来。

宋供，自圣人至今两三千年，谁还说的真。圣门事，不过查看书籍碑文，其中记载不详者，再想当然耳。以掌书看来，尼山之上素日尽皆草木，固无祭田。山窝内曲湾高下，自然也无祭田。支峪、大峪平川阔大，或者是祭田。闻土居老人说，沂河原不宽，这几十年才宽大了，想来沙压的也是祭田。其余祭田料在旧至之内，不然为甚么普院山冷饭堂旧至间恰是祭田起手有呢？他说尼山祭田是公府自己置买的，并非钦赐。一凡祭田俱出上赐，皆载书籍。公府自治私产甚多，在册而不入书。太爷查看阙里志内、文献考内，那有一亩私产在内？那个置字非治买之治，是设置之置，设置就是钦赐。

问，恁听见来，宋掌书讲的是。恁连个字还认不清，讲不来，就说买的祭田，不通的东西。

刘供，就不是治买的，也不是钦赐的。看阙里志，凡朝廷与圣人祭田俱有钦赐，他移文内怎么说置，又怎么说拨，又说垦，一嘴三舌。既是钦赐，为甚么书上碑上皆没有？

宋供，恁不知设置、拨给、赐给、钦赐、改拨，皆是皇上与臣下东西字面，各朝字眼不同，犹各朝官名不一样的。在恁的主意，必得今上钦赐，才肯算俺的。掌书有段话回太爷，看算的过算，算不过就罢，这已量地退给他，也不再找下剩的了。国朝定鼎，有山东巡抚方大猷于顺治元年九月题奏一本，奉旨圣门典例悉照前朝。那个悉字，是无所不概。尼山祭田前朝所赐，即今朝钦赐的了。

问，你说的是。这是书上有的，人所共知。这祭田就算本朝钦赐的，据恁必要钦赐二字，圣公家有几千条例，凡一条上头就该有钦字才算么？吾罢恁这糊涂狗合的，实在难与恁讲。恁说是恁的地，可有甚么凭据么？

刘供，是俺开辟的。

问，上了粮了么？

刘供，是俺做的地，山水下来，朝有夕无，不堪承粮，没上粮。

问，恁那些不怕王法的贼王八合的，又胡说了。恁说这不是祭田，是恁的，怎么讲恁又罢个欺隐揽到头上了？贼呆狗合的。

刘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系俺开的朝廷家的，不是开的圣公家地。不算俺的，算朝廷家的，也算不的圣公家的。他的祭田在曲阜，在鲁源官庄上山后黄家庄。那鲁源官庄上有

碑，是查荒御史替开的。

问，宋掌书你明白，他说的可是么？果然有碑么？

宋供，碑却有，是洪武年间赐的，在十八官庄之内，是曲阜大庙祭田，这两庄上原赐地十七大顷有零。尼山县祭田，是宋时有的，相隔一二百年，有书可查。前日太爷有文书去查，有文书回覆，也有这项地，还少十顷多哩。

刘供，尼山祭田在曲阜。

宋供，曲阜有一大顷也是洪武年间赐的，现胡芦窑就是，也与尼山祭田无干，现有文献考可查。这不是，请太爷看。

问，他这地俱有书籍对着，恁还有甚么赖头？

凭寅自下上跪，供，他这文献考是孔十二胡编的。孔十二是除名问了罪的。这书不足信。官于此则怒发冲冠矣。

问，孔十二是你叫的么？他是圣公的叔祖，也是公子公孙。他是个秀才优贡，极会写字，吾还求他的字哩。他哥是八公、十公，皆做官去，因上言惹事革职，又捐覆了。你怎么又胡扯？这等撒野。你说他胡说，文献考吾这里也有，他俱是有来历的，是呈过览的，皇上皆见过的，怎么不足无凭呢？贼野王八合的，这等可恶，掌嘴，打嘴巴五个。凭寅则挺身，手指众人，高声言道，兜不用说话了。众皆直身怒视，将有散意。庞公大喝道，恁要轰堂么？谁敢动，立刻拿了送监，问恁死罪。众方安稳，上下寂然。

问，这曲阜祭田，自然也算不的尼山祭田，看山窝里也不是祭田，官在想像自言之际。

刘供，颜母山下是。

宋供，颜母山后间有鲁源庄地，其余山东边、北边、西边皆是尼山祭田，也有学田，已经量过了，尚有疑似的没量，打算另办。这尼山祭田，不必吹毛求疵，总是有在那里。若原没有，各书上自然不载有字了。且是还有一个考证，汤猪岭、汤羊岭其名来历久矣，这还算不得祭田字样么？刘尚绮讲要段落、亩数，查阙志，俺屯、厂有段落亩数的，也有没的。至于魏、宋、金、元朝代远了，还有没注清的，难道兜听奸百姓赖了去罢吗？

问，你不用背谬胡缠。吾对恁说，凡各朝赐圣公地，犹之诸侯封国分土一样，不过是某地方与他就是了。

宋供，太爷这一吩咐就是了。朝廷赐公爷地，比不得咱民间买卖地土，必定诸段丈量定上名色、段落、阔长、亩数，这些落琐（罗嗦）。

问，宋掌书，恁实春上量了多少地？他告数百顷，封山八十余里。

宋供，俺量地俱是太爷公差催到本户，先插秫秸标子，本户眼同原差说清是甚么地，手指地边是祭田、学田，俺然后除了荒才量。公爷原吩咐叫从宽办，俺罢膏田不过定中地，好地定下地，山地定次下，一亩只作半亩，他们得了加二、三地便宜去了。但凡说是民田的，俱没量。间有在山内界里疑似的，就另注杂记册内，学录行文求太爷验约查核。前日太爷有文回覆，是祭田。后因庄稼长起，至今没去量。所量之地，拘多是山。连山带平地只量得祭田十顷六十有零，学田两顷一十亩有零。他告数百顷，这是多说耸动，虚妄极了。现有册子可证，他众人可对。

问，我也问量地原差来，吾知道恁办的甚妥。还有一个人的地，他原照公纳租，恁却算了他七亩，他误（悟）不过来，还与恁较白，经恁一讲，他方恍然。刘尚绮你告数百顷，这怎么说呢？

刘供，俺只当是多来。

问，封了有多大山？他告八十余里。

宋供，封山立至定界，俱是太爷亲临办的，掌书虽亦在跟前，至于里数估不出来。掌书看来，旧至也没八十余里，新至比旧至不过仅有十分之三四，在凭太爷算多少上详，不然量清数目上详也使的。

问，他们告学录勾通恁滕咨，这是怎么说呢？

宋供，尼山封禁清丈，是公府一件大案，公爷时刻在心的事。自二十九年三月通咨行文起手，至今各衙门文移书札，此来彼往，案牍如山，这岂是可以滕弊偷做的？红印黑押，又岂是他人教偷为的？太爷明鉴，想就是了。

问，这是他们告的没影了。宋掌书你在公府几年了？

宋供，四年多了。

问，公府屯田庄子上少了地，五、六年前我这里也有文叫找地，这事起的久了，恁还说滕笼（脱）哩，假的吗？

宋供，也听的说来。这是二十六年公爷在曲阜行宫引见，

皇上问公爷有多少地，公爷奏有原赐祭田二千一百五十余顷，今现存一千二百五十顷有零，

失迷了九百余顷，臣现行文有司找这哩。因经奏明，前日所以有此通行一举，即今日清厘尼山祭、学两田，亦是因此。

刘供，俺是多里人，不知道这些缘故。

宋供，公爷别无奢望，除了山上地不算，俺只照大清会典上找那十三大顷五十亩祭田、尼山周围二十顷学田，多了俺也不要。

刘供，焉知不是小顷？

宋供，俺一凡祭田，俱是大顷。你看阙里志上，文献考上是大顷、小顷？俺公府做事，总是按脉切理，不象恁任意胡来。

问，恁告五老峰是尼邱，那四峰也算不的尼山，纵算尼邱，那不接壤的颜母山、胡家山、塔山皆不算尼山，有恁娄老爷与恁定了界至，详覆各上宪，那里有这道案呢？吾念给恁听，尼山在县东北六十里，即颜母所祷处也。其东有颜母山，西有昌平山，山脉皆自泰山来。其外众山连络环拱，不可胜数，若尼山之翼云。吾再讲给恁着些人听，尼山颜母祷祝求子之处，东有颜母山，是颜母家住那里，恁不见有圣母故井么？西有昌平山，圣人生于昌平乡。其外众山连络环拱，接连不断围着，就是四外那些小山了，若尼山之翼，象两翅膀似的。岂有只算中峰那一点的。恁娄老爷桥上立的碑上，等山说的是众山，也没说是五老峰中峰。吾封的东边夫子洞北岭上立东至，塔山、护驾山两界立南至，五花顶下边立西至，孤山、南尼山后山顶上立北至，恁看比恁好老爷封的是小是大，剩了多大点子，是有封山之名，无封山之实，恁凭叫那官来，有这样封法的么？孔圣人是自古以来头一个大圣人，这山是生育他的地方，难

道该任意恁作践？恁知道柳下惠林上，朝廷还有封禁，有兵马过，百步内犯了边，还要杀哩。他是个甚么圣人，这是何等样圣人？恁直要赖他，作践他，为么哟？恁生个儿还要识个字不？

宋供，太爷是知道的，苏州城西有个范山，范仲淹的坟在上头，山也甚大，上边有勒建的庙宇，山中出产，地亩皆钦赐他。山西介休县，有介子推母子烧死的那个介休山，朝廷家也将那山赐他。难道孔圣人还不如一个名臣、亡臣么？

刘供，尼山山脉自泰山来，就该封到泰山才是。

问，泰山说的是尼山远脉从那里来。论起正理来，尼山方外这些山俱该封了。恁这些没良心的人，嫌吾封的大，拔了至子，另请别的官来封罢，到那时，恁想我还晚啊。恁告的毁了旧至，抽了案，旧至在那里？案在那里？

刘供，旧至在界牌沟。上年老爷去查山，白日里还在王家地边上立着，到夜里就没了。小的们从柏树行头上找出来，没领老爷去看吗？那里就是旧至。

问，吾见来，一半截混账小石头，上边有个模糊界字。恁说算界甚么的，说是南界，东、西、北那三个界在那里？恁指出来。说是界牧放的，上边就该打上小字，说界以北是圣庙，不许作践，界以南是官山，许民牧放。上边这样一个字，怎么就算的界石呢？如何算的是旧界？吾对恁说，旧界公府里有案，南至昌平亭，北至冷饭堂，西至普陀山，东至小山，吾照旧界封了，恁有甚么法呢？吾替恁费多少力，央公爷托孔老爷，又与宋掌书说，才迁就这，叫恁便易，好放牛羊，西边封到五花顶，罢普陀山一概撤出。

刘供，就该封到普陀山。官则拂然大怒，跳起拍案，手指高骂，气的颜色改变矣。

问，吾罢恁这没良心的贼忘八合的，可气死吾了。吾是为恁好意，恁到灰了吾的心，说出这等话来，就该封到普陀山，恁真是拿这粪当饭吃，不知香臭好歹的一伙子，拧股扁合的，贼忘八合的，掌嘴，着实打，打嘴巴五个。恁告着有恁好老爷拟定详覆各上宪的案，是其么案，指出来，吾好查出来替恁办。恁说。寂无一对。

问，宋掌书，这案自然是没有得呀。

宋供，五十三年娄老爷纵民开了山，当日先老公爷正商量，这边还没动，就被巡抚蒋大人访了，飞行飭委兖州府军厅亲到尼山查验刨镢情形，深说娄老爷不该纵民的不是。详覆上去，批下来，将贼头刘尚典、刘天合等提到兖府，分别打了枷号。蒋大人发下告示，勒石结案，太爷看的尼山桥上那简碑就是。公府只存记这桩事的一本，并无别案。他告有案，自有指实。他状上说详上宪在案，自然该各衙门俱有，问他案在那里存着。既有这个详案，怎么又有这简碑，娄老爷县志上又纂上有这祭田？

问，吾也知道没这案，是他们瞎说的。当日是公爷家没动，迁就小结了，不然也是了不的一件事。恁这条又告虚了。原告默无一语，垂首伏地。

问，这是不必说了。问，恁这山里山下的地，倒地还是恁治买的，还是公府里的？

刘供，不是公府里的，也不是俺的，原是朝廷家的。

问，怎么恁种这？

刘供，是叠堰培埃，百姓家做出来的，山水下就冲的没了。

问：吾想来，五十三年以前，自然是草没有地。五十三年以后，开垦出来，成了地了。吾看见来，支峪、大峪平坦处，皆膏田，不象恁做的，恁说朝有夕无，怎么那地至今还好好在恁手里种这？别说是好地，恁开出来该上粮，就是不好的地，恁开出来也该报官验验，或该六年、三年起科，替恁入了册，就是恁的了。明白是公府里的，恁说是恁做的，被孔传钊、刘楷局充祭田，每年十文、五文纳租，恁自是那来的地。这是朝廷家地，恁为甚么投充躲避，犯个军罪。今日公府清查，恁又说是做的，总是不如不粮不租白种这好。

刘供：俺是祖父相传这样的。

问：恁祖父做了贼，到恁没做贼，自然算恁是好人，不是贼。但只是恁祖父做贼偷来的东西，现在恁手里，恁承受，恁又不出首，既经犯了，恁算不相干罢，这个不能。

刘供：俺投轻躲重，情愿干罪。公府受地，也该甘究。俺算受者与者同罪。官闻之，亦手指

面笏骂。

问：恁真是些没见面，不通道理，野狗合的，该罢恁嘴打两开。难道还叫公爷同你干罪么？真胡说可恶。掌嘴，打嘴巴五个。恁说康熙年间，孔传钊、刘楷局混了恁的地，算了祭田，拿十个、五个钱。有他两个在，他也有说头，未必承认。纵承认这是恁的地，他恐了恁，不过不是在他身上，也与圣公无干，圣公还见恁那十个、八个钱来呀？恁们这几个钱，还是交给山户，不是吗？就与他个小猪子对摸对摸，算的甚么脏犯？恁身上混身是罪，还不知道害怕后悔，还要拉着圣公算受者同罪啊，该把恁的嘴打八半子。恁告量恁民地来，民地是谁的，他是量来没有，恁再说这一条。

宋供，一块民地俺没量，有原差可问。俺的确乎有亩的祭田，学田还不得量，俺有明知是民地，到敢量他的？俺量了，他有大粮，俺如何与他开除？掌书亦颇知理法，敢与朝廷争疆域么？俺奉公爷差使在外，办坏了事，公爷知道还了的么？

刘供，吾有文约。老爷看着这块地，在周公山后是民地，他量了去了。将印契呈上。问，这张约还象，当下在地里拿出来没有？刘掌书看见没？

刘供，小的儿说有约，他说有约也只管量，就量去了。

宋供，恁标子却写的是民地，吾看在俺山中，又在界内，且是四外别人俱是祭田，叫俺量了。吾所以询问恁要文约验，恁儿先说文约没在家，后来说没文约，恁只管量罢。吾说不肯糊涂量。恁儿说，算祭田。我说算字倒底是不是？说个清白再量。原差在旁也追问，恁儿说是祭田。原差说，他既说是祭田，量了他的罢，俺才量啊。现在还是草册，也还没有算亩数，造赤历，没催租，没见恁的一个钱，地现在恁手种这。别说你文约定不住真不真，纵然真，当下你没拿出，也算的俺量恁的民地么？

问，这不妨，吾再查。果然你是民地，你当下不拿出约来，他纵量了，吾行文替你除去，这也不算量地的不是。

刘供，吾有文约，是民地，量去了。

宋供，没量，当下文约没拿出，有学录行文来查。问，这文约虽是印契，没坐落、地方、名色。

宋供，这是他别处民地，张冠李戴，只望胡赖。

问，且留这，算不过。

刘供，小的有文约，是民地，他也量去了。

宋供，吾没量你的地。

刘供，是恁那一起量的地。

宋供，不拘那起，总是吾同学录承管，恁有理明讲。

问，这张约新，不象。你还有民地没有？

刘供，别无民地。

问，有粮银没有？

刘供，有粮银八分。

问，这总不妨，算不的量恁民地，当下恁没与他文约看，纵是真正民地，他还没量完造册征租要恁的一个钱，算不的量恁民地。这也是瞎告。

宋供，他这三家举动，皆是状头的运用。别说民地不真，就真了，还是他刘家立心奸险做作的哩。掌书听的架子子山户说，刘家曾托他领这量他实在民田。掌书防备他存心不测，恐有后患，所以各处留心，不肯冒昧，那里还有故意量他民地之理。太爷想情就是了。

问，刘尚绮，恁听这，恁所告可算尽虚了，对不过人家了。吾罢你告的院状念念，讲给恁听。恁这个讼师就该考八等，瞎帐使了恁的钱，混了恁了。

刘尚绮供，小的还有下情，老爷叫回就回，不叫回就不回。问，你有甚么话说，尽你回。

刘尚绮供，小的们告这状实在是怕公爷家，总是因为这素日弄的近尼山的百姓过不的，又恐怕再象昔日，不得不舍着告告。

问，这话有来历，叫他说，这段口供记出来。

刘尚绮供，五十三年以前，有个山官，有巡山八户，摆（败）坏百姓，日不了（聊）生。那时满山是柴火，山窝里草长的一两人深，推拥不动。到秋来，拿住百姓替割草。割完了，叫各人看守，只是不收，只等冬里才收。有八辆大车来拉，派百姓担的担，推的推，治出来，用杆石头称，称上头没星，拿短少叫赔。平时时，牲口到山边，山户拿住，就算犯山，坑（倾）家败产，弄的人家苦这哩。谁与尼山户有嫌疑，他就劈把柏树枝子撇到谁家，他拿住，翻出来，就算偷的。所以俺告这张状。

问，据你说来，这山里的地是公府里的无疑了。草长多深，叫恁替割、看守，可见这地是他的了。那时公府怎么不叫割别山里的？偏叫恁割、恁看这尼山里头的？恁可没的说了。尼山里现在的地，不是朝廷家荒地，也不是恁做的地，可是他的祭田哩。还赖他么？恁除了这几张文书，谁还有没？拿出来。

刘供，没有了。

问，这尼山地恁有承的大粮没有？

刘供，没有。

问。恁告的这张状，可是有影没有？冒宦他们是七品官。朦咨呢，是公府久已行的。虐民，恁现在好好的。地呢，是他的，丈量没难为这恁。恁意横量数百顷，学田、祭田通共才量了

十来多顷。封山八十余里，是吾封的，只几里。恁婆老爷的案又没有。上堂来，个个凶恶胡闹，要轰堂。姓宋的没点不是，恁为甚么告他们？恁说。众皆不言，咸云，求老爷的恩典。问，前日曲阜的人没来。吾推给恁信，叫恁任个乡愚无知，吾替恁上曲阜央求公爷，恁执迷不悟，不肯求审。恁今件件虚了，可怎么这？少不得将恁兜押住候详，问恁几个巴里坤的军罪，恁少不的到那里走走，那里也有恁种的地，也有山放牛羊，可没人与恁争。官笑容可掬。问说，宋掌书，你是个明白人，你看这些人兜是多愚无知。

宋供，以掌书看来，其中无知者固多，有知者亦不少。刘崇坊供，刘士宗是太爷的快头，他儿，他哥出名告院状，难道不与他商量？刘士宗知法犯法，算的多愚无知么？

问，刘士宗虽膺快头，是个吃屎（屎）的忘八合的，知道甚么？

宋供，还有一个可恨的是刘天礼，他是个府刑房。去年他领刘天增找曲阜他的表老爷胡鲁一，托掌书代央公爷，求不究他抗违。他亲笔写的投首递了，说世受尼山培植，今闻封山清地，理合将自所有祭、学两田，造具清册投报，悉听差丈派租。春上他不叫量地也罢，今日他各处纠合，也在里头告状，可该着实究不？还有曲阜一个户房在内，这些皆算乡愚无知么？官不得入。

宋供，这有一本册子呈与太爷看，上边尽是告状人姓名，下有注的小字，这是公爷昨日发来的。还有谕掌书的谕帖，叫当堂回太爷。

问，是怎么说的？

宋供，自有这桩事，俺坐省的就有禀帖到曲阜，说在省递状原只尼山三个人，跟讼师二人去

的，又觅了几个人，攬（拦）马头递的。将状稿抄了包封递来。公爷还差多人，秘访得其中有实不知情被状头偷写的，亦有与尼山毫不相干的，叫掌书当堂求太爷逐名讯考确供，但有无辜挂误的，时值农忙，即开脱了他罢。留下知情的，与他打官司。

问：这是公爷的仁慈好意，恁说谁没告状，吾好开谁。众犹豫不说。

宋供，有乔董托姚克庄向掌书说，他告状不知情。有一日，刘天增骑马逐门对说，俺告状，不料想批这审，当日写上恁个名，今日光俺刘家不好，恁去倍（陪）倍（陪）俺，或是着个替身去也行的。董乔逃了，不到案，就是为此，将他叫到一问，便得真情。官因与刘天增有交，恐挂出不入。

宋供，有个颜茂祥，已上曲阜递破故呈，求开脱去了。他说，五十三年告状，颜进士领颜家助孔家，庙里有他的祖宗，颜母祠有他的咨部奉祀生，他岂有告状的？现在还有个姓颜的，叫出来，先问他，看出名没出名？官叫颜上堂，近公案。

问，你姓颜，你听宋掌书说来，上省告状，你去来没有？你知道不？

颜供，小的丝毫不知。小的有几亩祭田，量的怪好，又无民田，小的没告状。有原差叫小的来到这里，才明白。

问，你是老实好人，既不知道就下去，作速回家去罢，再不找你了。

宋供，还有个王作梅，他并无祭田，又无学田，且住在张家庄，与尼山相隔十里多路，合俺风马牛不相及，为甚出名告状？问他何所而为为之？

问，王作梅，你住那里？有祭田、学田没有？为甚么告状？

玉作梅供，住长索，无祭田、学田，图尼山放牛羊。

刘崇坊供，你上南山放牛羊不比尼山还近？

问，吾罢你这个老狗合的，你说的好，偏是尼山好放牛羊。吾看讼师就是你了。掌嘴，打嘴巴五个。留住他，吾严审他。

某供，小的有下情回老爷。告状事，小的没上省，也不知道，不知谁偷写小的名。小的有祭田口亩，量的甚好，并没量小的民田。昨天有原差齐着，才知道。官吩咐记明口供，下去，速回家。

某供，小的也有下情。小的有祭田、学田几亩，量的甚公道，一点不难为，并无量小的民田。被人偷写姓名告状，小的是原差齐来，才知道。官吩咐记供，下去，速回家。

某供，小的告状事不知情。有祭田几亩、学田几亩，量的不屈，并没民田。原差齐来，才知道。名字是被人偷写上的。官吩咐记供，下去罢。

至是，回此一样话者，众口交集，官肆应不暇，遂问遂记，遂开脱下堂，抱头鼠窜而走者约有二十人。异姓走尽，鲁源刘姓甚而效之，亦走数人。官言，告状先是好汉英雄来，今日见风不顺讲走，别兜（斗）草鸡了。宋云，往下再讲一样的话，便案情不象了。窃恐上不去。有了为首的，还得留两个为从的，好结案。至此，时将日落，听审终朝，实不堪命。宋告便起，官亦退堂。

十三日辰刻，将所剩原告十九人叫进二堂。

问，这些该死的东西，这过了一夜，可省悟过来啊，还是执迷要闹呢？告状的这些名字，果

是真正偷写的，还是见官司将输缩了头了？不是罢个反坐弄到身上来了。别说怎么一桩大事，公爷恁么个地位，就是合个平等，恁告虚了他，他也不依，这不是罢个反坐弄到身上来嘛。且是告的院状，又是偷写连名，告的人家罪名重，这可怎么上详归结？这个时候，恁的讼师自然不任不是，他说是恁当日说的不切，不会打官司，就走了，不管恁的死活啊，岂不罢与他安家银钱盘缠换衣服兜搭上了。吾做的一碗饭好好的，恁不吃。吾封山有封山之名，无封山之实。立界，将地尽数撤出，地外离界又留多远。量地，人家又量的恁极其便易。恁平白种了人家多年的地，公家已往也不找恁，以后不过上有限的租，吾已有禀帖替恁安排，许买卖，岂不就是恒产、恒业。你看那宋姓的口气光景，恁不闹，往后恁的便易可得，并无难为恁的意思。他办的这桩事未尝不好，不算他刻薄恁。恁告他，他也明白不过是个替身。恁上来为甚么先与他闹？恁闹到这个田地，倘或公爷因恁做恶，嫌恁，不要恁租他地，要将这地收回去，要培山脉，不叫人种哩，那时恁可怎么着？这是恁招惹的，人也替恁难讲。

刘尚绮供，不瞒老爷说，告状是人情愿，见不好，缩了头了。小的实是乡愚无知，但知老爷有禀帖，替俺讲买卖，俺肯妄动吗？总是怕收地来。小的们今日明白了，只求老爷的恩典罢。

叫宋治兴、刘崇坊上堂。

问：宋掌书，你是曲阜的百姓么？

宋供，掌书是屯户，原籍郛城屯，就是洪武年间赐圣庙贍田二千顷，拨过种祭田，以供祭祀的。因来公府当差，住居曲阜，名曰屯户，就是阙里志上钦拨的佃户，与王提台家是一样

的。

问，刘崇钫，你是圣府的家人么？

刘供，不是。是钦拨尼山巡山户，在公府伺候。因住在于村，太爷去封山量地，公爷叫去预备供给来，他就告着了。

问，宋掌书，吾看你今日气色不好。昨日天气热，时候常（长），吾坐着还怪难，何况恁跪着呢？往时来，吾没还留你饭吗？

宋供，前蒙优待是私情，今日听审是公事。这是朝廷法堂，理当跪着，就是太爷格外赏脸，也不敢当。太爷错看了，掌书深知理法，心里并无甚么不好处。

问，刘尚绮、刘天允、刘天柱、张开明，恁四个谁去省里告状来？

刘尚绮供，小的没去，不是状头。刘天允、刘天柱去来。张开明也没去。

宋供，刘尚绮昨日挺身直认他是状头，他就没去，主谋运筹皆是他，不算状头也不能勾。刘天允、刘天柱寸土皆无，且上省告状，更是状头了。

问，刘天允，吾罢你这小狗合的。你先膺地方，吾因你言过其实，革了你，你今日又干这事。先打他几个嘴巴子，掌嘴五个。

刘天允言，俺在泥窠里，姓宋的你还往火坑里拉俺怎么？

问，是他往火坑拉恁，还是恁往火坑拉他呢？

宋供，吾不说，是太爷的明鉴。

张开明，小的没上省告状，实在也是他们偷写上名字，求老爷开释。

问，宋掌书，你看张开明也象个老实人，也去了他罢。

宋供，老实不老实，看不出来。但是不说明，似乎不能写作状头，去留只在太爷。

问，留下刘尚绮、刘天允、刘天柱，押起来候详。其余一千人俱下去罢。

宋供，告状原数六十五人，皆是盗写不知情一样话皆开了，没个为从的，案情不象。别的皆可以算他不知情，至于王作梅，无祭田、学田，又离尼山路远，其人可恶，似不当开。冯寅昨供称，读书不知尊圣人，而且肆口糟（糟）塔（蹋）公府，算不知情开脱，也似乎不该。

问，将王作梅、冯寅叫回来。

问，王作梅，你昨供无祭田、学田，希图好放牛羊。冯寅，你也无祭田、学田，你昨日出言伤犯公府。恁两个可恶，每人再打几个嘴巴。宋见官立意不算为从，要开他，不脛不淡，何苦为之。

宋供，既他知罪，昨已打过，宽了他两罢。

问，恨该打恁，即是宋掌书与恁讲情，饶了恁，去罢。

问，刘尚绮、刘天允、刘天柱，恁所告尽虚了，吾要条条往上详啊。

刘供，只求老爷的恩典，小的们是乡愚无知。

问，恁屈不？还敢告状不？

刘供，不屈。不敢再告状了。

问，恁说出是为甚告状来？吾好详。

刘尚绮供，为的是公府出告示差人量地，不与地的就作荒地收去，另招人耕种，小的们恐失

了业，故此告状。

问，是这个因由。吾就照这缘由详啊。

宋供，不是怎么这。到底说地原是尼山祭田，因人欺隐，地多租少，公府所以出示清丈。如有不出听从丈量去，准作荒地收进，另招租种。他们没看清，错会了意，故此冒昧捏告，才可以下的去。他们告这状，是仗这名字多，架言耸听，骗了个批语。今日若眉目不清，象公爷与小民争利的，公爷如何下的去呢？

问，宋掌书，你是个世务明白人。吾告送（诉）你，公爷是个活佛似的，忠厚安静，皇上、各大人皆知道的。是吾的老师，吾也敬他。天下事，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这一案，吾详是祭田、学田公府出示清丈，他们乡愚无知，没看清，误认为收地，恐怕拿了地去，故此冒昧捏告。这张状审来尽虚，吾这里将他们打了，小结了罢，省的露公爷一番形迹。托你回去公爷跟前说这好些。公爷是大人，宰相度量，那里有与这些吃粪（屎）的东西一样见识的呢？你看五十三年那桩事还了的？公爷存厚道，皆没究，迁就这小结过去了。不然了的么？宋供，吃亏那时没究，所以致有今日。今日若再迁就，将来还不知作底止。这些人昨日在孟庙里说，还要都察院里告状叩阁，使鸟枪打掌书哩，故侠掌书闻之。

问，你别了怎么说，好可恶。恁还说这些风话么？

刘供，俺没有人说这话。

宋供，刘姓告的俺事款俱是死罪，不正经反坐，实难甘心。

问，依你这样说势必到部，岂不叫公爷露番形迹？别了怎么说，托你总是公爷前说好些。孔

老爷俺是世谊，也说好些。他们是愚民，别了理他。

宋供，太爷既有这番仁慈好意，掌书仰体遵命就是了。但有一段话，不得回太爷。刘姓所告是掌书刘崇坊、学录孔老爷。掌书刘崇坊自然悉听太爷这里办理，别无异言，但孔老爷肯允服不？只在他。昨日掌书来后，闻人传言，公爷已经大举，恐回去落后，不能挽回（回），负了太爷的吩咐。问，知是怎么说的？供，不知。庞公半刻无语，说，也罢了，再凭公爷罢，料想公爷办法也与吾这不大口。又云，抚台横竖候吾的详。叫原差将刘尚绮、刘天允、刘天柱押住候详。又云，恁二位请回罢，回去替吾请公爷安，请学录孔老爷安。

编者按：此件为审讯记录，通篇土语，别字甚多，故未一一注出。

总甲李既琢禀为佃户王鸣凤诬控盗卖官地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三）（四〇二八）之三十二〕

具禀杨家楼庄总甲李既琢小甲^{朱邦领}徐玉露禀为陈明事。切有恶佃王鸣凤，改名王筑，诬身欺隐，实系挟嫌捏造，唐突案下。现伊有官地一亩，偷卖于徐保山名下，得钱四千。又上地一亩四分二厘，隐匿自肥，不入官册。又中地四亩九分，私改下地认租。种种不法，难以枚举。今被身等查明，据实回明管事。管事怜伊穷迫，但更正入册，不忍深究。伊乃痛身等不肯徇情隐匿，反挟嫌诬控。似此狡猾梗顽，诚为法网所难宥。伏乞

老爷恩准拘讯，则皂白攸分，为感无既矣。上禀。

被禀 王 筑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五日

林庙守卫百户录呈王筑等口供为祀田地亩欺隐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三）（四〇二八）之三十八〕

林庙守卫百户姜玉槐为录供呈览事。

据王筑供称，身父王传旧膺总甲，身种租地五段，内有后河涯地二亩五分，上地一亩四分，在小路西，身典与徐保山一亩，得钱四千，并非偷行买卖。硷地一亩一分，在小路东，原系下地，总甲、小甲改为上地，一例催租。庄户前地四亩九分，原系接种王有亮名下地，总甲、小甲改为中地催租。葛家林前地一亩四分二厘，原系张瑞造册遗漏，身自按数纳租，不敢隐匿。刘俊、侯大现、许君可三家租种南河沟地十四亩，原系中地，总甲、小甲今俱改为下地。张家洼迤西王木冈之地，原数二十五亩，王好仁、王子超、朱朝阳素日租种二十亩，现今李绪认种南段十四亩，每亩纳钱二百，共纳钱二千八百，又种北段四亩，每亩纳钱一百，共纳钱四百，总甲、小甲私收肥己。秋间管事回府之后，总甲、小甲偷卖秋粮十七石，买主用车推去，身曾眼见，现今仓内只存三十二石四斗。所供是实。

据总甲李既琢、小甲朱邦领、玉露同供称，王筑之父王传，旧膺总甲，身等充役，不过二年，

旧来庄务，身等不知。南河沟地十四亩五分，刘俊租种七亩三分，侯大现种三亩六分，三十一年王传所造旧册，原注下地，并非中地，身等实未私改租则。张家洼迤西王木冈之地，原数二十亩，王好仁、王子超同租十五亩，朱朝阳租种五亩，后来尽成硷荒，三十九年李绪认种南段十四亩，每亩纳钱二百，共纳租钱二千八百，下余北段六亩，内有四亩硷势虽薄，仍系无人认种，身等不敢隐匿。王筑所种租地五段，内有后河涯小路西上地一亩四分，王筑偷卖与徐保山一亩，价钱四千。路东连边地一亩一分，亦系上地，王筑坚不照上地纳租。庄户前地四亩九分，原系中地，王筑私改下地。葛家林前地一亩四分二厘，王筑与张瑞钱一千，购买造册遗漏。王筑告身等偷卖秋粮，本年收秋租四十八石有零，秋间管事临回府之时，吩咐身等巢卖秋粮十七石，换银纳粮，下余三十二石四斗，现存仓内，有账可查。所供是实。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

日

移巨野县为王传父子盗卖本爵官地抗拘毆差希即驱逐离庄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三）（四〇二八）之三十四〕

袭封衍圣公府为稟明事。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据本爵府原差张景南稟前事稟称，蒙差小的前赴巨野县杨家楼庄驱逐玩佃王传、王筑，不许再种官地，复住官宅。小的于五月十五日到庄，遵谕驱逐。奈王传父子不遵票示，王筑手持铁枪，将小的辱骂不堪，几至行凶。小的不敢与较，只得回曲据实稟明，伏乞钧夺。等情到本爵府。据□□□□传父子佃种本爵府官地，辄敢将后沙涯小路西地一亩零盗卖与徐保山。伊所佃上地应完租银，抗不照上地完纳。又该佃租种庄前地四亩九分，原系中地，私改下地。又葛家林前该佃租种地一亩四分零，贿嘱漏造。作弊多端，种种不法，业已查究确切，飭□□□即日搬移。拒王传父子恃强抗违，兹专差前赴该庄驱逐，复敢肆恶行凶，藐玩殊甚。拟合备文移会。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来文事理，文到希即专差前赴杨家楼庄，将恶佃王传并子王筑即日驱逐离庄，勿任抗延滋事，仍祈见覆，足感匪浅。须至移者。

右 移

巨野县

巨野县杨家楼庄总甲李既琢 小甲朱邦领
徐玉露
革出佃户王筑并伊口口口

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圣公府行

阳平庄头目董兴让稟为胡宗孔霸占官地逞凶事

〔查究侵隐孔庙滕县境内祀田地亩（四〇六一）之九〕

具稟阳平庄头目董兴让

稟为伯占官地逞凶不法事。切有阳平庄地户胡宗孔，因牌头胡宗尧已死，并不稟明，偷将其地私种。后经管事查出，追回原地，不许伊种。胡宗孔遂逞凶顽，霸占不许他人耕种，声言如有耕此地者，烧他寸草不留，现有干证可凭。头目恐官地荒废，因此代种。伊即终日辱骂，于八月十五夜，头目家中果然失火被烧。切思头目家连官宅，倘有他变，罪将谁归？且一人梗顽，众人观效，以后何以统束？伏乞

公爷恩准差拘严究，以惩将来，庶众佃知儆，而官事易办矣。上稟。

被稟 胡宗孔

干证 董则贵

乾隆四十一年八月 日稟

庄头杨继厚等启为革役私卖官地事

〔查究侵隐孔庙曲阜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四九）之九〕

具启红庙庄头目 辛思聪
杨继厚叩

启为陈明私行买卖地土事。切红庙庄西南坡有官地一亩，革役头目赵克勤，以官地当作民地，卖与孔兴法名下耕种为业，受价收粮。今始查明，理合据实上陈。谨启。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查革役赵克勤串通赵三元，胆敢将官地私行压当，仰百户将赵克勤、赵三元拘案，各重责二十板逐释禀报可也。

为假捏侵地等事。据蔽县肖皮口地户民王普稟称，切身父在日，于雍正元年间，用价同中买到张凤地一段十一亩五分，约明价足，过粮管业五十余年。业主原中俱故，两邻各异，其主各自照边耕种无异。今有西边地邻任可成与子任同春仗恃屯佃，骗身无由，心生奸计，忽而说身侵占伊地。身拿出原约眼同任可成父子将身地丈量，止有十一亩二分余。身地原少二分余，不足原数，为何诬告侵占伊地？明系妄诬良民。身即回家，原未理论，任同春父子无言可答，竟赴管勾厅告身侵地不退等情，现蒙差票拘拿。身系恩台子民，并非佃户，焉肯赴彼。为此匍匐投案，稟明等情。据此，随差押王普照约眼同任可成清丈，嗣据原差稟称，任可成仗恃佃户，并不赴地清丈，等情稟覆。据此，拟合备文关提。为此合关贵府，烦查文内事理，祈将任可成等差拘到案交差，赐发过县，以便眼同王普清丈结案，幸勿迟滞。计关提任可成、任同春等因。旋据郓城屯北一甲任可口稟，为籍种祀田，朦官恃富欺贫事。切身于乾隆八年四〔缺〕让南北祀田地一段，计地三亩，当经官中清丈，立有文约，〔缺〕邻王普，西邻王心安，均系公府祀田。身于去年十月间，又出卖〔缺〕地及丈量少地一亩四分余，身随找东西地邻，持约执证。西邻口心安约地相符。身又找东邻王普讲，伊自恃富强，不理不法，口出不逊之语，说吾地亦少，还不知找谁。身说站着人丁，躺着地上，你我拿出文约执证。伊云，文约久失，我无文约，你奈我何？身赴管勾厅告状，出票呼唤不动，伊赴郓城县巧施鬼谋，诬告捏控，又称有约。伏思祀田交易，例系官中文量立约，并有官中戳记，况伊地原系十亩，现有卖主张子见可凭。伊因侵占身地亩余，无法支吾，又假写十二亩文约投县，经县差丈量伊地，反少五分，致令郓城县主赴府关取二次。似此强徒，非法莫惩。被稟王普。干证张子见。等情。

查王普、任可成均系承种祀田，乃本爵府佃户，彼此互控侵占地亩，非经查丈，难以结案。本年三月内，值本爵府委员启事官刘永清在屯监收祀银，随札谕该员就近传集两造清丈。本爵府仍一面移会郛城县，檄委属员，或明白经书传同王普、任可成到案赴地，秉公清丈结案，免致滋讼。嗣据委员刘永清稟称，职蒙谕委，就近在郛屯会丈王普、任可成互控侵地一案。于四月初四日，郛城县差役于会云、宋仁杰押送王普、任可成父子并王普词内有名之张纯同火（伙）林德勤前来。职随同屯官宋钺，传齐地邻，眼同县差并两造指界，用三尺二寸五分官杆秉公清丈。查王普之地系豆查（茬），任可成地系麦禾，地界分明，遂按界清丈。丈得王普地十三亩零七厘一毫七丝，又丈得任可成地二亩二分九厘七丝。查任可成告王普地止十亩，现有原业主张子见可证。即据王普在县控告，伊亦止有十一亩五分。今照步弓合算，王普已多地一亩五分七厘一毫七丝，王普仍然狡辩，抗不退还，理合绘图填注步弓，呈送钧夺等情。是王普侵占任可成地亩，已属显然，无如恃强坚霸，抗不退给，非经庭断，仍难完案。当经关提原、被去后，詎王普不服拘唤。查本爵府祀田系奉

旨钦赐，以供

圣庙祭祀。因历年久远，被奸民刁棍侵占欺隐，现在缺额及半，曾经通口清厘在案。无如奸棍等习为常事，虽经查出，辗转狡辩，仍口口霸不吐，是以数年以来，屡准

贵司节次咨催，碍难办理，现在悬案。即如王普与任可成〔缺〕本爵府委员清丈，在王普之侵占任可成地亩已属情真，尤敢捏口控。据称祭田致讼，应归州县，不知例定何年？即如其言，王普何以动辄不服本县审讯？据称管勾仅收祀田租银，屯头概不许额外关提，奏允准在案。应

请洁明王普，本爵府在于何年奏明奉

旨之处。事关妄造，自应讯明定拟。至本爵府祀田坐落地段、经征银数，州县并无档案，若遇致讼，既无红册可查，又无案卷可凭，凭何讯断？至本爵府所属各官，俱系

钦设，如管勾职司督理屯田，经征祀银，系

题授领凭之员。至屯官乃职司分理屯田，咨 部汇

题给札任事，品由正八。本年四月内，因王普、任可成互控侵占地亩一案，惟时本爵府值委员启

事官刘永清在鄂监收祀银，当即札谕委令就近清丈，以结此案。随据委员传同两造并县差眼

同清丈，实系王普侵占情真。今据王普捏称，另造短尺丈量，以致伊地多四厘，以启事官为

柜书，以屯官为屯头，有意污蔑，且将官役一并牵告，刁恶殊甚。再据王普呈称，伊系郢城

县居民，并非本爵府寄庄佃户，祸缘伊父在日买到张凤祀田十一亩五分等语。今本爵府查祀

田经征册内，有郢屯北二牌王士敬承种本爵府祀田二十七亩六分，又郢屯北三牌王士敬承种

本爵府祀田一顷二十七亩，又郢屯北三牌王士重承种本爵府祀田二顷六十亩零，粮名虽异，

而实系王普承种。此等奸徒，诡立多名，计图躲避差徭，此外自必尚有粮名，刻难备细清查，

即此口计，现种本爵府祀田四顷有奇。且查王普住居亦属屯地庄村，是王普焉得谓非本爵府

寄庄佃户？逞刁强辩，捏词妄读。现准批府确口，合将王普与任可成互控侵占地亩一案备录

原案，移会曹州府〔缺〕应咨明

贵司，查核施行。须至咨者。

右 咨

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

袭封衍圣公府为录案移会事。案查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内，〔缺〕府属屯田管勾官邵天爵详称，全云。且查王普住居亦属屯地庄口王普焉得谓非本爵府寄庄佃户？逞刁强辩，捏词妄渎。兹奉

藩司批发

贵府确讯，合将王普与任可成互控侵占地亩一案备叙原案，并将口丈地图，咨送贵府，查核施行。须至移者。

计移送

原丈地图一纸

右 移

曹州府正堂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移郛城县为寄庄户王普侵占祀地诡避差徭希即差拘事

〔查究侵隐孔庙郛城屯祀田地亩（二）（四〇三六）之十九〕

袭封衍圣公府为移会事。案查王普侵占任可成地亩，〔缺〕王普捏控

藩司案下，当经批发本府确讯清丈。嗣准定案移会，口普实侵占任可成地一分八厘六毫，除拨还任可成之外，尚侵占本爵府祀田一亩七分二厘七丝。其地自雍正元年王普侵种，至今已历五、六十年，不粮不租，以原买地十一亩五分，多至一亩七八分，在王普岂不知之？显系有意侵占，法口难宥，今姑从宽典，迨至府审结案之后，自应遵断前赴本爵府呈明，照例入册认粮。迄今已逾半载，竟置不问。嗣经本爵府票传去后，旋据原差李贵荣稟称，蒙差小的赴郛城屯知会屯官，传唤王普遵票前往。王普躲避不见，小的将伊子王廷芳拘获，被肖皮口地保王廷选系王普亲侄，在容家店东将王廷芳劫去，理合稟明钩夺。等情。据此，查王普并无民地钱粮，住居屯庄，佃种本爵府祀田四顷有零，诡挂多名，以图躲避差徭。霸占民田，侵隐官地，经审之后，尤敢抗断不遵，匿粮不纳，专差传唤，复敢抢劫，藐玩不法，莫此为甚。前经口文关提在案，迄今日久未准移发，合再备文专差移会。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先今来文事理，文到希即差拘王普并伊子王廷芳到案，添差协同去役护解来曲，以便飭令照例升粮查讯结案。至肖皮口地保王廷选等将王廷芳抢劫之处，并析讯明，严加惩处，免滋事端，实为公便。须至移者。

计移提

寄庄佃户王 普并子王廷芳

右 移

郛 城 县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移兗州府为诬控府佃刘英霸地滕县误断拒覆仰恳提夺事

〔查究侵隐孔庙滕县境内祀田地亩（四〇六一）之十八〕

袭封衍圣公府为恃强诬告禀请移究事。案据本爵池头集佃户刘英禀前事禀称，窃身承种本公爵府王甫庄迤西南北地一段，计地四亩五分，北顶赵德玺，去年曾以身侵占伊地两相执争，身禀明，当经履勘清丈，身承种之地尚不足数。迨伊径以身侵种伊地三分，于二月十八日捏词耸控滕县李太老爷案下，现蒙票拘，理合具禀，恳恩移究，以儆刁健实便。等情。当经移会滕县，专差会同清丈民人赵得玺地亩果否缺少，本爵府佃户刘英有无侵占赵得玺地亩，一经清丈，真伪立辨。嗣因该县并无移覆，复备柬致询去后。旋据该庄头目姜从尧具禀，窃有赵得玺禀控府佃刘英霸地一案，现在滕县将刘英兄弟二人带县押禁，并不审讯，府文投县置之不理，蒙发柬帖致询亦无回信。切思现在府地亦少，即据赵得玺控禀刘英侵占伊地，不遇勘丈，虚实立见，今将刘英兄弟二人锁押，值此农忙之际，废时失业，穷佃何堪？伏乞恩赐移文开释，速赐清丈，实为德便。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刘英系佃种本爵府地亩，前据该佃禀称，承种府地四亩五分，现在不敷原额，曾经委员查丈，据禀实少地六分零，现飭找

寻。今据赵得玺在县控禀刘英多占伊地三分，事属细故，一经查丈，事可立辨，时值农忙，毋烦押候，致失农业。等情到本爵府。又复备文转移去后，该县总置不理。兹据佃户刘英禀称，赵得玺在滕县控告小的侵占伊地一案，三月二十日县差下乡查丈，府地四亩五分少地一分四厘。三月二十七日县断，着小的退给赵得玺府地一分七厘。小的回禀，小的种的地是公府的，现在公差查丈也少地一分四厘，小的焉敢退给。本县不容分说，即行掌责，押着小的写了退状，理合据实禀明，伏乞恩夺。又据该庄头目姜从尧禀称，赵得玺禀控佃地刘英侵占伊地一案，蒙县断着刘英将佃种府地退给赵得玺一分七厘，押令写了退状，又吩咐县差将小的押着开写府地段落，小的实记不清，只得胡乱开册拿去，理合禀明。各等情。查本爵府的钦赐祀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顷零，历久年深，被奸民侵占欺隐影射，积渐缺额及半，以致祭享终岁不敷。本爵府曾经通咨

抚部院暨 司道府转饬各地方官，遂一清查。现准屢檄咨催，本爵府与地方并无统属，呼应难灵，而地方有司又以事不关己，焉肯力任，担（耽）延至今，碍难查办。即据现在滕县之池头集地方佃户刘英佃种本爵府地四亩五分，昨岁因该佃具禀，伊所佃之地不足额数，当曾委员清丈，实少地六分七厘零，饬令找寻。兹据北邻赵得玺赴县具控伊地缺少，系本爵府佃户刘英侵占，该县即票差将本爵府佃户刘英兄弟二人带县锁押。本爵府曾经备文柬，以时值农忙，穷佃守词押候，不无废时失业，请将本爵府佃户刘英兄弟二人释回，定期移覆，以便会同将两造地亩清丈，赵得玺之地果否缺少，本爵府佃户刘英有无侵占伊地，一经查丈，不烦质讯而是非明矣。待候日久，该县又无只字移覆。今又据该佃户刘英、该头目姜从尧禀称，

赵得玺控告本爵府佃户刘英侵占伊地一案，三月二十日县差下乡查丈，得刘英种府地四亩五分少地一分四厘。至三月二十七日，县断着府佃刘英退给赵得玺一分七毫。刘英回禀，不容分说，即行掌责。本爵府之地缺少置之不问，而独令刘英补给赵得玺地亩，即为完案。查刘英承种之地并非己业，乃本爵府祀田。刘英乃一佃户，岂能私行退给？此案本爵府屡次移关，该县总置不覆，兹将案由备文移请

贵府酌核，烦为查照，俯赐飭查。该县差丈赵得玺之地缺少，本爵府之地不但无多而亦缺少，因何将刘英佃种本爵府之地断令退给？而该佃回禀，不容分说即行掌责，置本爵府之地缺少于不问。倘如该县之断，则清厘祀田之案，虽准抚部院暨司道府崇儒重道，加意维持，缺额地面现在咨催查办，今刘英佃种本爵府地四亩五分，县差查丈亦不足数，该令反令将本爵府之地补给赵得玺，似此不平之断，岂足以输服人心？兹惟仰恳

贵府提案阅夺，批示斧断遵行。须至移者。

右 移

兖州府正堂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四日 押

圣公府 行

关滕县为郝丕林买地私过县粮从轻躲重希关发过府讯结事

〔查究侵隐孔庙滕县境内祀田地亩（四〇六一）之二十六〕

袭封衍圣公府为从轻躲重事。本年四月三十日，据田陈庄倪广文禀称，切身有原业地八十五亩六分，内有公府行粮地九亩九分九厘，孟府行粮地十五亩，县地六十亩零六分。府粮比县粮较重。于去年二月间凭中刘起元等，将身地尽卖与监生郝丕林。及成约之时，伊言钱不凑手，情愿各买一半。身需用甚急，是以允从，遂将身宅园与府地、县地两段共四十二亩八分契卖郝丕林为业。今岁过割，理应将身府粮、县粮各过一半，不意丕林恃富欺懦，私将卖约改为县地，过去四十二亩八分，遗下府粮地分厘不过。切思府粮地身已卖伊五亩，孟府地身已卖伊七亩五分，今乃欲完全其粮，若不愿恩讯拨，民恐受累。等情到府。据此，当批该头目及中证人等确查去后。嗣于六月十三日，据总甲胡方茂、小甲邢思敬覆称，切有倪广文控郝丕林一案，蒙批查明覆夺。遵查倪广文历年完纳府粮九亩九分，上年凭中刘起元将倪广文所有之地尽卖与郝丕林一半，府粮地亦在内可知，郝丕林分毫不过府粮，是以兴讼，理合据实禀明。等情。又据中证刘起元等复称，查得倪广文卖与郝丕林地土，原系府中地九亩九分，

孟庙地十五亩零，县地三十亩零，俱系分晰，各写文契十一纸，不意伊过割时，私改契约，统作县粮，以致遗撤府中及孟庙各粮，理合稟覆。等情。又据倪广文稟催讯结前来。据此，出票传唤去后。兹据原差郭在田稟称，持票同总甲胡方茂至郝丕林家，伊称系滕邑子民，与公府无干，抗不到案，理合稟明。各等情。据此，查官屯粮地本不应私相售卖，今郝丕林既用价契买在先，复捏改撤粮于后，居心实为诡诈，必须质讯明白，未便任其抗延，但系贵邑子民，本爵府不便传唤。为此合关

贵县，烦照来文，希将郝丕林关发过府，以便讯明结案，实为公便。须至移者。

右 移

滕 县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初十日 押

洸河屯屯官详为洸河屯河道滩淤地亩不应禁止耕种事

〔修治洸河屯孔庙祀田属境河堤（一）（四八四九）之一〕

署洸河屯屯官详明

祭田小河滩淤缘由书册

署洸河屯屯官杨道行为恳请转详移会请示以便遵照事。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二日，据屯户宣宗典、尹文壑、杨道尊、李廷俊、马廷棟、王君璐等稟前事稟称，切照

至圣庙洸河屯祭田，坐落滋阳县旧县六甲。查自钦拨以来，仅有沟渠，因随地亩承粮耕种。嗣后水势泛涨，愈冲愈炽，因而成河，穿祭田南下，会入洸水，两岸滩淤，屯户仍同上地承认祀银，相沿已久。是以乾隆三十七年，蒙先公爷通咨清厘祭田，檄飭委员亲诣勘查，亦系连河丈量，并未豁除。嗣于乾隆五十一年十月间，滋阳县周太爷劝民挑挖，亦有限定尺寸，并未开掘滩淤。兹于本年正月间，滋阳县左堂喻老爷查验此河，言及两岸所种滩地阻壅运水，拟欲转详究办。窃思此河原系上流余派，时泛时涸，未经挑挖，本难济运，且听民间置买，有水任其流衍，无水稍于滩岸覆种，冀有所获，以纳祀银，即可济运，亦未阻断中流。如必

禁止不许耕种，势将买卖废置，祀银何措？为此历叙原委，绘图贴说，公呈叩息，俯赐鉴察，据情转详

公爷案下，备文移会，请将封植河源酌定尺丈，并将所占地亩豁免粮银，俾身等有所遵循，则感戴无既矣。伏乞本屯屯主恩准转详施行。等情到职。据此，查洸河屯系

钦拨祀田，四至界内有水河一道，原不堪以济运，凡屯户买卖地亩，俱系照河当开丈量，按数纳粮，由来已久。乾隆三十七年清厘祭田，经委员勘查，亦系连河踏丈，从来未经奉官挑挖。

若将滩淤地亩一概禁其耕种，势将废置买卖，粮银何由催征？祀典攸关，诚非浅鲜。兹据屯户宣宗典等具禀前情，职覆查无异，理合据情转详，伏乞

爵宪恩准钧夺施行。须至册者。

右 详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仰候据详札知滋阳县县丞缴河图存。

移郾城县为许文炳盗典祀田请究办事

〔乾隆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十七）（三九四六）之十九〕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势豪强霸等事。卷查许文炳呈控许三纲一案，前经本爵府移提许三纲等质讯，未准关发。嗣准

贵县牒开，查许文炳当给许三纲地亩，据许从圣供词俱称实系县地，并非圣府屯田，其为许文炳影射捏控无疑。至许文炳名下承种屯地若干，历年征租必有定额，如果所当地亩查明实系屯田，今许三纲虽转当于姚凤阶耕种，亦止须飭令许文炳备价回赎，似可毋庸牒解审讯。等情到本爵府。迄今五载，案悬未结。查许文炳祖居屯所，实种屯地一顷八十亩，载在粮册，历年拖欠祀银，屡经严追，至今尚有未完之项。并非县地，确凿有凭，乃敢捏称民粮，得价盗典，以致至圣庙之屯田缺额，祀银悬欠。若不严加惩治，设使人人效尤，则屯地几于无着。种种不法，断难姑容。拟合将许文炳差押解赴贵县，烦为传集许从圣等，就近质讯明确，押令许文炳交价赎地，以重 祀典，以结尘案，实为公便。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施行。须至移者。

计移解

许文炳

右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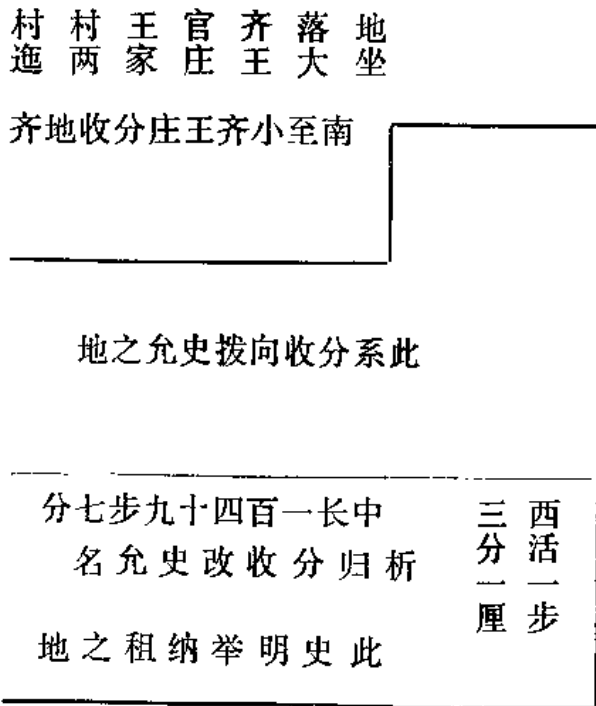
郛城县

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东厂管事稟为查报租户史明举换地事

〔领种孔庙曲阜县境祀田（四六九七）之三〕

西至分收地盆



地坐南至小齐官家庄王家两村迤

此系分收向拨史允之地

中析归分收改史允名
长一百四十九步七分

西活一步
三分一厘

此地史明举纳租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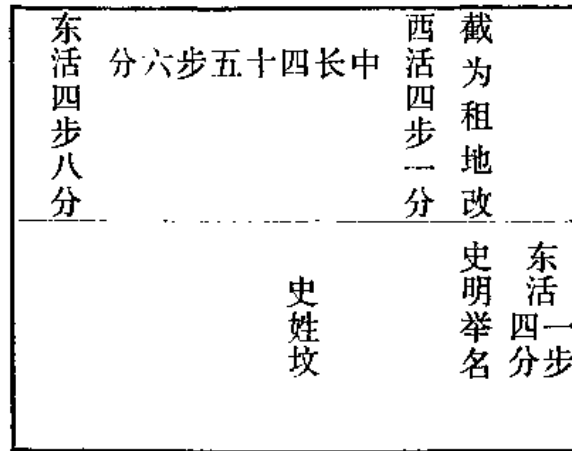
北至租地

折一步三分五厘五毫
积二百二步八分四厘三毫五丝
成地三分三厘八毫零七忽

南史
家林
之西

王坡租地

史姓坟



折活四步四分五厘
积二百二步九分二厘

成地三分三厘八毫二丝

东厂管事王有爵

齐王庄管事姜思永
施元谨

禀。前据齐王坡租户史明举禀恳换地等情，蒙

批职等会同查报。等因。蒙此，职等遵即带同小甲人等，前赴该处查勘，得此地坐落齐王官庄、王家村两村迤南一里许，在史家林之西，俱系东西行犁。其北段为东场之齐王坡租地，地之东半有史姓之坟，向即史明举纳租者。其南段为齐王庄之分收地，向系赏拨史允者。今史明举因分收地内历不准人作林，且尚在史允名下，所以禀恳抵换，将南段史允分收地之东头三分三厘八毫零，截为史明举纳租地，而以北段史明举租地之西头析其半三分三厘八毫零，归入史允分收地。虽长短阔狭有异，而地之数目则同。再查史明举系庙户兼租户，以分收地租地，又相毗连，并非远隔，仍系照旧纳租，是地仍不失，册可不改，租亦不减，不过一转移间，而该户即沐

恩无穷矣。缘奉飭查事理，理合查勘禀覆。可否准其抵换之处，伏候
公爷电鉴施行。谨禀。

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准

移泗水县为讯究李涣以期回复旧额祭田事

〔查究侵隐孔庙泗水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五三）之八〕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为霸占祭田任意典价恳请拘究事。案照本爵府以租户李涣欺隐祭田，被租户朱振业稟首，当经差拘查办。嗣据李涣患病，暂准保释，俟差竣之日，再行传案查讯，遂于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差传去后。旋据差役尹起稟称，李涣抗不赴案，因于四月内备文关提。准

贵县覆开，李涣于四月初七日赴济南府卖麦，尚未归回，拟合移覆，等因。准此，查本爵府魏庄官庄系

钦拨

至圣庙祭田，久被奸民顽佃欺隐侵霸，以致缺额二顷六十九大亩有零。去年闰五月内，通咨

抚部院 藩司 转飭清厘，以期田复旧额在案。迄今此案急等查办，合再移提。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先今文内事理，希将李涣迅赐传案，交发去差，押解前来，以凭讯究，幸勿任其延脱。望速切速。须至移者。

泗水縣
右移
伴官李
計移關
換

乾隆五十四年造送至圣庙祭田迷失数目册

〔清厘孔庙祀田地亩（一）（四〇〇九）之十〕

袭封衍圣公府造送至圣庙祭田迷失各处数目册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咨送事。今将祭田迷失各处数目，开具清册，随文咨送。须至册者。

计开

郛城屯厂原额祭田六百零二大顷

坐落郛城肖皮口 沙岭坡 红船口 子房墓 潘家渡

巨野许家楼 寿张县狗家河即程头目庄 范县旧城南

汶上县野猪脑西五等地方 郛邑西北 邹县李家庄 阳谷接壤徐家庄

现在屯册开荒熟地三百七十八大顷六十七亩七分 成熟地三百六十五大顷九十三亩三分四厘二毫

厘二毫

厂册开荒熟地七十大顷八十六亩二分 成熟地七十大顷七十七亩三分七厘

新兴屯册开地三大顷六十三亩八分三厘六毫六丝

失迷祭田二百零一大顷八十二亩二分六厘三毫四丝

巨野屯厂原额祭田五百零九大顷

坐落巨野白境庵 黑火头洼 老达桥 即尤家桥 平阳坡

自大佃户屯迤西至尹家集共四十庄

现在屯册开荒熟地一百九十七大顷四十七亩九分五厘五毫五丝 成熟地一百七十八大顷四十七亩九分七厘八毫 荒地二十八顷九十九大亩九分七厘六毫五丝

厂册开荒熟地十顷十大亩一分 成熟地七顷七十一大亩五分八厘四毫六丝九忽 荒地二顷三十八大亩五分一厘九毫三丝一忽

失迷祭田三百一大顷四十一亩九分四厘五毫

平阳屯厂原额祭田四百四十八大顷

坐落巨野平阳坡 曹州两河口 直道口

定陶县鹅儿坡 茶固社 郛城西界内 濮州红船口

现在屯册开荒熟地二百二十九大顷七十七亩二分七厘五毫 成熟地二百零五顷五十二大亩三分六厘五毫 荒地二十四顷二十四亩九分一厘

厂册开荒熟地四大顷零二亩三分五厘 成熟地三大顷七十亩零九分零六毫七丝 荒地三十一大亩四分四厘三毫三丝

失迷祭田二百一十四大顷二十亩零三分七厘五毫

东阿屯原额祭田七十六大顷

坐落东阿县萧家屯 黄家屯 青龙口等处查青龙口即今之流裔社现在迷失

现在册开荒熟地三十一大顷零七分 成熟地三十顷零四大亩五分三厘
荒地九十六大亩一分七厘

失迷祭田四十三大顷九十九亩三分

以上四屯厂俱有档案可凭

独山屯厂原额祭田二百三十八大顷地段坐落碑文四至现存

坐落鱼台县彭家庄 赵家口 独山 邹县杨家庄

现在屯册开荒熟地三十九大顷零四亩一分一厘六毫六丝六忽 成熟地二十二大顷四十四亩
荒地十六大顷五十九亩七分

三分六厘六毫
五厘零六丝六忽

厂册开荒熟地十七大顷五十八亩二分四厘 成熟地十六大顷六十三亩九分五厘三毫三丝
荒地九十四大亩二分八厘六毫七丝

失迷祭田一百八十一大顷三十七亩六分四厘三毫四忽侵欺名姓俱在案

以上五屯厂共原额祭田一千八百七十三大顷

共荒熟地九百二十九大顷一十八亩四分七厘三毫二丝六忽 共成熟地八百五十一大顷九十二
共荒地六十七大顷二十八亩二

亩零二分三厘五毫七丝
分四厘四毫四丝七忽

共失迷祭田九百四十三大顷八十一亩五分二厘六毫七丝四忽

邹县

鲁源官庄册开祭田荒熟地六顷七十大亩零三分六厘 熟地六大顷零三分六厘
荒地七十大亩

黄家官庄册开祭田荒熟地十三顷九十四大亩八分六厘二毫八丝
熟地十二顷六十大亩零一
荒地一顷三十四大亩六分
分九厘六毫
一厘六毫八丝

泗水县

西岩官庄册开祭田荒熟地四顷六十六大亩三分八厘七毫七丝六忽
熟地三顷五十一大亩八
荒地一顷一十四大亩五
分五厘七毫七丝六忽
分三厘

戈山厂碑载祭田三十七大顷八十亩

查丈祭田荒熟地十五大顷七十四亩六分九厘一毫三丝二忽
熟地十五顷七十大亩零七分五
荒地三大亩九分三厘四毫
厘

失迷祭田二十二大顷零五亩三分一厘三毫七丝

位庄官庄碑载京黄铺祭田十四顷一十三大亩零五厘

查丈祭田荒熟地十一顷四十三大亩四分八厘七毫六丝七忽

失迷祭田二顷六十九大亩五分六厘二毫三丝三忽
侵欺姓名
亦在案

曲阜县原额祭田六十四大顷

十二官庄并祭酒米麦地册开祭田五十九大顷五十五亩五分二厘七毫六丝三忽

滋阳县

袁家庄碑载祭田五十大顷

颜村店碑载祭田二大顷

故县村碑载祭田一大顷

杏林庄碑载祭田二十大顷

以上四庄即洸河屯坐落济宁州东北界

查丈祭田二十四大顷五十三亩一分九厘五毫

失迷祭田四十八顷四十六亩八分零五毫

曲阜厂碑载祭田十九大顷一十九亩一分

坐落曲阜县后所马厂 大羊厂 小羊厂

查丈祭田十九大顷一十五亩五分

失迷祭田三大亩六分

滋阳厂碑载祭田二十七大顷八十二亩七分四厘六毫

部册可据原额无缺

东平厂即安平庄原额祭田二十二大顷九十二亩六分五毫（厘）四毫

以上三厂系顺治十三年拨补汤沐地

坐落东平州 寿张县 阳谷县

现存地七大顷六十六亩六分六厘

失迷祭田十五大顷二十六亩零三厘四毫

以上各厂庄原额祭田二百七十九大顷七十四亩六分八厘八毫一丝九忽

现在共荒熟地一百九十一大顷二十三亩七厘八毫一丝八忽
熟地一百八十八大顷零二分四厘七毫三丝八忽
荒地三顷二十三亩一分三厘零八丝

失迷祭田八十八大顷五十一亩三分一厘五毫零三忽

以上五屯厂并各官庄原额田二千一百五十二大顷七十四亩六分八厘八毫一丝九忽

以上五屯厂并各官庄现在祭田一千一百二十大顷四十一亩八分五厘一毫四丝四忽
熟地一
荒地八

千零二十九大顷九十亩四分八厘七忽
十大顷五十一亩三分七厘五毫二丝七忽

内有查丈出祭田三十三大顷一十一亩二分五厘三毫五丝八忽

以上五屯厂并各官庄失迷祭田一千零三十二大顷三十二亩八分四厘一毫七丝七忽

祭田失迷坐落十六州县，地土毗连，难分数目。

郛城县 滋阳县 定陶县 巨野县

寿张县 菏泽县 曹县 东阿县

范县 濮州 鱼台县 阳谷县

东平州 汶上县 邹县 泗水县

乾隆五十四年 月 日

百户胡正勤禀为讯录租户李焕出卖祭田所产白土案情事

〔查究侵隐孔庙泗水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五三）之三〕

林庙守卫百户胡正勤为录供详覆事。本年十二月十五日，蒙

爵宪公爷饬传讯录租户朱振业禀控租户李焕霸占祭田各缘由，即日录供详覆。蒙此，卑职遵即传集两造，并词证人等当堂研讯，谨将所有供词开摺呈

电，伏候

鉴察施行。

计开

问据朱振业供称，李焕住大官厂，系祭田租户。伊村三官庙迤西约一里许，有魏庄祭田两段，久经查丈入册。因连年抛荒，其地产出白土，李焕招人挖掘，卖钱肥己。现在有六、七个坑子为凭，并有租户郭连亲见可问，只求查验，如虚，愿甘坐诬就是了。

问据郭连供称，小的系安宁庄祭田佃户，离魏庄官庄有五里路，来往赶集，屡次见三官庙西祭田地内有许多白土堆，又见有人装车推运，小的问他，他说是李焕卖给的，因与朱振业

闲谈说起来，他就带着小的作见证。至于卖了多少钱，小的不知，不敢妄说。求洋察。问据李焕供称，本村三官庙西有魏庄官庄祭田二段，连年无人耕种，因地里出产白土，吾着人出了几个坑子，要卖几千钱修庙使用，并不是自己侵肥。今蒙查问，情愿将卖的钱如数交案，只求免罪就是恩典。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管勾李停云申孙恒业等将查出欺隐地段麦禾强行收割乞鉴裁事

〔清丈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二）（四〇一三）之五〕

管勾李停云为请示遵行事。切职蒙委查丈平阳厂地，共查丈欺隐地一顷二十八亩，当即将多出地段清册申送在案。蒙

爵宪札飭，当此三春耕耨之期，仰该员速于招募良佃，及时东作，勿致荒芜。等因到职。遵即出示招募。旋有郛城县武生吴中绫、监生王殿元投递认字，情愿认地纳租。卑职准其认状，照依查出地段清册交伊收授（受）。詎意四月二十四日，孙恒业、曹公朗等将封出地段封堆号，概硬行毁弃，地内麦禾强行收割，因而各地户俱各效尤，不容吴、王二家租种。职不能拦阻，亦不能禁止，于二十七日，崑差家人张住赴都具禀，一面备文移会菏泽，追其抢收麦粒，以供祀典。今爵宪回府，似未便令其查出欺隐久行收获，理合申请

先示，以便遵办。再有王珍因拆毁官屋，经职详明革退地三十亩，伊今情愿认罪，并赔缴拆去房屋银三十两，合并详明，伏乞
恩鉴施行。须至申者。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请示遵行事

管勾稟为平阳厂查出孙恒业欺隐地亩请移菏泽追退佃状事

〔清丈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二）（四〇一三）之二十五〕

管勾李停云恭稟

爵宪钩座。切职蒙委招募良佃，承种平阳厂查出欺隐地亩一案，遵即飭委平阳屯屯官李恒承办去后。嗣据李恒稟称，遵查平阳厂查出欺隐地亩有上、中、下三等，现已募有良佃，情愿出具认状，承种纳租。所议租银，每亩二两及一两五钱，随地高下不等，约计可共得一百三四十金。再将孙恒业等历年欺隐租银追缴，又可约得四五十金。但缘孙恒业等，上年抢麦毁界，不容他姓佃种，刻下非取具退状，新招佃户不敢承种。等情。据此，卑职当即移会菏泽县勒追去后。旋准菏泽县移取孙恒业等住址并每亩派银则例前来，随经备文照例录册移覆在案。本年正月初六日，接到菏泽县安令札致内云，业蒙

公宪二次飭谕，断不敢草率了事。现将孙恒业等勒取退状，押追租银，开印后即行关送等语。刻下孙恒业又托人代求，情愿在卑职衙门投递退状，缴纳租银，不愿在菏泽归结。伏查孙恒业等，于未经查丈之前，抗不出首，既经卑职查丈之后，不惟在

爵宪案下架词耸控，且赴菏泽县捏控总甲勾通卑职，书役未奉

宪檄私行查丈，卑职因

公宪进京矇混关追伊等，现蒙

公爷批示，将多出之地仍准原主承种等情，及卑职将其刁恶禀明

宪台，蒙委三品首领官会同讯问，又委员复勘，与前无异。其种种刁健，自应与愚民无知者不侔，其情节无庸宽假。且伊诡计百端，恐别生奸诈，在厂倡（猖）肆阻挠，以致空有退地之名，无人认种之实，维时再送菏泽究办，似未若此时即行飭县移催追状，可立而待。卑职愚昧之见，是否有当，拟合缮禀，敬呈

钧座，伏候

恩鉴施行。谨禀。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

日

马承烈稟为彭存亮侵种地，田恩恩押退事

〔乾隆年间处理孔庙各屯庄佃户讼案（十八）（三九四七）之二十〕

具稟马承烈

稟为浸（侵）种不吐息 恩押退事。切身父马绍贤于乾隆二十五年，凭人说合买到崇圣社四甲彭永铎东西地一段，计地三中亩一分，四至步工分明，更有印约中人可凭。历年以来，愈种愈瘦，至今五月二十九日，身因度日不过，将此地卖于社内同社人张继昌、朱文钊等，清丈立约，实短地三分有余。南、东二邻皆路，西顶王姓南北地，北至彭存亮地，别无荒滩。南、东现有古路可凭，西邻有石界可凭，北邻地与身地原系一段，卖于二姓，所少之地必在彭存亮地内。当即与伊理争，伊亦不拿出文约作凭，只坚执不吐。伏思种地纳粮，国之常典。业主输无地之国课，他人得无粮之籽粒，历经多年，实属难甘，况侵霸血产，大千例禁。存亮刁健成性，不容理说，身不得不稟，恳 恩差押退，则身焚顶无既。沾

恩上稟，伏乞

公爷案下恩准施行。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 日
被稟 彭存亮 卖主 彭永铎
中人 彭永禄 王宗喜

移泗水县为彻底履勘祭田以辨虚实以定确案事

〔查究侵隐孔庙泗水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五三）之二十〕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霸占祭田等事。据本爵府掌书厅效力生员酆存镜、族人生员孔昭葵即孔昭立呈称，云云。伏乞恩准，等情。据此，查去年十二月内，本爵府魏庄官庄祭田租户监生朱振业，控告伴官李涣欺隐祭田，任意典价各缘由一案，当经传讯，供证确凿，李涣俯首无词，业经承认。本爵府差押着追，嗣以捏病在逃，屡关不到。复又听信土棍马景如教唆，赴

兖州府控告原禀朱振业，且架词牵连酆承镜、孔昭立，希图翻案。本年六月初十日，据该生等具呈前来，当即备文移会

贵前任在案。本爵府现拟移行

兖州府转饬，并檄调祭田管勾官会同

贵县查照履勘，彻底跟（根）究，务期水落石出，以辨虚实，以定确案。兹据前情，除移曲阜县关覆外，拟合将生员酆存镜、孔昭立等原呈抄粘移送。为此合移贵县，烦为查照施行。

再原稟朱振业、干证郭连续俟

兖州府移覆到日，本爵府飭令祭田管勾官带领前去，会同查办，合并移明。须至移者。

计粘抄原呈一纸

右 移

泗 水 县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初六日

移兗州府为差管勾及原告赴庄履勘以结案事

〔查究侵隐孔庙泗水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五三）之二十五〕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移会事。案照

至圣庙

钦赐祭田，坐落泗水县境内魏庄、西岩、戈山厂等处官庄，久被奸民顽佃欺隐侵占，缺额及半。

于乾隆三十七年通咨清丈，尚缺额四十九大顷有零。本爵府缘祀典经费不敷，复于去年闰五月内造册，咨请

抚部院 藩司 通飭清厘。本爵府仍于官庄处所出示晓谕各户，如有浮多地亩呈报入册，倘或欺隐不首，被人诘告，即以侵占官田律治罪。是年十二月内，据监生朱振业禀首魏庄租户伴官李涣霸占祭田，任意典价等情。当经本爵府飭委该庄管事查验，据禀与朱振业所呈情形相符，随即檄委林庙守卫百户传集两造，确查录供详覆。嗣据录供禀覆前来，除各供在卷不叙外，查伴官李涣原系本爵府祭田租户，不守佃规，胆敢借修乡庙为名，挖掘祭田，卖土渔利，已成濠沟，难于布种，以致莫能起科。及被朱振业具禀出首，验实传讯之下，始供认不讳。若不

即行严加究办，该处祭田势必日就迷失，是以差押着追所卖钱文，以归接年租息。嗣因李涣患病，借伊亲邻马景如、孔昭立保释，定于开印之日到案，当以差务伊逃，未暇办理。及至差竣，票传查追。詎李涣听信马景如教唆，率众殴差，因将的保马景如拘案，究出前情。及经备文关提三次，仍复抗不到案。乃伊等架词捏控

冰案，牵连多人，竟以朱振业所首霸占地亩，捏称原非本爵府祭田，且以本爵府差传伊子李济川即日逐释为朱振业等诬押误考，并将事前交送本爵府差局银项及借与亲戚并还账钱文，指为经手人索诈之赃。砌词背谬，种种不符。查魏庄官庄介处山陬，俗悍民刁，罔识法纪。李涣、马景如均系祭田租户，本爵府分应管辖，名分攸关，未便听其抗畔，不遵约束。所有此案原委，缘朱振业出首祭田起案，本爵府业已移会泗水县，除俟檄调祭田管勾，飭发册籍，并带领原禀朱振业前赴该庄，会同履勘查办，以辨虚实，以断葛藤外，拟合移会。为此合移

贵府，烦为查照，希即转飭 贵属遵照，俟本爵府檄调祭田管勾，另文订期办理。再此案李涣牵控鄂存镜、孔昭立之处，本爵府业经据呈移会曲阜县，关涉泗水县在案，此外并无应讯他情，仍祈转飭，免其关提，实为公便。合并移明。须至移者。

右 移

兖州府正堂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圣公府 行

曹州府移为解犯王春台被伊父中途劫夺并将差役禁錮公府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五）（四〇三〇）之十四〕

特授曹州府正堂加四级纪录七次蒋 为飭健事。案蒙

济东道批，据巨野县具禀，解犯王春台被伊父王光耀率众中途抢夺，并将差役带赴公府禁錮缘由。蒙批，王春台等系奉

抚宪批委提讯，应行勾摄之人，伊父王光耀胆敢率众中途劫夺，并将差役带去禁錮，目无法纪，莫此为甚。该县当日既据王允升回禀，并不通详办理，乃逾一月之久，经本道节次严提，始将中途被夺缘由具禀，又不据实通报，殊属有心讳饰。仰曹州府迅即转飭查明王光耀如何仗势中途劫夺？聚众若干名？将差役禁錮何所？有无殴伤？现在曾否放回？王春台是否逃往

圣府藏躲之处，讯录确供，据实具报，一面将应提人证，仍拘齐解辕质讯。案情重大，毋稍讳延，并于严例未便，稟发等因。蒙此，查王春台、王河标已准拘解济东道衙门收审，其要犯王光耀、王四乐等未据解到，现奉檄催，未便稽缓。拟合六百里马递再催。为此合咨

貴爵府，請煩查照，希將王光耀、王四乐并巨野解役等立刻拘齊交差，押赴巨野縣查收起解，萬勿再延。望切望切。須至咨者。

右 移

襲封衍聖公府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前 事

巨野典史申为王春台被劫藏匿圣府清押回县批解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面（五）（四〇三〇）之十七〕

曹州府巨野县典史李应昌为飭委事。窃照卑县印官汤令，于本月十八日丁忧，业经通报在案，飭委卑职代拆代申。今代申一件檄提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蒙本府票开前事，案蒙

济东道檄飭，东昌卫旗丁黄庚尧呈控，王春台等霸地抢禾一案人证，系奉

抚宪批委提讯，节次差提，迄今未据解到。现在立等审详，即速严提批解。等因。蒙此，合亟专承守提。为此仰县官吏，立刻金差干役，协同去承，飞关

公府，将王春台等逐一提齐，径解

济东道衙门告投收审，仍将提到径解日期具报查考。毋违。火速火速。等因到县，代拆到职。蒙此，遵查此案，被告王春台等均系

圣府官佃，逃避匿延，屡拘未拘（到），节经印官汤令申请拘解，未蒙发到。嗣据原差将王春台侦获送案，卑邑印官汤令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备具文批，金差解省。迨行至济宁州北，被王春台之父王光耀率领王河标、王四乐等将王春台劫往曲阜县

圣府藏匿，并将解差姚隆甲带去禁錮不放。有同行案内人王允升目击，回县于十月二十五日稟悉前情，又经印官汤令据稟申提在案。兹蒙前因，合亟具文添差，协同来承，申请宪台俯赐察核，迅将后开有名入等飭发道承县役，押解下县，立等批解，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具申，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

计申提

王春台 王光耀 王河标 王四乐

并查发 解役姚隆甲

右 中

世袭衍圣公府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典史李应昌

咨曹州府为移送伴官王光耀前去质对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五）（四〇三〇）之二十一〕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移送事。案照王春台、王合标与黄赙尧、路条安互控一案，本爵府业将王春台、王合标差员伴解，听候审讯。至于王四乐，飭查屯册，并无其人。伴官王光耀差出公干，无凭关发，备文移覆在案。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准

贵府移开，蒙

济东道批，据巨野县具禀，解犯王春台被伊父王光耀率众中途抢夺，并将差役带赴公府禁锢缘由，批飭关提前来，当即飞提去后。兹于本月初六日，王光耀提到本爵府，当堂鞠讯。据供，本年九月二十二日，蒙派委协同赉奏赵现前赴独山屯湖场查验糶草，昨日回家，接奉钧票，即星夜赶来的。至于中途夺犯、禁锢县役等事，实在毫无影响。职奉差在外，昨日方回，始知儿子王春台于前日为黄赙尧欺隐祀田一案，蒙差员解赴省城，听候审讯。所有巨野县差役职并未与见面，如何抢夺？渠系奉差赴省，何从禁锢？如或不信，现有该差活口可证，传齐质对，真假立判。且黄赙尧欺隐祀田十七余亩，确有明据，正欲与伊静候审讯清厘，岂有

反行躲避，及抢夺在案人等，自蹈罪戾之理？总因黄庚尧因欺隐祀田，伊怕提审，因贿买王允升作证，凭空诬告，希图拖累。只求解发职去，与他质对就是了。等供。据此，查伴官王光耀原系差出未旋，据供并未率众抢夺等事，所有县役李太缘何听从应解之人带至他所，并受禁锢，其中情弊实所不知，或系王允升捏辞诬告，亦未可定。兹准前因，拟合移送。为此合移

贵府，烦为秉公查察究讯，并希将黄庚尧欺隐之十七余亩追还归款，仍将户下人等交去员带回，实为公便。须至咨者。

计移送 王光耀

右 移

曹州府正堂

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

圣公府 行

移菏泽县为佃户孙恒业等欺隐之田必须追出事

〔清丈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二）（四〇一三）之二十七〕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移催事。案查平阳厂佃户孙恒业等名下查出浮多地亩，并不退缴，其接年粮银亦不按数找纳，当经本爵府于去年十一月内飭抄清单，备文移会 贵县查追在案，迄今日久，未准移覆。查前项地亩系

钦赐祭田，各该户欺隐多年，万难姑容，拟合移催。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先今文内事理，希将该佃户孙恒业等前项浮多地亩按数追出，取具退状，并追接年粮银，移交本爵府，以归款项，足纫

云谊。望速，切速。须至移者。

右 移

荷 泽 县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三十日

圣公府 行

移兗州府为李涣欺隐魏庄官田一案销案事

〔查究侵隐孔庙泗水县境祀田地亩（二）（四〇五四）之一〕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移会事。案照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内，据监生朱振业首稟，伴官李涣欺隐魏庄官庄祭田一案，当经本爵府专差该庄管事查验稟覆，与朱振业所首情节相符。嗣复檄飭守卫百户讯供详报，问据李涣供称，本村大厂三官庙西有魏庄官庄祭田二段，连年无人耕种，因地里出产白土，吾着人出了几个坑子，要卖几千钱修庙使用，并不是自己侵肥，今蒙查问，情愿将卖的钱如数交案，只求免罪等语。查李涣以佃户欺隐祭田，而原、被、词证人等亦均系祭田租户，是以本爵府照例准理，李涣自应静候查办结案，詎缘患病保释，辄即听信讼棍马景如教唆，胆敢于飭役传唤之日，率众殴差，抗关越诉，种种不法。本爵府于去年十一月内，备文移请

贵前升府亲提审讯在案。李涣等不候提审，又听讼棍马景如教唆，渎控

冰案。本爵府犹以前此管事人等查验，并守卫百户讯供，或有不实不尽之处，未能折服其心，以致叠讼不休，兹于本月十七日，复行札飭知印陈肇丕，赍奏刘永麟亲赴该处覆勘去后。旋

于十九日稟覆。据称，一切职等蒙差查勘朱振业首稟李涣欺隐地亩，职等遵即前赴魏庄官庄，带领总甲、小甲、地邻人等，同至地内详细相度。查此地在三官庙迤西约半里许，东至熊次龙，西至孙得道，南北俱至刘光振，四面皆系祭田。遂用

官发部颁弓尺按界丈量，得大段东活十一步，西活九步一分，中长一百五十一步，小段东活六步，西活六步，中长二十四步，二共积一千六百六十一步五分五厘，计地二亩三分七毫七丝一忽。所有挖掘土坑，系李涣于去年五月内填平，现在东南角尚有土坑一个，约有一分。再此地李涣原供，指系郁振先所施。职等因赴庙内查阅，至康熙二十三年修庙碑碣，载有郁振先施地一亩五分，并无石界，刻记数目既不相符，且无坐落、处所、长活字样，其非郁振先原施之地毫无疑义。缘奉飭查，理合据实稟覆，伏乞鉴核施行。计粘地图一纸并拓碑文一张。等情。据此，查此案原因朱振业首稟李涣欺隐祭田起见，既据该员等查明，前项地亩既坐落祭田四至以内，丈量数目又与李涣指称郁振先原施之地均不相符，其为欺隐官庄祭田情弊显然。况李涣虽隶泗境，究系祭田租户，现膺伴官职衔，本爵府分应管辖。即马景如亦世充祭田租户，其人素不安分，遇本爵府官庄公务辄多阻挠，面李涣为其所愚，听受教唆，胆敢于查办定案之后，抗拘殴差，又复架词越诉，希图延脱，均干法纪。本应通咨照例究拟，姑念该佃等尚属乡愚，且李涣原供卖土钱文修庙使用，并不是自己侵肥等语，本爵府惟以祭田有着，勿致失迷，不事苛求，业将前项地亩飭令该庄管事查收入册，其卖土钱文，既系修庙使用，与侵蚀自肥者究尚有间，所有接年租息并暂免其追缴，可否将李涣等释宁销案之处，拟合移会，并将委员查丈过地段、图单、贴说、碑文随文移送贵府，希即酌核转飭，实为公

便。再李涣前以捐输差局之项指为索賍，经鄂存敬并干证生员孔昭立具呈辨明，已于去年六月初十日据情移会泗水县，又于九月二十三日移会曲阜县转移在案。又朱振业原借李稳钱文，本属至亲通融，李涣竟借名牵控，指为骗诈，亦经朱振业具呈辨明，兹于本年三月初四日据情移会曲阜县，转移泗水县亦在案。现在本爵府因清理

至圣庙

钦赐屯、厂、官庄各项祭田，查丈造册，拟咨

院司报部存案核办，并现准 布政司江 咨发印示查办祭田，所有鄂存敬、朱振业等均系册局膺事人员，资以办公，既经据呈辨明，查此外别无应讯情事，并请转饬免其关提，以息讼端。合并抄呈一纸，移送备案。为此合移 贵府，烦为查照核覆施行。须至移者。

计移送

绘图地段单一纸

贴说碑文一张

辨呈一纸

右 移

兖州府正堂

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圣公府 行

(附件略)

移兗州府为李涣阻挠查究侵隐泗境祀田事

〔查究侵隐孔庙泗水县境祀田地亩（二）（四〇五四）之六〕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移会事。照得监生朱振业首禀伴官李涣欺隐祭田一案，本爵府于去年十一月内，备叙案由移会

贵前升府高 亲讯结案，当准檄飭曲、泗两县，并知会本爵府在案。经本爵府飭令应讯人等，俟移提到日，即便交发听审。詎李涣又受马景如教唆，串通讼师，在泗呈告，于该县转详之后。随详妄控。本爵府原拟通咨究办，因此案原为清厘祭田起见，本爵府惟愿祭田有着，此外不事苛求，因将所霸祭田委员覆勘查收入册，并将藉称郁振先施地之处，拓摹碑记，绘图贴说，仍飭抄朱振业、酆存敬等各辩呈，于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备文移送

冰案，酌核转飭，以结悬案。四月初一日，准贵府移开，查此案李涣是否输服，除行泗水县查讯详报到日另文核覆外，拟合移会。等因。准此，查李涣、马景如等世为魏庄佃户，本爵府分应管束，始则欺隐官地，既而殴差抗关，串讼越诉，目无法纪，莫此为甚。本爵府犹且以息宁为心，曲加体恤，移会销案。李涣等自应遵照，迄今多日，并不投递输服，反率伊子李

济川、李作楨同马景如赴干证生员孔昭立家，寻衅辱骂。兹据该生来府禀诉，其为有心抗横，全无输服之意，已可概见。再泗境魏庄、安宁等五处祭田官庄缺额地亩二百余顷，现准

藩司江 示谕清查，本爵府一并示谕，及经委员查办所有欺隐情弊，并无一户自首，即各户之地邻人等，亦无一人诘报。揆厥由来，皆李涣并子李济川、李作楨听信马景如教唆，招延讼师邵居敬等，倡议阻挠，不遵查办，以致群相观望，祭田莫能清理，自未便因循纵容，致长刁悍之风，以稽清厘之案。除咨

兗、沂、曹、济道察核转行外，拟合再行移会。为此合移贵府，烦为查照来文事理，希即迅赐提讯，仍祈于飭提李涣、马景如等到日，移覆本爵府，以便将监生朱振业、生员酆存敬、孔昭立等飭令赴辕候审。望速切速。须至移者。

右 移

兗州府正堂

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圣公府 行

移兖州府为李涣阻挠查究侵隐祀田案再请提审讯惩事

〔查究侵隐孔庙泗水县境祀田地亩（二）（四〇五四）之八〕

至圣庙 袭封衍圣公纪录一次孔 为移会事。案照

钦赐祭田坐落泗水县境内有魏庄、安宁、西岩、戈山厂等处官庄，久被奸民顽佃欺隐侵占，缺额及半。本爵府缘祀典经费不敷，于乾隆五十四年闰五月内，造册咨送

抚部院 藩司 通飭清厘，本爵府仍于官庄处出示晓谕各户，如有浮多地亩，呈报入册，倘或欺隐不首，被人诘告，即以侵占官田律治罪在案。是年十二月内据本爵府册房办事监生朱振业稟首魏庄祭田租户伴官李涣为霸占祭田，恳请拘究事稟称，切照魏庄官庄云云，系安宁官庄租户。等情到本爵府。据此，当经飭委该庄管事查验，据稟与朱振业所呈情节相符，随即檄飭守卫百户传集两造确查。嗣据录供详覆，据李涣供称，本村云云，只求免罪就是恩典了等语，供认不讳。及经押追所卖钱文，以归接年租息之项，嗣因李涣患病，为伊亲邻孔昭立、马景如等保释，定于开印之日到案，当以差务伊迹，未暇办理，及至差竣，票传查追。诿马景如

主口李涣延请讼师邵居敬，串谋率众毆差。查马景如亦系魏庄〔缺〕本爵府传案究出前情，移泗提取三次，李涣等抗不到案，〔缺〕

贵前升府高 案下，架词越诉，竟以此案毫无干涉之事混行〔缺〕面原任泗水王令不察案情，只据李涣一面之词，录供详报，以致讼棍马景如、讼师邵居敬得逞，唆拨之技益无忌惮。而该庄祭田虽现准

藩司江 示谕清查，本爵府一并示谕，及经委员查办，所有欺隐情弊，并无一户自首，即各户之地邻人等，亦无一人告报。揆厥由来，皆因李涣并于李济川、李作桢听信马景如教唆，招延讼师邵居敬，倡议阻挠，不遵查办，群相效尤，祭田莫能清理，未便因循纵容，致长刁悍之风，以稽欺隐之案。因于去年十一月初三日备叙案由，移会

贵前升府高 亲提审讯，李涣有无霸占祭田，任意典价卖土渔利，及马景如串合作奸，率众毆差，勾讼越诉各情节，严加究治，以示惩戒。当准移覆，接准前因，业经转飭泗、曲两县遵照查办在案。李涣等自应静候提讯结案，乃听信马景如教唆，反又赴府蒙禀，希图延拖。本爵府飭委原任管勾刘永麟、知印陈兆丕覆查李涣欺隐前项地亩之条段、坐落并四至、姓名及弓口数目，确切报夺。嗣据该员等禀覆，切职等云云，碑文一张。等因具禀前来。本爵府于三月二十五日备文，将地图、贴说、碑文并辨呈一纸一并移送

贵前署府王 查照提讯，当准檄飭泗水县，将李涣、马景如等解府听审在案。迄今多日，李涣等仍抗不到案，抗宪藐法，莫此为甚，拟合移会。为此合移

贵府，烦为查照，俯赐查卷，并移去碑摹、地图，飭提李涣、马景如等到案，仍祈移会本爵

府，以便将原禀朱振业并案内应质人证生员鄯存敬、孔昭立飭令迅速赴辕候讯。以结悬案，庶几顾佃讼棍知有法纪，而

至圣庙祭田亦可渐次清厘，足征

维持之德于靡既矣。须至移者。

计移开

李涣，系魏庄官庄祭田租户，兼膺本爵府伴官职衔。

李济川、李作楨，系李涣之子，招延讼师，代父抱告人。

马景如，祭田租户，系扛帮毆差，串讼越诉人。

邵居敬，系讼师。

李稳 李守业 韦汉西，系案内应讯人。

右 移

兖州府正堂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圣公府 行

移兗州府为李涣一案移解原告朱振业事

〔查究侵隐孔庙泗水县境祀田地亩（二）（四〇五四）之十二〕

袭封衍圣公加二级纪录一次孔 为移会事。准

贵府移开，希即查照，将朱振业等作速差押过府，立即质讯，慎毋迟滞。计移提朱振业、孔昭立、鄆存敬。等因到本爵府。准此，查朱振业首稟伴官李涣侵占祭田，飭讯明确，李涣俯首无词，愿遵查办。缘为其内弟马景如所愚，唆拨伊子李济川、李作楨勾延讼师邵居敬，串通李稳、李守业叔侄并韦汉西等，殴差抗关，在泗控告，辄复赴 府越诉，悬案莫结，以致祭田碍难清理。于本年五月内，经本爵府将前项要犯人等，分晰开款，备文移请提审在案。所有朱振业、鄆存敬均系本爵府效力人员，于未准移提之先，飭赴各官庄给散查丈祭田供单，并缮造清册去后。兹准前因，除飭员迅速接办，令其将经手事件汇齐交代，星即前来，并一面差传干证孔昭立到案，以凭签差押解，赴 辕候审外，拟合先行移覆。为此合移 贵府，烦为查照施行。再此案要犯邵居敬、马景如、李济川、李作楨、李稳、李守业、韦汉西七名，仍祈飭查是否均经到案，请

賜移知，合并移明。須至移者。

右 移

兗州府正堂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初八日

圣公府 行

移东昌曹州二府为查黄赓尧买屯作卫讼非祀田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五）（四〇三〇）之二十七〕

袭封衍圣公加二级纪录一次孔 为咨查事。准

贵府咨前事内开，案蒙 本道宪委审东昌卫旗丁黄赓尧、巨野县监生王春台一案，查祀田既系

钦拨，云云，以便详办。等因到本爵府。准此，查

至圣庙各屯、厂祀田系

钦拨地亩，征收祀银俾供祀典，并非行粮民地，而卫地内亦无祀田，原与县卫粮地不相关涉。所

有屯、佃各户，惟在敝属管勾厅完租，每亩额完祀银二分一厘三毫五丝四忽五微，例不赴州县衙门完粮，该处户民人等通称府地大粮名色。遇有推收者，向亦许其互相买卖，是以于屯户中设有官中议价丈量，立契成交，即应赴该屯官处报名注册，开粮过户，遵行已久。黄赓尧、路条安既于五十三年承买屯地二十三亩，并不遵照定规赴管勾所及屯官处，按照赤书过割屯粮，完纳祀银，以供祀典，辄敢以屯作卫，希图影射欺隐，并称原非祭田，健讼刁控。

而王充既已将地卖出，亦不及时报明，以致该旗丁亏缺祀银，辗转滋讼，并有不合。兹准移查，拟合查覆。为此合移

贵府，烦为查照核办，俾前项地亩仍归巨野屯编册，以符缺额，而清祭田，足感维持。望速施行。再前准

贵曹州府移开，已飭该卫将所收黄庚尧完纳银两，如数解还等因，仍祈贵府飭催，迅即解还归款，实为公便，合并移明。须至移者。

右 移

东昌府正堂

曹州府正堂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圣公府 行

平阳屯官禀为杨同礼吞地抗粮拒不赴案再请提讯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五）（四〇三〇）之三十五〕

具禀平阳屯屯官李恒为蒙官捏控抗不赴案再恳关提丈地清粮以免拖累事。切职于乾隆五十一年，托中朱尊贤、刘加谟说合，将祭田三段共地三十三亩三分，卖于杨同礼为业。言明原粮交割，诂伊陡起不良，私立尺杆，将原地三十三亩三分，只丈得三十一亩五分一厘四毫，被吞地一亩七分八厘六毫，另立约交价。彼时职断难依从，伊言暂自成交，过后再行清丈，俟找出，按地交价。过后永不与丈量，即有恩例，职亦并无赎地之念，情愿将地过伊名下完纳，以免拖累。不意杨同礼奸计百端，并不过礼，职所应得只此纤馀，以作造册之费，伊既不给分毫，职亦难与开过，遂抗粮不交，以至三年。职自恃理直，于五十四年即投菏泽县，以吞地抗粮具禀在案。蒙准差传到案，伊捏诉使过大钱五百，不与开过，理应不交粮钱。批准并讯。堂讯一次，讯得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杨同礼系新入户口，收四家地十六亩七分，论使费每亩大钱五十文，合该大钱八百三十文，纵给大钱五百，尚不足十六亩七分地之费，职安能凭白再过三十馀亩之粮？当下杨同礼理绌词穷，闭口无言，并无强赎未遂，交粮不收之

语。现今蒙 恩关提，伊自知理绌，恐干法惩，蒙官混禀，反捏强赎未遂，交粮不收等词，以遮伊吞地抗粮之罪。职思杨同礼虽系县民，地属祀田，例应归府问理，伊竟抗不到案，反行文关职，即赴县就审。府、县尺杆不符，无凭质讯，势难清楚。现今事经数任，时历六载，年月已久，结案无期，赔累难堪，为此复禀，恳 恩再提，丈地清粮，以免拖累。伏乞 公爷恩准再提施行。

被禀 菏泽县监生杨同礼

乾隆五十七年九月 日

前事

关于李焕侵隐泗境祀田控案

〔查究侵隐孔庙泗水县境祀田地亩（二一）（四〇五四）之十九〕

具禀册房朱振业

禀为霸占祭田恳请拘究事。切照魏庄官庄祭田失迷甚多，现在行文清查。兹有本府伴官李焕系大官厂租户，以修多庙为名，将本庄西坡查丈入册之祭田两段，典与众家使土，掘成濠沟，得价肥己。身系本庄租户，现在册房效力。往来进城，俱由此地经过，若不据实首出，则系知情狗（徇）隐，获罪非轻。理合禀明，恳请拘究。如有虚捏，愿干坐诬。伏乞公爷恩准施行。上禀。

被禀 伴官李焕系大官厂租户

干证 郭连系安宁官庄租户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问，据朱振业供称，李焕住大官厂，系祭田租户。伊村三官庙迤西约一里许，有魏庄祭田两

段，久经查丈入册。因连年抛荒，其地产出白土，李焕招人挖掘，卖钱肥己。现有六、七个坑子为凭，并有租户郭连亲见可问，只求查验。如虚，愿甘坐诬就是了。

问据郭连供称，小的系安宁庄祭田佃户，离魏庄官庄有五里路。来往赶集，屡次见三官庙西祭田地内，有许多白土堆，又见有人装车推运。小的问他，他说是李焕卖给的。因与朱振业闲谈说起来，他就带着小的作见证。至于卖了多少钱，小的不知，不敢妄说。求详察。

问据李焕供称，本村三官庙西有魏庄官庄祭田二段，连年无人耕种。因地里出产白土，吾着人出了几个坑子，要卖几千钱修庙使用，并不是自己侵肥。今蒙查问，情愿将卖的钱如数交案，只求免罪就是恩典。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具禀书房鄯存镜

禀为辨明事。切有伴官李焕，服阙起复，于去年十二月初九日同孔昭立至身家托为转央，免其派传当差，情愿随同府中效力人员输贖，以勦差务。身见其情词恳切，遂同至差局，李焕与总理差务宋赉奏面说。至十四日伊送钱六十千，身代为称纹银二十两，同总理差务王管勾兑收其银，每两使钱二千零八十字，共使钱四十一千六百文，李焕二次借给伊亲戚孙成炬钱十四千，下剩钱四千四百。伊与孔昭立同云，在城搅扰多日，除取北关酒、饭、烛、炭等项，共计钱十有馀千，所剩钱四千四百文，先还零星小账，其余不日寄来，至今并未送到，乃竟妄为牵扯，赴郡越控。理合辨明，伏乞鉴察，移会施行。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九日

具稟族人昭立

呈为据实陈明事。切族在家念书，于去年十二月初旬，李焕上门亲恳。据云，公府因吾起复，传吾当差，但因母亲年迈，不能刻离，相烦回到府中央人，若可告辞，情愿捐输差项。族同鄯存镜将着李焕至东场，与宋三爷说明其事，至十四日李焕送钱六十千进城还账，并无别情。今蒙传问，理合据实稟明，叩乞鉴察施行。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九日

具稟册房朱振业

稟为辨明事。切身曾向舅祖李稳借过京钱二十九千，缘每彼此通融，尚未偿还。查李稳与伴官李焕虽系同族，实与身关要亲属。诿意李焕恨身首稟侵霸祭田，因此结嫌，遂将李稳借给前项钱文指为索诈，并贿嘱伊侄李守业作证，在泗水县正堂案下伙证伙告，希图拖累，以延欺隐之案。理合具稟辨明，伏乞恩准据情移覆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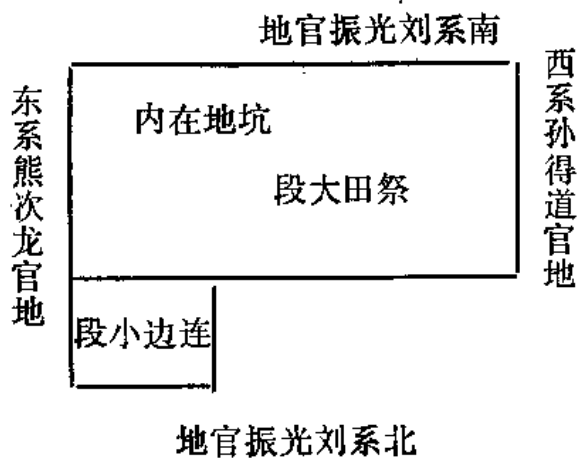
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十日

魏庄大官厂三官庙内康熙二十三年碑记贴说

碑载，郁振先施地一亩五分，未载界至处所，亦未注明步弓及何项等则字样。若弓口系二

百四十步成亩，则一亩五分止准作六大分。若弓口系七百二十步成亩，除一大亩五分尚
 餘八大分七毫八丝。数目皆不相符。且查县册柘沟社并无郁姓粮名。今李涣以挖土之坑称
 系此地，显属捏混。

地图



以上东西地一段坐落三官庙迤西半里许分二段量

东活十一步 西活九步一分

中长一百五十一步

连边小段

东活六步 西活同

中长二十四步

共积步一千六百六十一步五分五厘

成地二亩三分零七毫七丝一忽

查三官庙现在另有承种租银下地二亩三分六厘一毫五丝系三十七年新入，与此地无涉。

袭封衍圣公加二级纪录一次孔 为移会事。卷查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内，据监生朱振业禀首佃户伴官李涣霸占祭田一案，当经飭查讯明，供认不讳在案。嗣缘李涣听信马景如教唆，抗传毆差，并勾延讼师邵居敬，在泗砌词诬控，旋又赴郡越诉。本年三月内，本爵府复经严飭委员，以前次查办或有不尽确实之处，以致李涣不服，涉讼不休，飭令确切覆查勘丈去后。旋据差员开送地段、坐落、步弓数目、四至姓名绘图清单，并摹拓碑记贴说前来。本爵府核查，确系祭田，其为李涣久经侵占，毫无疑义。因将图单及贴说碑文并朱振业、酆存镜、孔昭立辩呈备文移送

兖州府正堂察核，亦在案。兹于本月初六日将监生朱振业、附生酆存镜、附生孔昭立专员解送 府轅候审，现在批发贵县讯办。本爵府查此案原因祭田起见，而李涣身充佃户，且膺伴官职衔，辄敢抗横健讼，名分攸关，拟合查案，将朱振业、李涣及干证郭连各原禀供词，并前移朱振业、酆存镜、孔昭立等辩呈抄粘送核。为此合移

贵县，烦为查照讯断施行。仍祈于结案之日，当堂追取佃户李涣原领伴官委牌及封筒，附文移送注销，实为公便。须至移者。

计粘单一纸

右 移

滋 阳 县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圣公府 行

移兗州府为佃户李涣等不遵管辖请查核事

〔查究侵隐孔庙泗水县境祀田地亩（二）（四〇五四）之二十一〕

袭封衍圣公加二级纪录一次孔 为移覆事。准

贵府移开，希将尹存良迅速移解过府，一并发审。等因到本爵府。准此，今将该总甲尹存良传案，揣差移解，拟合移覆

贵府，烦为查照发审施行。再查李涣原禀内称，马景如不属本爵府所辖等语。查马景如一户，其先系本爵府安宁庄佃户，该佃之祖迁居魏庄，仍复佃种地亩，所有该魏庄租册，现载其父马凤及马景如、马景汗等名。至李涣现居魏庄之大厂村，佃种安宁庄租地。是李涣、马景如均系世充佃户，辄敢肆言抗横，不遵管辖，名分攸关，仍希

贵府查核维持，实为公便。须至移者。

计移送

魏庄总甲尹存良

右 移

兗州府正堂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圣公府行

查詢李煥所種地亩是否祭田事

〔查究侵隱孔廟泗水县境祀田地亩（二一）（四〇五四）之二十二〕

仰役前赴安宁庄，着落头目郭軋詢問該廟住持劉光旺，所有大廠三官廟西李煥使土之地，是否祭田？抑系何人之地？有否確據？取具該道士確切稟字回覆存案，毋得含混干咎。速速。

九月初八日

限即日銷

济东泰武临道覆为东昌府确切查明王春台霸地割豆一案事

〔查究侵隐孔庙平巨屯祀田地亩（五）（四〇三〇）之二十八〕

济东泰武临道熊 覆。看得东昌卫旗丁黄庚尧呈控巨野县监生王春台等霸地割豆，并王允升稟王光耀中途劫夺一案，据该府等确切查明，前项田亩坐落王家楼，共七亩一分，实系祀田，并非卫地，吊取征粮册籍及卖地各契，均各相符，其为圣府祀田已无疑义。查王春台唆使王合标侵占黄庚尧地亩，假立钱票希图抵赖，及至黄庚尧控准提审，并不控案候质，后经县役拘获起解，复又中途行贿潜回躲匿，虽并无劫夺情事，实由倚恃伊父王光耀为圣府判官，藐法滋事，仅照侵占他人田宅律科断罪，止杖八十不足蔽辜，应如该府等所拟，王春台请照违制律杖一百，折四十板，所捐监生飭县取具简详追照，另请褫革。县役姚隆甲奉差解犯，私雇李太顶替，又向王春台借用钱一千五百文，实属不法，请照不应重律杖八十，革役。王合标听从王春台唆使，捏称黄庚尧地七亩，已经买成，收割豆子，请照侵占他人田宅一亩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加一等律杖六十。王允升因王春台已经拘获起解逃回曲阜，风闻具稟，倩人代书，邀字误写劫字，尚非出自有心，并不查明确切，心疑王光耀等在途邀回，随即冒昧

具呈，殊属不合，请照不应轻律笞四十。黄赓尧价买王充地七亩，明知祀产，计图近便，欲过卫粮，因尚未过割，每年粮银仍交王充转纳圣府，虽非欺隐田粮，实属诡寄影射，请照诡寄田粮一亩至五亩笞四十，每五亩加一等律笞五十。王充弃卖祀田，并不报明公府，推收过割，因黄赓尧欲过卫粮，遂即含糊应许，复又捏称卫地，代为翻控，以致讦讼多年，实为此案罪魁，王充应请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再加枷号一个月。均应如该府等所拟，俱折发落。姚隆甲所借王春台钱一千五百文，照数追还。王合标占种黄赓尧地七亩，饬令退还黄赓尧，分收豆子二石八斗，一并追出给领。至黄赓尧既因完银不便，欲过卫粮，是其价买祀产本非出自所愿，应请仍着王充于半月内，备齐原价赎回管业。东昌卫所收五十三、四、五等年钱粮，系王充另有卫地，照额征收，并未收纳黄赓尧银两，应毋庸议。李太获日另结。王光耀讯无中途劫犯情事，亦毋庸议。馀悉府详，毋庸赘述。是否允当，理合呈请

本获院鉴核饬遵。为此备由具呈，伏乞

照详施行。

咨呈

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十二日到

小甲王有志稟为头目袁朝训等盗买盗卖欺隐官地事

〔查究侵盗本府滋阳县境庄田地亩暨禾粮公物（一五七三）之三〕

具稟吴寺庄小甲王有志

稟为据实稟明事。切身今春查得吴寺庄家北有失迷地一段，一亩五分四厘八毫。身充膺小甲，实系四十八年四月间，四十六、七年间系袁朝训充膺头目。身查得此地原系袁朝训祖业，四十七年十月间卖于公府，业经入册开粮过割，而伊仍然代种分收。及至伊退事而身接充，袁朝训并未将此地段交代，想来此时已迷头而成为欺隐。嗣后袁朝训渐渐贫寒，即将此地初次先压给胡太元，又转压给赵之亮，又转压给纪兴光。嗣袁朝训又找死价直卖于纪兴光，已经数年。自四十七年扣至五十八年，失迷已十年有馀。伊等盗买盗卖，迭为欺隐，不法已极，理合据实稟明，伏乞

公爷恩电施行。

乾隆五十八年三月

日

牌仰管勾前往独山屯确查详报马浅斋霸占祀田事

〔查究侵隐孔庙独山屯祀田地亩（一）（四〇四〇）之十二〕

袭封衍圣公府为霸种祀田等事。本月十三日据独山屯屯官刘大显、赵学孔申前事声称，有南阳镇马希爵云云，伏乞鉴察。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

至圣庙独山屯、厂祭田原额二百三十八大顷，除现存荒熟地外，实缺额一百八十一大顷有奇，久被民人霸占，屡经通咨清理，并未复额，以致祀典经费不敷。兹复据该屯官具申前情，合亟飭查。为此，牌仰该管勾官立即前往独山屯，带同屯官亲赴该处详晰履勘，查明马浅斋霸占情形，确实详报，以凭通咨抚藩核办。事关祀典，毋得草率（徇）隐未便。须至牌者。

右牌仰管勾官准此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圣公府 行

管勾申为马浅斋霸种祀田令其出具退地甘结等事

〔查究侵隐孔庙独山屯祀田地亩（一）（四〇四〇）之十四〕

署管勾赵环为霸种祀田等事。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十五日，蒙

爵宪牌开，本月十三日，据独山屯屯官刘大显、赵学孔申前事称，有南阳镇马希爵等霸占祀田，硬栽茅草，前已稟明在案。今又涸出祀田，被南阳镇马浅斋霸种麦禾两顷有余，其地坐落五圣堂迤东，赵家庄迤西，实系祀田，职不敢不据实申明，伏乞鉴察。等情到本爵府。据此，查

至圣庙独山屯、厂祭田原额二百三十八大顷，除现存荒熟地外，实缺额一百八十一大顷有奇，久被民人霸占，屡经通咨清厘，并未复额，以致祀典经费不敷。兹复据该屯官具申前情，合亟飭查。为此，牌仰该管勾官立即前往独山屯，带同屯官亲赴该处详晰履勘，查明马浅斋霸占情形，确实详报，以凭通咨。抚藩核办。事关祀典，毋得草率徇隐未便。等因到职。蒙此，遵即赴屯，带同该屯官履亩查勘得此项地亩坐落运河北岸五圣堂迤东。马浅斋即马慎修，实霸种地两小顷有余，系于去冬涸出，布种麦禾。又众姓占种茅地十亩有零，并非马希爵栽

种。拒马浅斋始抗拒不服，当经添差传唤到案。并众姓均以鱼台县租为辞，租票为据，但查此项县租虽有票据，非同虚妄，究无五圣堂坐落字样，其为移租换段可知。遂飭役押令马浅斋出具退地甘结。惟苇草栽种未久，尚未长成，且离赵家庄尚远，收回反恐无人守护，因飭出具分收认状。随将两项地亩各插标概，出示禁约。实丈得麦地两小顷一十亩零一厘，均未经锄出，又苇地十一亩八分，合将坐落图说、甘结、认状并查丈地单具文申送，伏乞爵宪查核。再此地迤西有屯官从前禀过苇草一段，当系移会鱼台县查办之案，因丁祭伊迤，不能久待，未及办理，已飭屯官查明户名，具禀前来，另行详请核夺，合并声明。为此备由具申，伏乞照详施行。须至申者。

计申送

甘结一纸 认状一纸 图说一纸 地单一纸

右 申

袭封衍圣公府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霸种祀田等事

马浅斋(慎修)为占种祀田事出具退地甘结

〔查究侵隐孔庙独山屯祀田地亩(一)(四〇四〇)之十三〕

具甘结监生马慎修今于

与甘结事。依奉结得独山湖涸出湖荒，生原有穆租，一时误种，今蒙 公府委查，始知祭田，生情愿连麦退出。甘结是实。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具

孔广俊出典地约

〔查究侵隐孔庙曲阜县境祀田地亩（一）（四〇四九）之二十〕

立当约。孔广俊因无钱使用，凭中说合将沟南堰南北地一段计地七分五厘正，出当于兴俊名下，耕种三年为满，言定当价钱十二千五百文，其钱当日交足，年满之日原钱查下回赎。恐后不明，立约存照。

每年粮银京钱一百五十

中人 张其太

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初四日立